

溫州市圖書館

五縣志

詩文  
第六冊  
綴

溫州府圖書館

瑞安文徵卷四 內編四 跋記 賦

唐虞居國賢首祖師墨蹟跋 錄本

珊瑚網元名公翰墨題識一則 冊珊瑚

讀季文峯行略 誌言 嘉慶志

重刻止齋文集跋 原書卷尾

書校注字鑑後 原書卷尾

周季編略跋 原書卷首

書摭言校本後 摭經樓錄本

明季各科會試履歷殘本跋 項氏錄本

書明王光祿石門先生靖匪錄後 茹古堂文集

求古精舍金石圖跋 玉瓶山館文鈔

寶鼎精舍 或函跋 同上

跋卓忠毅公遺稿 同上

石交錄跋 摭經樓錄本

元高明 一

元高明 一

潘林上梓 一

潘林上梓 二

潘方成珪 二

潘方成珪 三

潘方成珪 三

潘項傳霖 四

潘曹應樞 五

潘林從炯 六

潘林從炯 六

潘林從炯 六

潘林從炯 七

潘王肇槐 七

跋固始周南屏鮫衣吟草 遜學齋文集

清孫衣言 八

跋黎刻水心先生文集 同上

清孫衣言 八

跋任太常道遜梅花橫幀 同上

清孫衣言 九

邵嶼寓廬跋 傳錄本

清孫衣言 九

書詩經漁樵野說後 温州經籍志

清孫鏘鳴 十

介軒文集跋 原書卷尾

清洪坤 十

溫忠靖王傳略書後 原書卷尾

清黃體芳 十一

集韻考正跋 述林

清孫詒讓 十二

劉給諫文集跋 原書卷尾

清孫詒讓 十二

曾祠百詠

清孫詒讓 十二

墨子閒詁 鮮庵遺文

清黃紹箕 十三

書何丹邱臨書 譜韻羅

清黃紹箕 十四

古文舊書考跋 鮮庵遺文

清黃紹箕 十五

說文古籀補跋 鮮庵遺文

清黃紹箕 十六

書補正俗字編後 原書卷尾

清黃紹裘 十八

書茅鹿門校刻墨子後 宗許樓遺稿

民國楊嘉 十八

飄然齋記 橫塘集

宋許景衡 十九

重修石崗斗門記 止齋文集

宋陳傅良 十九

碧梧翠竹堂記 慎江文徵

元高明 二十

宗聖祠碑記 同上

明何格 二一

沂州廳事題名記 同上

明何格 二一

本政堂記 同上

明何格 二二

成趣亭記 吳氏家乘

明木彝遜 二二

心極書院記 仙巖山志

明黃思親 二三

飛雲江復官渡記 慎江文徵

明王祚昌 二四

寶香山志 寶香山館文集

清林培厚 二四

先宮詹畫記 玉巖山南文鈔

清林從炯 二六

先大著公墓碑記 項氏譜

清項博霖 二七

尺硯樓記 尺硯樓文鈔

清周國琛 二八

改建育嬰堂記 遜齋文集

清孫衣言 二八

詒善放生池記 同上

清孫衣言 二九

放翁生日讌客記 同上

清孫衣言 三十

濱下村居記 同上

清孫衣言 三一

重修帆遊橋堤記 同上

清孫衣言 三二

寶香書院碑記 石刻

清孫鏘鳴 三三

邱節母祠碑記 節義流芳錄

清孫鏘鳴 三三

槐龍交翠廬記 補學齋文鈔

清胡調元 三四

瑞安文廟創置樂器記 傳錄本

清洪炳文 三五

大成樂賦 嘉慶志

元高明 三六

西隄山懷古賦 傳錄本

清洪錦雯 三七

瑞安文徵卷四

內編四

唐康居國賢首祖師墨蹟跋

元高明

賢首祖師此帖或疑其既在新羅不當尚留寶林余謂此無足怪者夫東武之山尚能自海上越數千里至寶林祖師真蹟獨不能復反中土乎此帖婉秀清潤有晉人風致蓋其智慧

內明萬法悟解故下筆自然造於妙耳不然則彼遊方之外者彼且於世故澹無所著又安肯拘拘於筆墨畦逕而學為如是之書哉故退之論高閑之善書而謂若浮屠之人善幻則

吾不知蓋亦疑其非水墨積習所致也故余於此帖不暇有所論辨第為之詩以贊其美云

至正十四年冬庚子

珊瑚網元名公翰墨題識一則

元高明

昔人謂百年之計樹之以德若吳氏之三世行誼其樹之也遠矣其枝葉之蕃碩也必矣夫

勳舊之家豈無累數葉躋顯士者然德或不繼雖如穎川陳氏猶不免公慚卿卿慚長之譏

况其他乎此士君子所以有取於吳氏也歟

况其他乎此士君子所以有取於吳氏也歟

讀季文峯行略誌言

清林上梓

委員 會編 印

悲乎哉季公之不幸也豈徒公之不幸亦吾邑之不幸不獲有全人也方公守南安時地險民悍橫水桶岡諸處爲盜賊盤踞之藪使庸碌者處之必不能躬擐甲冑身冒矢石守危城而破巨盜矣乃公以奇偉之才承陽明公委屢入賊巢風雨昏夜絕險登山賊徒蜂擁矢石雨下詠渠魁破堅壘名與伍文定公埒其膽其勇其智豈非吾鄉之在仕籍者第一流耶使公後一載擢參政則南安據江西之上游寧藩之變必將如吉安之伍文定贛州之邢珣臨江之戴德孺同舉義旗助新建討賊名垂竹帛青史流芳豈但無身敗名裂之禍哉乃不幸陞廣西參政又不幸遇寧王生朝變起倉卒身被迫脅墨潭一行蹉跌不振悲夫計六月十四日被執二十日捧檄卽於是日大軍執獲統計不過七日爾前未預躡足附耳之謀後不受官爵珠寶之餌祿山之僞命未汚永王之迫脅甫及遂至名掛彈章身幽黑獄與脅從者同科公之遭際真可代爲悲泣者也今其家乘既無從表白而流傳既久并不知當日爲國家効力破賊之勞遂使淮陰夷滅莫彰定鼎奇勳子陵生降且沒破虜殊績矮人觀場隨聲附和良足慨已然使紀傳非出于陽明先生雖有瀚雪之言亦誰信哉

重刻止齋文集跋

清林上梓

公是集曹博士初刻於宋寧戊辰東嘉王宗伯再刻於明孝宗乙丑閱二百四十年爲今乙丑復重刻焉至寶不埋至言不朽不信然哉方宗伯時得書視今爲難而刻之視今爲易今得似易而刻之反難何也宗伯得祕閣善本一也侍御張公持繡斧按浙登高而呼劄刷易集二也今則魚豕紛編簡蠹蝕且所費不貲恐至中寢此余久抱區區屢廢書而歎也幸海昌勉之陳先生力爲表章細校苦讎旁搜遠紹面目復全篇章可讀亦公在天之靈默有以相之乎爰付梓人開雕于乾隆乙丑訖工于丙寅重陽計字二十六萬有奇費二百餘金皆邑紳士相助以贊厥成化難爲易豈偶然哉讀是集者識公幼而勤學壯而致身老而志節不衰相與身體而力行之處爲端士出爲名臣庶契公之精神於千載之上則是集爲不虛刻也歟

書校注字鑑後

清方成珪

唐韓文公有云凡爲文辭宜略識字識字者非徒通其音切之謂必深明乎源流正變訓故異同與夫點畫之不可少譌行用之不可稍紊而後謂之能識字也流俗之學承譌襲謬其

所爲字有出於類篇集韻外者而父以傳子師以授弟子一狀萬喙同聲吁可怪也或鑿此而矯其弊又昧乎古今通變之宜而一以說文繩之音韻必作音均衣裳必作衣常心臂必作心呂肘腋必作肘亦施之篇翰令人目瞪口噤而不能讀自誇復古其如無實用何夫隸楷之不可盡繩以小篆猶小篆之不可盡繩以古籀也世代遞積字體益孳執古繩今如以漢律治唐獄何能奏讞而不失當哉善夫顏元孫之言曰自改篆隸漸失其真若總據說文便下筆多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徐鉉進說文表亦曰高文典冊宜以篆籀著於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此二君子皆精通小學非苟且從俗者而其言若此然則字等之權衡可於此而得其平已元李文仲字鑑一書述古而不泥於古準今而不徇乎今斟酌適中當與宋張有復古編明焦竑俗書刊誤並傳不朽視黃諫之從古正文以小篆作楷奇形怪態重譯乃通者相去奚啻霄壤暇日手抄一過復加改訂每字必錄取音義以資講解注明出處以便檢閱復得錢廣伯校本於海昌拜經樓吳氏益藉匡所不逮於近時通儒辯論亦博採旁搜用備參校於道光癸卯五月五日脫稿臧諸家塾質諸同志庶幾補字學之萬一焉惟是文仲以年弱冠纂成此書而余皓首龍鍾猶沾沾從事於其後此誠昌黎子

所謂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者也清夜自維殊增頽汗耳時道光甲辰如月望後一

日

周季編略跋

潘方成珪

昔周之興也開基農桑歸本忠厚以故縣縣瓜瓞卜鼎逾期戰國爭雄而元氣旋削殆盡矣然先王遺澤猶不至蕩然無餘前則卜子商曾子參孔千伋尚存後則孟子軻荀子况踵起皆足以接斯文正統而屈原之忠不忘君魯連之義不受餽魏文燕昭之克自振拔信陵望諸之卓爲人豪莫不照耀古今爲班表中所不多覯惟左氏傳終貞王元年司馬通鑑始威烈王二十三年前既闕三王六十四年之事而後所編周末之事亦多疎漏大事記補之書復不成黃君薇香乃博覽羣書斐然有作以國策史記爲主輔以通鑑稽古錄大事記參以汲冢紀年酈氏水經注旁採諸子傳記于時事有關合者彙而編之分若列眉合若貫串每條每下各載出處令人易於覆檢即用大事記之例尤非杜撰炫博者比間有刪錄就簡并與原書有異者此箸譯之體所以別於鈔胥而擇善而從不拘一說正見去取之明而不苟也至於二百四十八年中之嘉言懿行錄之倍詳誠有自敘所云周季之衰猶見周德之遺

者視唐劉允濟魯後春秋國朝陳涇源戰國通表有過之無不及矣書成命讀因為之校閱一周綴數言於簡末道光丁未秋日

書據言校本復

潘方成珪

此書五代王定保撰商維濬刻入裨海頗多芟削不成完書今祕閣所藏乃維揚所刊宋寶王家足本也是鈔舊從嘉定宜春郡齋刊本錄出淵原尤古惜繕寫者非讀書種子魯魚帝虎觸目紛如然一百三門門目靡遺次序不紊縱夜光或擬於魚目崑山間難以砥汰瑕不掩瑜往往遇瑤邪子才云日思議書更是一適即借為思適之具猶勝於他本遠甚海昌吳醒園昂駒續學功深出此見示因為手鈔一過其顯然紕繆者依形聲改之或用他本正之所云一本者雅雨堂虛刻也所云鮑本者知不足齋主人所校也所云朱本者曝書亭朱氏所手鈔也皆醒園舊校不敢攘善而沒其勞焉餘著按字悉係鄙論或原本尚有可通兩本各不相礙者必仍留其舊亦多聞闕疑之意耳但其中存疑正自不少安得藏書家善本細加勘讎掃榛而關康莊重付梓人豈非藝林一快事哉荊州之惠跋予望之矣道光十四年六月

明季各科會試履歷殘本跋

潘 頊 傳 霖

萬歷三十二年甲辰

是科孫文正承宗廷對第一公嘗授經易水雲中仗劍遊塞上結納其豪傑與戎將老卒同行營壘訪問要害扼塞異哉文正殊乎世之為科舉業者朝夕一編口角流沫於爛腐時文目睫不識天壤間事無怪乎宦業之不足述也公再督師功蹟懋著而皆構讒不得竟其雄略其初劾罷也實由魏廣微之深嫉而廣微亦是科進士也何賢不肖之相懸絕如此哉廣微父元貞嘗為言官劾閣臣得罪有賢聲廣微甫鄉舉父閉之廨中不使就吏部試顧卒以進士通藉敗國事說者謂明進士得人獨盛進士之得人究何如也辛丑正月六日

萬歷三十五年丁未

此萬歷丁未進士履歷也是科人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顧大章周朝瑞與魏大中世所稱同罹瑞禍之六君子惟魏公為萬歷丙辰進士而科得其五可謂盛矣又有夏之令者亦同被瑞禍顧我獨惜惠世揚亦公等同歲生初亦同著直聲而未路失足不獲如公等之終於君子可慨夫道光辛丑新正六日



萬歷四十一年癸丑

仕宦至宰相科名至狀元有一於此世已誇耀之矣兼之者宜何如也顧正不然如周延儒禮部試廷試皆第一致身宰輔乃口貪機用擅權誤國使僅高第而止其姦當不若是之甚是科之玷科名者蓋不止陽羨一人而吾獨舉陽羨者正以其科名仕宦之顯耳是科之賢者如周宗建周順昌繆昌其之外又有施邦耀鹿善繼呂維祺范景文焦源溥諸人直節忠義數百載後知人論世尤足令人自振齷齪於科名仕宦者可不知所取哉辛丑正月上弦前日

崇禎元年戊辰

此一科之中而有史可法金弦金聲周鏞徐沂張羅彥劉之綸黃端伯王養正鄧謙范淑泰周鳳翔汪偉吳甘來王章胡守恒王與元若而人盛矣夫以文山一人大節而寶祐丙辰登科錄遂傳於今而重付之梓者至不一而足則是冊不尤可寶貴歟吾知後人見之重梓以傳者至於千百世而未有艾實賴茲冊爲之祖本是科第十名之林增志吾邑人明亡不仕國朝以薦徵終不出削髮爲僧亦足以肩隨於諸公之殉節而無愧色也道光辛丑正月

壬辰

崇禎七月甲戌

此崇禎甲戌進士履歷便覽也狀元劉理順廷試時卷稱旨莊烈帝親灑宸翰易數字擢冠多士卒殉甲申之難不負烈帝之親擢矣公嘗十上春官不第人惜其數奇而公自視夷然其魁天下也人爭榮之而公獨曰吾懼伊始公之志量豈凡夫所及哉公屢召對引陳皆碩畫不能用汴圍將陷建議設屯河北撫練敢死士爲後圖如李抱真澤潞故事議沮不行惜哉烈帝能識之于廷試而不能知之于召對建議何也道光辛丑立春前七日

邵位西先生懿辰武林人髮逆之難先生殉焉其所爲文皆散佚無存今所刻數十首乃兵燹後友人接拾而得者此編則其在京時與先祖同闕明進士履歷而作者內有先祖所跋五首已卯冬家嚴命蘭從孫琴西前輩借鈔先祖遺文因并錄之先生生平大節卓卓人間而尤與先祖友善每以學行相砥礪今先生書雖散佚而尙有傳本先祖之文竟未能搜輯僅得於先生所跋內見其一二可慨也夫讀竟因識之於左光緒壬午十二月

中甸項芳蘭識

書明王光祿石門先生靖匪錄後

靖匪錄者光祿未傳之書也石門先生明天啓時襄佐巡撫趙公彥平定二東妖逆所爲條示牋檄教誡軍民酬答官守者彙爲一帙光祿是時官巡方非有專城勦敵之責者也而有是書以傳偉哉且是時二東爲南北要衝鄒滕鄆嶧之間妖氛煽擾專其績者撫臣也石門先生以繡衣之使備預軍咨其言之見於施行者已井然如此余謂兵家之言儒者弗尙以其習韜略練智數已也今讀是書其勦賊也賊其方張而不忘與爲更始結以恩信而又欲盡其黨援其飭軍也行不齎其餉戰不退其功堅其求合之勢絕其就陷之途要其真誠所布鎮懾內外事期於必勝意主於不殺古之仁將坐定廟謨出籌閫外議略所成不是過也使其得專方面指麾自如功績之所樹當不僅如當日之所云者觀其答東兗守道書其大旨隱然可見矣卒乃瓜期已邁猶力圖餘逆其惓惓者何心哉夫明季流賊之患時論歸咎於經略諸臣勦撫失計偷得石門從事其間容有易敗而爲功者而襄平二東之事吾尤惜其史無著存焉自來將帥立功麾下佐吏獻一智計籌一勝策遂得附以俱名於後况此書所載傳答者非一人規譏者非一時一事何當日朝論若未知有此人焉抑亦事定後蒐輯

者之失歟其矣作史不漏故實之難也今其仍孫尙廣文學手繕此書將梓而存之存先績也左道之爲患大矣棄父母捐妻子妄娶妖徒冀徵成於不知有無之佛法斯時之人情尙有可問哉漢以來得假以成真者其誰吾尤願此書出而爲千秋之炯戒也道光九年二月求古精舍金石圖跋

林從炯

丁丑夏余道署茗上得丁氏曉樓鈕氏葦村王氏二樵諸家所藏漢晉古磚拓本晨夕展對樂且忘疲各爲跋尾數語歸之奚子虛白見而進之曰三家之磚具在獨求古精舍磚未見則子之文猶未完而吳興之磚未觀止也異日陳君抱之適以藏本至繙閱數四中與他本不同而同者十之二三若本初太元磚則駕諸家而又獨開生面者余謂磚直金石之餘事耳有之足資見聞無之亦非缺典而國初諸公往往獲一斷頰殘甕必拱璧視之形之詩歌永之碑版則篤古之心勝也抱之精究大書之學凡藏玩尊旨鼎鬲爵觶刀劍鑿鑑一一權其銖銖審其款式栞有成書公諸天下而因湖地近多出古磚文字亦復不遺餘力藹足數十百里甚至荒坵斷谷爬梳搜剔得便搗揚暇輒攷釋彙疊方出圖付剞劂若不欲三家獨爲鼎足之勢者或謂朱異五經一時將去母乃不廉抑豈非個中人云云也顧余又云三家

之導莫富於王莫精於鈕若攷據詳確惟丁氏爲最此册一出正如儀徵師云器一而已棊  
之入書則千百之矣是又於諸家而先廣其傳厥事又茂焉惜余舊藏永嘉磚未發行篋不  
能併歸之以附不朽則余之深負斯磚也嘉慶丁丑立秋後二日跋於鷗波客館

寶鼎精舍臧磚跋

潘林從炯

余家藏晉永嘉五年磚長一尺九寸強廣八寸六分弱厚二寸五分周色帶赭痕土質堅凝  
與舊歲在榆樓所鑿吳興磚迴勝欲琢爲研周鄭堂同年屬以太璞完之故尙塊然也其文  
曰永嘉五年辛未子孫昌皆侯王中界以乾紋隸體字俱全筆筆方整疑是晉貴家物自以  
希有世少匹者客夏偶遊苕上二樵上舍以寶鼎精舍所臧本見貽計二十紙雖字畫秀整  
不及余磚然炫其多頓爲色沮今歲復避暑此間二樵已彙成帙屬余題記次之視前贈更  
增多三十一刻富莫富於此矣余生平遊歷過眼者獲三大觀於嶺南見南城胡香海司馬  
所臧書至二萬卷宋板者幾及其半裝褫籤題無不古色於武林見山右宋芝山博士闍宋  
明人書畫稱神品者不下二百幀於磚文則此其一也可謂眼福二樵好古士居小竹里館  
搜羅道場古碣幾於神疲力藹神物顯晦有時此正吳興古埠大顯時也遲十年後再見二

樵當不知曩曩者又何許也視洪氏隸釋所載磚文僅七函亦管乎窺矣何論予之僅足一  
變也丁丑六月再游湖州跋

跋卓忠毅公遺稿

潘林從炯

嘉慶十四年渭南張望亭父師再令瑞安讀卓公遺稿而歎其書之斷佚而人不能觀也謀  
將板而行之迺屬其事於炯炯攷卓公本集有性理遺書十卷詩文五十卷見劉忠愍所作  
傳遭時夷沒概不一傳至嘉靖二十四年邑宰劉侯始掇拾散落得詩文若干首名曰卓公  
遺稿後萬曆己未年炯遠祖任先先生重輯之增多若干首名曰忠貞錄今二刻罕有存者  
炯蒐而次之詩仍遺稿所刻疑者從刪其諸附文亦仍舊例編錄惟翦其尤穢者耳炯又攷  
卓公故明未聞賜諡劉忠愍私諡忠貞世依稱之國朝乾隆四十一年賜諡忠毅宜敬依賜  
諡名曰卓忠毅遺稿書成進之張父師父師以爲是而付之梓炯謂公之風烈固不待今日  
談之公之篇什亦不待今日著之然爲其地文獻而不得家窺而戶披之則非公恨而生其  
鄉者之陋也今張父師隆爲此舉以矜式後學良爲吾邑之幸而父師之與前劉侯可謂同  
志而齊美而炯於先世亦可藉以少釋其責也夫

石交錄。

清 王肇槐  
委員會編印

予獲林任先公遺硯紀之以詩復徵諸公題詠稍稍成帙名曰石交錄將付諸梓客有見而咤曰海岳風流得子不墜矣雖然吾竊有請焉吾觀邑志申之變有王公諱鴻者以諸生殉國非子先世歟今其文玩當猶有存者是子之家珍也於林之一硯何愛哉林海濼窮儒一舉而魁天下置身綸扉榮侍講席恩遇之隆國亡與亡宜矣而乃一死自惜片石之存抑何異於介石之貞乎替有人以許敬宗視遺孫莘老莘老曰敬宗而在正當棒殺何以硯爲吾於此硯亦云予蹙然曰客休矣客亦知夫明之時事乎明自礦稅議行敲骨吮髓元氣幾希僅存光宗無祿熹廟繼殂閹焰燭天諫輔元良一網於緹騎天命之去久矣思宗雖賢君欲爲周宣漢光得乎哉更何論宏光永歷也國朝應天順人救民水火舊臣從龍者指不勝屈 介孤臣上之不敢爲史瞿之愚下之不忍爲洪錢之智萬勿獲已匿跡緇流終身屏棄安知其心非拳拳然不忘故國者耶予乏論世知人之哲因愛一硯相與終日嘵曉安知非硯之靈奚假夫客與予以爲林白也且夫曹瞞何人者哉雀臺片瓦後世猶襲什爲臧珍同拱壁矧苦心孤詣如林者反力詆之不少恕至難以棄其人者棄其硯也噫亦可怪已金匱

不云乎石墨相着而黑 心讒言毋得洗白尙其三復斯言客唯唯而退既而謂人曰吾非於林子有所不韙也亦猶米老好潔思以唾之者攘之耳客言如是似客亦有石癖者因附其說於卷末時咸豐己未長至節

跋固始周南屏鐵衣吟草

清 孫衣言

南屏周君以謫至瑞安館嶼頭林氏垂十年余戚林君若衣每爲余言之同治三年予備兵廬鳳若衣亦來爲蒙城令則聞南屏化去已久而有子春暄方仕蒙亳間今年冬春暄自皖來此夜訪予於倉巷寓齋出君所爲詩二卷見示則春暄方攝令全椒以軍中功闕累遷其官且將爲太守矣君負才能文稍稍不自拘檢至以場屋事獲咎遣戍而其獲咎之由蓋有出於不得已者此天之所以猶庇其後也春暄兄弟皆以壯年仕宦而春暄仕尤遂則所以顯親揚名以大慰君之志豈獨特此詩之傳哉春暄其勉之矣君在瑞安久其後遂歿於林氏故集中詩大半在瑞安所作予方蒐輯永嘉集蓋有取於君詩而他日爲郡邑志者言羈旅之賢其亦不可以遺君矣君詩嘗得其鄉人刊於蜀中已而板燬春暄既至全椒謀重錄之而乞余爲之序故爲書數語於後同治庚午

跋黎刻水心先生文集

清孫衣言  
委員會編印

水心集陳氏書錄解題不著錄者二本一本二十八卷拾遺一卷一本無拾遺陳所稱淮東本也二本今並不傳此正統戊辰章貢黎諒公允為處州推官時所刻本自言幼時嘗讀先生策場標準集及官括訪求遺集所得曰文粹曰葉琴士集曰水心先生文集合之所謂標準者其總目有四而自編次為二十九卷其所著經傳子史編為後集總名曰水心文集然則明時先生傳本尚不止一種而公允重刻輕為變亂又不能標別其文之原在何集使後人略識舊本梗概此為可惜然觀所載宋趙汝讜序謂集起瀋熙王寅又曰一用編年則先生集汝讜所編者實以年為次而公允所稱前三種何者為汝讜編年集今亦無可考又嘗見黃東發日抄有讀水心文一卷所錄目次與此本迥異然亦分類豈宋時所傳二本之中固有分類之一本耶抑趙蹈中序所謂編年者特於分類之中略寓編年之例耶惜不得宋本一覈之也此文卷首標題皆曰水心先生文集其下皆有前集二字蓋以別於後集似公允已并後集刻之然後集他無所見而予嘗得水心別集十六卷習學記言五十卷皆藏家寫本別集多論時事今閒有見於此集者又有讀經史諸子二卷而公允訪求先生書時不

言有別集則公允或未之見抑明人剽取議論之文以便科舉而更目之曰策場標準耶未可知也至習學記言實皆考論經傳子史之詞而公允探書時不言有此則亦未見其書矣水心先生之文在南宋時最為世所推服幾與歐陽蘇氏比並而其門人編定之本至明時即為人所竄亂文字之獲傳於後誠難矣哉予求公允刻本數年未得前歲在杭州借得丁君松生臧本亦殘缺今於同年錢侍御桂森所見此本獨完善乃以所藏乾隆間葉氏後人刻本易之以歸蓋汝讜編年集既不可見黎氏此刻乃獨為舊本也戊辰九月京師袁學士寓居

跋任太常道遜梅花橫韻

清孫衣言

吾鄉宋元時諸前輩多善畫者而遺蹟可見絕少同治癸酉以皖臬入朝至維揚方子穎都轉示以王孤雲雨景一巨幅筆墨奇肆意頗欲得之以都轉珍秘甚未敢言也歸田後購得明太常卿任公克誠山水四幅每幅皆有自題詩句而紙頗蠹損因重裝藏之其後又有攜太常所畫八一圖及自書八道人傳八一自娛說十數幅來求售以索價不契竟持去今不知入誰手矣太常名道遜居邑西峴山下宣宗時以神童薦景泰時官至太常卿致仕卒

年八十餘矣生平工書善畫而有超然榮觀之趣其墨梅得法於孫太守名隆以歲貢官徽州知府尤工畫梅當時謂之孫梅花太守一號畫江色仙醉人今其梅里稱孫梅花太守以畫法授其女亦有孫梅花之號即

太常夫人也此幅為嶼頭林氏物林氏以敏齋觀察久宦中外家藏圖籍及鄉先生字畫頗

富經亂散失而此與何丹邱白山水姜太僕立綱草書幸皆無恙觀察從曾孫純孫余孫女

婿也出此求為題識昔文靖虞公題畫松云摩挲寶墨慰衰朽鬢髮飄散數開卷予老矣所

見元明以來名迹自孤雪處士外惟太常數種而已每念前輩風流輒為低徊不置云光緒

戊子九月

邵嶼寓廬跋

酒孫衣言

志言邵公嶼在縣治東前江後湖山川環抱有邵公者嘗居之有大榕樹盤鬱其巔又有邵

公井今皆不可復見而余所營新居在縣治後地勢視他處特隆起有泉上出甘冽可食仲

弟以為即邵公嶼故址因顏其南齋曰邵嶼屬廬而自書扁以志之余性愛鄉居先人敝廬

本在盤谷有山水之樂歸田後尙擬重葺數椽得以洒掃邱墓與父兄子弟時時相見共悼

古處稍避市囂今之所營不過寓焉而已非果安於此也世衰俗薄士大夫出而仕宦輒不

敢回鄉里甚且移居數百里外其意不過以坐擁厚資防人覬覦而已豈知果能睦宗族卹

鄰里何鄉不可以居若恃勢強橫恣為刻薄則高明鬼瞰雖公孫瓚蒸土為城亦有鼓角地

中之日豈重得擊柝遂可以自全哉我子孫其深念之

書詩經漁樵野說後

酒孫鏘鳴

歲辛未泰順老友林太冲廣文以其邑先輩夏逸民先生所著詩經漁樵野說寄示先生為

殘明宏光副貢國變後希蹤夷惠隱居篋書而是書郡經籍志不著錄董霞樵羅陽詩始探

先生古今體詩十四首謂著有閭園詩草亦不言有此書蓋皆未之見也所說詩一本溫柔

敦厚之義能於詩人言外之旨涵泳尋繹而得之一洗宋以來宗序攻序兩家門戶之見至

變雅諸篇尤反覆於小人肆毒賢者蒙禍與夫天變民瘁之故不啻痛哭流涕蓋其身經板

蕩蒿目批政故言之深切詳盡如此此固黍離麥秀之感發於衷之不容已然亦有天下者

之殷鑒也惟間有佻仄纖俗之論尙未免鍾譚習氣則明人說經之通病然爾先生風節之

高今讀其書猶可想見而斯編迄今已二百年迭更寇亂其子孫猶能保守勿失亦足規山

中風俗之度亟為寫而存之并書其後以原書還之太冲俾歸其後人尙謀所以刊布之以

久其傳哉同治十一年壬申九月二十三日止庵退叟

介軒文集跋

清洪坤

永嘉張先生與青田太鶴先生皆先君子莫逆交太鶴以女歸我仲兒咸先生亦以長女妻坤曩校刊太鶴詩集有疑義輒以就質先生頗獎勵之今先生歸道山又數年妻弟碩謀刊遺集攜先生所著介軒詩鈔十卷見示坤受而讀之竊謂先生詩固足與太鶴相伯仲而樸茂醇正尤自肖其為人吾里孫琴西方伯亦謂先生古體直逼韓杜可決其必傳趣付梓以問世坤向既刻太鶴集以成仲兒之志豈漠視先生詩而無以慰妻弟願耶劖之費夫何敢辭獨念先君子既以兩先生為益友亦冀坤數數請業稍得其緒餘足自立也而坤以下駟之材迄無所就兩先生既不久居人世杳杳儀型追思若夢欲得聆其警欬徒於遺篇臚墨之中想像萬一而坤亦忽忽殆將老矣茲迺僅以校訂之役附名簡末自幸歟實自慙爾

同治庚午夏五月

溫忠靖王傳略書後

清黃體芳

溫忠靖王籍隸平陽歸神後泊宋受今封始立廟里人恆上已昇輿巡陌取招弭祓除之意

法周官時儺禮也無少長累迹駢肩膜拜而恐後相與馨蘋藻膳羔豚胥潔且誠固有懈志體芳知王功德之及民深焉既求王事蹟考郡邑乘載明宋景濂廟碑記一篇愈恍然於王之生有自來逝有所為也然猶簡而未詳矣迨館橫陽楊氏近王里間躡足其地搜覓遺蹟質厥鄉遺老俱歷歷可稽又得王之裔和鈞和鏘兩茂才及余門乃畢稔王生平功行心竊識之勿敢忘尋和鈞以剿賊故殉會匪難和鏘率團助戰卒捍衛梓桑益信王澤之遠而嘉兩茂才不愧為賢裔也通籍後久擬詮輯其事蹟而未暇迨庚午秋奉視學八閩之命以母憂旋里老友陳仲山宗鼈出示毛西堂庚石刻王傳略一冊謂自庚申春之武林於舊書肆中得者體芳受而讀之見靈爽代箸較郡邑乘之志為加詳即和鈞昆仲亦有不盡述者如載受篋飲藥祈雨立霈翦賊金蘭蠱毒除許郝淫祀諸事生民賴其福直達閩廣巴蜀而遙澣誦一過且敬且慰亦足見王之德之大不止與三溪而並長九斗而同峻陳君又云歲壬戌髮逆犯郡圍城急邑人奉王神牌登陴競并力守城賊旋滅冥漠中殆亦王陰奪其魄耶則其眷佑於甌又獨至况是編之不渝沒於荒烟蔓草中使落我良友之手又使返故里一洩其光安知非王在天之靈有以默牖乎哉今陳君擬付劖以廣流傳并以其哲嗣余門

士祖綬生詩來瓌璋魁奇有富顯微闡幽之筆目賞之下不禁擊節三歎此又余所感憶離  
宗而幸夫敬慕之私願於此克償也矣特郵寄數言附識於後光緒五年己卯冬

集韻攷正跋

清孫詒讓

集韻雖修於宋人而故書雅記所載奇字異音甄采至備較之廣韻增字至二萬七千有奇  
自李登聲類以來音韻之賅博無有及之者且其時唐以前古籍存者尙衆其所徵引若呂  
忱字林蕭該漢書音義之屬今並亡失采輯家多據以鈎沈補逸誠韻譜之總匯也顧其書  
元明之際不甚顯亭林顧氏作音論遂疑其不存康熙間朱檢討孫曾始從汲古毛氏得景  
宋本屬曹通政實刊于揚州其本彫髮頗精而讎校殊略文字譌互寔失本真治小學者勿  
心慊也乾嘉以來經學大師皆精孳倉雅其于此書率多綜涉以論議所聞則有余仲林蕭

客段若膺王鈕非石樹王嚴厚民杰陳碩甫矣汪小米遠孫陳頌南慶諸校本無慮

十餘家顧世多不傳其傳者又皆展轉逐錄未有成書且諸家所校大都馮依宋槧撰同  
異于丁叔雅諸人修定之當否及所根據之舊籍未能盡取而覆審之也吾邑雪齋方先生  
博綜羣籍研精覃思儲臧數萬卷皆手自點勘而於集韻致力尤深既錄得段嚴注陳四家

校本又以經典釋文方言說文廣雅諸書悉心對覈察異形於點畫辨殊讀於翻紐條舉件  
系成考正十卷蓋非徒勸曹本之譌奪實能舉景祐修定之誤一一理董之是非讀集韻者  
之快事哉詒讓束髮受書略窺治經識字之途徑竊聞吾鄉修學之儒自家敬軒編修外無  
及先生者徒以白首教官名位不顯身後子姓孤微遺書不守散失者不可勝數嘗見邑中  
李氏所藏東萊讀詩記胡氏所臧困學紀聞皆先生校本旁行斜上丹黃爛然又見海昌蔣  
氏對補隅錄知先生嘗校定王定保唐摭言其所考證多精湛絕倫此書手稿本先生沒後  
亦散出爲先舅祖項儿山傳霖訓導所得幸未淪墜家仲父從項氏寫得副本而詒讓又於  
林子琳文彬許得先生所著韓昌黎集箋正評議精審迥出方崧卿陳景雲諸書之上深幸  
先生遺著後先踵出不可不爲傳播遂請家大人先以此書刊之鄂中而工匠拙劣所刻不  
能精善修改數四乃始成書項氏所弄手稿間有刺舉元文而缺其校語者殆尙爲未定本  
今輒就管窺所及略爲補注詒讓檢覈之餘間有條記又嘗得錢塘羅鏡泉以智校本及長  
洲馬遠林劍景宋本校勘記其所得有出先生此書之外者行將續輯之以竟先生之緒焉  
光緒己卯二月朧



劉給諫文集跋

清孫詒讓  
委員會編印

右宋起居郎永嘉劉安節元承集四卷其弟給事中安上元禮集五卷前有留茂潛序茂潛嘉定中知温州是集蓋即其所合刊也給諫集據行狀有詩五百篇制誥雜文三十卷今所存才十之一左史集篇卷尤少殆皆非完帙然陳直齋所見者卷數已與此同則散佚當在南宋初也左史給事並事二程事蹟見伊洛淵源錄是集所錄制誥經義居其大半間有未經意之作然大率明白質實不失爲布帛菽粟之文以周恭叔浮沚集較之善如駢之靳矣是集國初時已不易得朱竹垞展轉傳寫始獲其全百餘年來流傳益渺余家舊有文瀾閣傳鈔本脫誤竄改殆不可讀戊辰秋試於杭州購得盧抱經所藏舊鈔本給諫集家大人又從祥符周季貺司馬所錄得吳枚庵校本左史集命詒讓以家本對勘刊補贖夥會武昌開書局刊布經史永康胡月樵丈實總其事因屬爲重刻以廣其傳盧吳二家鈔本行款不甚符合所出蓋非一本今亦不敢專輒改定以存宋槧之舊云同治十二年七月

曾祠百詠跋

清孫詒讓

右隴曾文正祠百章余友長洲朱君仲我孔彰之所著也祖孟堅本事之例志湘東懷舊之

思朱冀宛在風雲護此儲胥赤烏不歸感愴益乎毫素信申德之嘉頌冠倫之奇作也原其微指蓋以公功贊中興學洞聖譯傳副柱史銘書太常凡此昭焯無勞藻詠而葛侯逸事郭冲撫承祚之遺鄭公諫書思忠續方慶之錄麻沙彫棗搜昌黎集外之文淳化鐫珉樞謝傳近問之帖雅譚有述佚製問傳論其珍貴異逾球璧而況平津翹材特開三館山公啓事別爲一書經帷講藝問難擬於鄭鄉戎幕論文最錄富乎元篋以逮雲臺耿寇之奇記室阮陳之妙莫不隸旌麾而樹勳望斗極而知歸此又讀公是弟子之配未必皆詳寫庾公參佐之名不無遺略者矣朱君雅材卓犖嘉藻紛綸公乘家學抱許祭酒之遺書士衡妙年與張司空之賓席永懷鮑叔知我之雅彌深隨會誰歸之慨茲以薄游鍾阜重謁琴榻錦城廟古發少陵之高哦黃石祠高動宜遠之遐感楚賢呵壁無間攬揆之辰伯牙轅弦永絕焦桐之契爰記柔翰□□□附綴舊聞存諸細注將以播芳埃於來世資遐討於遐年傅季友云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君其有焉詒讓曩游冶城曾窺南□先人論學夙著籍於韓門小子通家亦瞻□於黃座永惟疇昔同此依歸十載如馳九原不作載誦斯詠益復悵然昔造山中州之集資修史於金源王一東都之編甄頌詩於石介是則百篇著錄雖風雅之嗣音而三長

奄擅實陽秋之具體後之覽者可以知君之志矣光緒丁亥五月

墨子問詁跋

清黃紹箕

漢志墨子書列在爲墨學者我子及隨巢子胡非子之後其敍錄稱墨家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宗祀嚴父是以右鬼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及敵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其文蓋出別錄然則詳劉向之意七十一篇之書多弟子所論纂孟荀孔鮒諸所據以排斥墨氏者抑亦有敵者增附之言其本師之說不盡如是也墨子生當春秋之後戰國之初憤文勝之極敵欲一切反之質家乃遂以儒爲詬病其立論不能無偏宕失中故傳其說者益倍謫不可剖然其哀世變而恤民殷之心宜可諒也南皮張尙書嘗語紹箕曰荀卿有言矯枉者必過其直諸子志在救世淺深純駁不同其矯枉而過直一也自非聖人誰能無過要在學者心知其意斯可矣自太史公敍六家劉向條九流各以學術名其家獨墨家乃繫以姓豈非以其博學多方周於世用儒家之匹亞異夫一曲不該姊妹自悅者與今觀其書務崇儉約又多名家及兵技巧家言

備城門以下二十口開今亡九篇漢志兵技巧家注云者墨子不言篇數者別錄有而志省也西漢諸子多別行本篇數多寡不一觀諸子墨子孫卿等錄可見任宏因攝便兵錄之舊專輯兵書與劉向所定策未必一本漢志兵家都數注云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以兵權說

家省九家二百五十九篇計之則技巧家之墨子僅十二篇疑字有攙誤

明鬼非命往復以中福善禍暴之義與佛氏果報之說同經上以

下四篇兼及幾何算學光學重學則又今泰西之所以利民用而至富強者也然西人覃思藝事期於便已適用爲閑侈以自娛樂而已墨子備世之急而勞苦其身又善守禦而非攻而西人逐逐焉惟兼并之是務其宗旨蓋絕異今西書官私譯潤掣覽日衆况於中國二千年絕學強本節用百家不能廢之書知言君子其惡可過而廢之乎往讀鎬洋畢氏注本申證頗多而疑滯尙未盡釋蓋墨書多引古書古事或出孔子刪修之外其難通一也奇字之古文旁行之異讀譌亂逡竄自漢以來殆已不免加以謠習者稀楮槩俗書重地批謬無從理董其難通二也文體繁變有專家習用之詞有雅馴簡質之語有名家奧衍之指有兵法藝術隱曲之文其難通三也江都汪氏中武進張氏惠言皆嘗爲此學勒有成書而傳本未覩世丈孫仲頌先生旁羅異本博引古書集畢氏及近代諸儒之說從善匡違增補漏略取許叔重淮南問詁之目以置其書太史公曰書缺有間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鄭康成尙書大傳敍曰音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間別作章句所謂問者即指音聲之譌誤先後差舛篆隸之殊失而言彌縫其間猶

云彌縫其闕也先生此書援聲類以訂誤讀審文例以移錯簡推篆籀隸楷之遷變以刊正  
譌文發故書雅記之曖昧以疏證軼事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若合符  
復析許注淮南全帙不可得見以此視高誘張湛諸家之書非但不愧之而已紹箕幸與校  
字之役既卒業竊喜自此以後孤學舊文盡人通曉亦淵如先生所云不覺僭而識其末也  
書何丹邱臨書譜後

黃紹箕

往歲於廩市得丹邱道人書冊臨懷仁集王聖教序筆意乃與米海嶽絕相近其源蓋出於  
唐高宗書李英公碑豈以敘後記牋皆高宗作意勢遂亦關通抑離形得似又別有冥解耶  
此卷臨虔禮書譜心貌兩合開帙爛然觀跋語知作書在卜居東渚之後册跋不署名月而  
云為孫輩臨殆又在其後矣明初書勢尚沿松雪餘波至文徵仲而一變至董思白而大變  
衆靡成風略可千紙一類丹邱與思白並時而下筆必規唐風不涉二家庭戶其志趣高遠  
即此可見叔方姻丈寄示索題因為書此是夕宿東安門外王文廉生日光室同觀者又有  
前輩宗室伯義祭酒光緒十八年四月十六日試初頤園磨性硯洪北江著書墨并記之  
古文舊書考跋

清黃紹箕

自漢劉向校定羣書為別錄子歆又撮其要為七略後世目錄家推為鼻祖其書亡於唐末  
賴漢書藝文志粗見梗概宋鄭樵作校讎略國朝章學誠為校讎通義引而申之皆就班書  
以求劉氏之法斷斷於部類出入之間或執劉法以繩班余以為劉班二氏之法判然不同  
未可混而為一也劉氏辨章學術剖析條流凡第錄一書必取其可覽觀者又往往合中書  
太常書太史書臣某某書各若干篇刪并復重乃始定著付繕寫蓋頗有所抉擇去取別錄  
言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曰讎故後世稱為校  
讎家實則劉氏錄略刪定之業也是儒家述聖之事班氏則史也其藝文志簿錄家也當時  
儒臣之校錄廣內之弄臧於是乎徵之存掌故而己與禮樂刑政食貨諸篇等雖稍有增省  
出入顧職志不在此是誠目錄之鼻祖而史氏之支流矣說者又謂劉有七略班刪輯略存  
六略亦非也劉以辨章學術為主故以七略冠首班以記錄掌故為主故分散輯略附於各  
目之後顏師古所謂諸書之總要是已雖襲舊為規而貌同心異徵信具存此足見前賢之  
作義各有當非苟焉而已自時厥後荀勗之中經簿王儉之七志阮孝緒之七錄代有纂輯  
而書多散亡宋崇文總目亦佚僅有輯本晁公武之郡齋讀書志陳振孫之書錄解題粗具

錄略遺意願學識不逮向歆遠甚而私家藏目亦自是日以蕃滋學者遂忘校讎家法之尊嚴一切歸之目錄家矣若夫歷代史家如于志甯等撰隋書經籍志據王志阮錄劉昫撰唐書經籍志據開元四部書目猶不失班書之指餘則措心於部類義例之間博采旁搜取盈卷帙使後世讀之不知其書之存於何所其目之出於何書反不如私家藏目實實可徵乖史官紀事之體違班氏創例之意殆所謂甚難而實非者矣惟國朝乾隆間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復撮爲簡明目錄浩博精審真得錄略之家法於時通儒碩學與夫嗜古好事之徒聞風蔚起以多蓄舊槧爲貴以博校精本爲能書錄題跋記之類先後著錄者以數十計近稍稍衰矣然收藏家尙不絕踵常孰瞿氏歸安陸氏聊城楊氏其最著者也楊氏之楹書隅錄詳於版本陸氏之碩宋樓書目兼載序跋瞿氏之鐵琴銅劍樓藏目並斟異文今日本安井君教授我邦以古文舊書考見詒其中表島田彥楨所著也所錄或係隋唐原鈔或舊時轉寫而淵原出隋唐以前其舊槧本亦多我中土所未見者至於考書冊之源流變遷辨文字之異同得失表章幽隱申暢疑滯皆無訛說東望神山殆如委宛椰環爲之神往矣又每校一書旁及我中土校勘家之舊說訂譌補逸符驗灼然使乾嘉諸老見之當有操

戔入室之歎由其夙承家學獲窺祕藏益以師友見聞故能博涉閱覽抑亦非篤志劬學好深湛之思殆未能若是之盛也去年嘉納君寄贈竹添先生左傳會箋一書博觀約取具有斷裁可稱善本今讀君書乃知作者於井井書屋在親炙之列會箋之成左右采獲與有力焉君年未及壯而所就已如此他日覃精研思網羅放失整齊百家鏡學術之源流定羣言之得失於以同軌蘭臺追蹤都水不難矣余學殖蕪淺近益衰病重違安井君之意輒述所見以諗君亦足見其荒陋寡聞不足與於斯事之末也

說文古籀補跋

清黃紹箕

吳憲齋前輩初撰此書王丈廉生聞之以爲籀書失傳勢難臆定說文序明言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宜改題爲說文鼎彝古文補乞潘尙書致書告之吳氏不從余以古籀相承形多孳乳鼎彝之多古文可意而知今但襲舊存之不別其孰爲古文孰爲籀文則卽署名固未爲大忤也及讀其書上據許君字例之條下推吳氏補輯之意其不合者約有數端試略言之許書所采古籀壁中之本周史之篇張蒼所獻甄豐所定張敞杜業諸人之所言具列敘中咸有依據今吳氏所據古器晚出爲多非惟呂薛所

未聞抑又阮吳所未錄自宜別撰器目一書附刊以諭承學乃玩其敘例於同時藏器之家曾不一及無徵不信使學者疑之其失一也字書之例與屬詞之法截然不同屬詞之法形聲通借變化無方字書則分別都居不相雜廁如說文正古文以為詩大雅字爰古文以為車轅字而雅轅二字下不復出疋爰物從其朔名從主人理則然也今本字借字兩類互見已不合矣乃古零諸字特注故粵重文而屯部卿考諸字則又不注邾之借龜曼載三文而本字止載其一吳借為虞說附注中而虞下忽又不載至易字為蜥蜴象形竟為同聲假借之錫字所專并不載本字例非義起歧中有歧其失二也字同形異乃為重文如鑽為遺住為姓之類從固無疑義乃俗為格至之專字琴為味秦之專字正宜補入疋部以見古人制字義有專歸今止列各爽二字之下拾遺補闕於義何居其失三也甬當即封字與福文牲之從半同而以爲表字嚴當即綱字與師奎父鼎之同字通而以爲罍字罍當是地名與趙鼎之罍字通而以爲雪字此猶可曰姑從舊釋也乃宋本屯字遲敦可證而謂象敵體之裳劫本揚字封敦可證而謂象奉玉之形穰之從兒意不可曉韻之從乃司之省文而謂兒皆象治絲之器望文生訓穿鑿無稽其失四也吳氏藏器真偽參半陶器晚出偽造尤多今不加別裁一一入錄如韶雖後出字然例以宋公鐘之誣字僕兒鐘之誣字則從音未爲譌俗乃據僞填文謂韶本從音漢儒誤改從音信向壁虛造之古文疑隸古相承之舊藝其失五也邵字見左傳嬀字見廣雅籒字見玉篇部字見廣均若斯之類文字徵之鼎彝音訓采之傳記庶幾甄微索隱厥諒可尋今但云說文所無絕不說解聲義其失六也許書古文有正文不列附見注中者此錄不采象形而氏字注仍附帛形以見制字本意可謂斟酌盡善乃他文不能稱是而于字象形仍列正文並執干之字形而亦摹入其失七也古文之與小篆有同者近者異者遠者據形系聯宜具徵借或沿委以溯源或緣本而逮末庶幾形聲流變燦然可觀今先後任情略無甄敘其失八也字形小殊例當備載今孟鼎散盤之字尙有譌奪不論其他其失九也同形之字衆器屢見即當遍舉器名不勝舉者亦明著之既可知古器習見之文亦以見書必同文之治今一字止舉一器罍漏殊多其失十也說文所無之鼎有音義未審而偏旁可知者或次同部之後置附錄之中去取兩歧未知何斷其失十一也編據專據原拓至爲謹嚴乃復奪款識久燬於火而仍錄勒武鐘之文將謂元明國朝儒者遞經審定其爲真古文無疑何以他器文又不編入其失十二也每字首列小篆

而注中屢言小篆作某重複無義其失十三也許書於漢諸帝之名凡未祧廟皆云上諱段氏疑篆文為後人補書國朝避諱之律較漢尤嚴今皆直書其文不注廟諱既違功兼乖古法其失十四也至於附錄之文肥說尤多例在載疑置不復論竊謂乾嘉以降小學道盛專以款識訂補說文實惟莊葆琛嚴鐵橋王荃友三家王氏釋例以六書推究古文最得本指莊氏古籀疏證更張舊本近於駭俗驚奇然取古籀偏旁為部首以存倉史之遺要能自成家學唯嚴氏說文翼與此錄最相近而其書不傳吳氏生諸家之後說文款識兩家顯門之學成書略具足歷燕秦齊晉皆鼎彝所自出地好古而力足聚之歸安吳氏澠陳氏吳潘氏南海李氏皆在師友之列富於收儲得器拓銘必以相示舊拓金文自朱建卿沈均初諸人所輯藏書歸篋衍視莊氏王氏之專據刻本不免傳訛者蓋又迴不相侔也將欲究微惜遺修舊文理而董之以曉學者其志可謂其盛而顧疏舛若斯將急於成書不暇審耶抑作者其難而言之易易固未可一概論也然近世好古文者以過於求詳未遑稽吳氏獨奮然為之不假扶助所見既多觸類引伸時有所得如涉降出反四字之說精鑿不采沙靜豐爽諸字亦為確釋足正沿誤至於摹寫之工又視汗簡古文四聲均終當駕出其上斯亦小

學家必不可廢之書也故輒就愚管條其得失以俟承學治古文者論定焉

書補正俗字編後

民國 黃紹裘

古人因語言而製文字文字語言若合符節所以官治而民督也厥後世次遞嬗名物隨時而異聲讀亦隨地不同爰暨成周以迄大漢通六代之古言則有周公爾雅明九州之異語則有揚雄方言夫聖人之道藉言而傳言不明則道不見爾雅方言釋言以通經通經以明道故後代通儒定爾雅為經方言入經部小學之類吾鄉余先生國光生長於溫舉溫屬方語所有之字編輯成書注明音義出處自天地以至重文其事八百有餘其目二十有七名曰俗字編實亦方言之屬承學之士果將此書家置一編時時寓目異日窮經明道足為攷徵之資而豈但農賈工商臨文取用不無少補而已哉爰自科舉廢後課孫得暇擬將各種小學源流詮釋曉暢冀便後學俗字亦小學中不可少之書士君子不出戶知天下若問以俗間行語一字不知亦殊可恥予故每閱一書凡有此種字為余氏未收者輒為手錄茲因余書鐸板已毀刻本又少宜重梓以廣其傳謹將前錄各字依余書目次第刊其後而標一補字以界之原書有誤僭為訂正則於原注後刊一正字以別之因名為補正俗字編民國

甲子黃鍾月

書茅鹿門校刻本墨子後

民國楊嘉

墨子舊本流傳殊渺吾鄉孫適履徵君嘗墨子問詰於舉本外僅見明吳寬寫本顧千里校道藏本用相勘覈而已是本爲明萬曆間茅鹿門校葉而世不經見日本寶曆間據以重刻孫徵君所得殘闕者是也去歲仲夏亡友方淵如出以見示蓋其先曾祖雪齋學博所收藏者竊以孫徵君所未見急向假歸文字異同通校記於問詰書眉比九月中旬淵如物故其家因此書歸余深以所得足爲鄉先生拾遺補闕爲可幸而撫卷追念又爲之慨然矣按是本并爲六卷而篇數尙完具次序亦與各本同每半頁九行行二十字每卷第二行均有歸安茅坤校閱六字首刊昌黎讀墨子次有茅坤陸弘祚兩序文茅序有云前年居京師幸於友人家覓宋本讀之別駕唐公博學聞於世視郡暇訪余相山堂得墨子原本將歸而梓之今攷全書恒字闕筆魯間篇外匡其邪匡字原闕注云太祖廟諱上字是殆從宋本而重刊歟是本文字譌舛不尠而頗有佳處有與諸本不同者有與道藏吳寫本合者有與治要書鈔諸書所引合者有足證諸家校正者孰得孰失善讀者自能辨之至孫徵君所舉日本

復本作某作某多與此本不合蓋係覆刻時所校改古書一經覆刻卽有差異信乎校勘之難也嘉擬彙錄其異文及平日讀墨所札記者爲墨子校補以質當世博雅之君子庚申八月重裝并記

飄然齋記

宋許景衡

余兄少明個儻有大節久不遭時乃浩然有江湖志所居瑞安別業橫塘旁屬於西山要皆山水之國俄而乘輿則鼓棹浮游而去然每恨孤篷短艇低回齷齪不足爲游覽之觀一日召工師剝大木以爲舫其脩長十丈而其博十之一可行可踞可倚可臥廓然如坐大庭廣廈之上寒暑莫爲窘而風雨不能迫也於是自號飄然齋設庖壺莊几其上朝暮往焉客怪而問曰夫所謂飄然者一葉之舟可也今君高梳重纜長篙傑擲上如垂天之雲下如蔽海之鼉僕夫十餘輩怒目攘臂而操之然後徐動惡在其爲飄然耶少明笑曰子所謂飄然者在乎舟吾所謂飄然者在乎我迺輕颺截駭浪而頃刻千里思知其果飄然耶款如轆車植如栊株而窮日尋尺思知其果不飄然耶客未及語而少明遽命盪舟以行舉杯大笑信其所之日之夕矣煙波蒼莽雪物蕭爽明月杳乎其無涯清風浩乎其莫窮夷猶蕩漾如浮虛

空而茫不知其所於是客矍然大驚謝而去

重修石崗斗門記

宋 陳傳良

元豐四年宋興百有餘載矣郡丞趙帆景仁行縣與令朱素履常隱士林石介夫賦詩記事則有觀石崗斗門之作是時國家方修農田水利之政通守與其屬邑若布衣巡行阡陌詠歌民事而郡守李公鈞報之以詩亦相勞苦往還如交遊豈不盛哉而事何患不集者然詩不審其所始則有門舊矣不知其起何時也紹興之季年屋闔俱壞獨兩股岸與溝底以巨木爲之長或二丈而厚徑尺有屹然存者往往朱令之遺跡也余爲兒時逮見父老多喜道斗門事蓋門始附德豐山之南址以距海遠瀉水不效而議遷置三鄉之人聚訟不決也須時濟至適爲木鷄數十卽並山諸水所發源縱之而觀其所會則且日會於石崗又患其平壤不能歲月涸而審之皆礮塼沙磧與地名不謬穴以鉏鑿率人日得七盈斗於是定遷則其謀始甚長雖更元豐之盛人精其能慮不可易浦溼而門廢民久病而官不省乾道間莆田劉朔爲司戶喜事及物隱士之孫以告劉輒率余夜詣門所遲明天大寒垂垂欲雪招漁舟泥行數十里役夫皆凍慄幸且已而劉不已竟遵海塹引緹以度其浦修廣之數而歸白

郡邵不果聽又三年故國子司業王公速爲守嘗用錢五十萬民夫二萬四千通其故浦然

是役也浚浦之功居多而以餘力及門唯支傾墮漏苟完而已蓋以俟後之人而復不省浸

越於廢知州事李公穢與通判謝公傑慨然念之謂主簿石宜翁能以錢七十萬俾治其役

發視遺址則股岸之木蛆食之過半口底板亦浸淫激啗穿靈百孔矣知縣事劉龜從又勸

得民錢六十萬而縣自助致五萬宜翁因擇其鄉之秀黃廷瑞者二人以蒞匠以石代木撤

舊而新之爲岸若干丈爲底若干丈爲閘之裏蔽若干丈益其柱若干爲若干止爲覆屋旁

爲輔梁凡百可久無不臻極不惟還吾民之利如初而又過望訖事公以劉石之請屬爲之

記嗟夫自元豐至於今又百有餘載矣人多言時不同吏道相繩切益薄願事無可爲者惟

公惇大樂易不以獨見之明治郡謝公以風流文雅時出而緣飾之上下相安闔境自以無

事因以整暇之餘出帑錢四百萬治三邑之道阻而且爲此門既付之人則一聽其自爲淹

速良楛未嘗過問饋勞時至無以簡書故其人不以見察爲憂而以欺爲恥務趨其難用情

於文具之外以求追元豐之蹟尙可以想見承平盛事時爲長吏者之意向使紹興之末官

與民同患如此則必不壞使劉司戶之說行雖壞亦必不其近十五六年間有補門事之缺



猶不至如今日大費其勞而難復然以積壞之極費大而勞甚視元豐特爲難而率復之事之廢興要亦顧其人如何爾但曰時不同事無可爲者吾不信也淳熙十二年三月

碧梧翠竹堂記

元高明

崑山顧君仲瑛名其所居之室曰玉山草堂築圃鑿池積土石爲丘阜引流種樹於中爲堂五楹環植修梧巨竹森密蔚秀蒼縹陰潤杙鼓不得達其牖養暉不得窺其戶乃名其堂曰碧梧翠竹堂中列琴壺觚研圖籍及古鼎彝器非韻士勝友不趣延入也凡自吳來者既誇仲瑛之美又必稱梧竹之雅致今年八月余至崑山過仲瑛所居仲瑛延客入堂時日已暮餘暑尙酷及旣坐蕭爽閒寂清氣可沐須臾有風出於梧竹之間摩夏柯葉調調刀刀泠然於喁如耳琴筑久焉皎月自水際出光景穿漏泛漾闌檻仲瑛出酒觴客客數人皆能詩歌談辨飲酒甚樂夜將半露瀼瀼下梧竹中清炤拂席涼氣襲人毛骨欲寒客相與笑曰安得從浮丘公招青童吹靈霄之笙擊洞陰之磬以終此樂耶飲酣客將就枕寢余以公事有程不得留舟至河清天已曙矣回望玉山之居樹木葱翠烟霏半縹樓觀縹渺隱露若圖畫因歎曰史稱蓬萊方丈瀛洲有欲至者風輒引其船去世或疑其怪誕以余觀之梧竹之勝雖

欲優游夷猶而以塵累牽掣不得少留而去况欲涉海求所謂方丈瀛洲蓬萊者哉然則引船之風意或有之也余又觀史傳中所載古今人物類皆功名勢位之人而以潔身遜世稱者僅一二見豈非山林泉石之樂固少有得之者耶乃知謝幼輿自以一丘一壑過人彼蓋深有所見也遂命舟人緩移擊楫且顧且去意眷眷不能舍也比至城郭車馬雜遝塵坌滂起慨想昨昔所游則已疑爲夢中見矣適袁君子英來自崑山乃記其事以示子英俾以遺仲瑛且謂云曰爲我語仲瑛君碧梧翠竹之樂不易得也第安之他日毋乃汨於祿仕若予之不能留也

宗聖祠碑記

明何格

宗聖曾子夏鄩子曲烈之後曲烈少康少子國於沂之西境鄩城其故墟春秋襄六年莒人滅鄩昭四年取鄩方莒滅鄩也鄩大子巫求屬於魯爲之大夫弗與與滅而取於莒慘孰甚焉巫於是改鄩爲曾遂以爲姓悲夫巫生阜阜生皙皙生曾子曾子生三子元申華孫西四世皆賢不仕於魯以取鄩故皙以狂自廢孔子未嘗裁之察其志也曾子敝衣而耕魯君請致邑焉固辭以爲受人者畏人曾氏鄩人也安得不云爾耶其居武城也寇至而去之安知

武城非鄆邑而魯取之不然曾子雖父師片言排難遏劉保我牆屋義固無害者其謂以亂  
攻亂非其國人也又何與焉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蓋將求從政於聖人之門云時曾子之  
學不在顏子之下弗以告哀公者知其必不仕魯故也孔子殷人也轍迹徧天下獨於周無  
見焉失國之裔義爾也余也讀曾氏之遺書而辱在鄆子之故國嘗攷明其世裔爰建宗聖  
祠於沂別室以祀宗聖之先子哲合其子曾子元曾子申曾子華孫曾子西門人公明子儀  
公明子高公明子宣樂正子春陽子庸子襄子沈猶子行配焉門人七人者咸武城人也  
沂州廳事題名記

明何格

浙安固何格守沂越三載為嘉靖庚戌秋七月二日先是州治無題名記無以憲古詒後明  
年夏四月朔乃立石於廳事記曰粵自水清土平沂州首稱又妣氏肇宣聲教玄王緝熙桓  
撥世邈風殊淳濇迥別古曰翕邦令號難治噫嘻口矣夫瘠土稠民賦繁役殫亟之則驟勞  
弛之則靡應斯之謂難存乎民牧茲沂地不變古人事屢遷曠确多棘民剝善遁賦十戶三  
役九戶丁二垂葶之氓張弛靡施卽有商李之徒權謀取贏後將安繼蓋自五胡割據至於  
金元蕪穢殆盡明興生息百餘年弘治中爰建涇藩瞻腴之地悉歸豪右民鮮耕耨正德辛

未詰賊掠境蒿翦黎庶蕭燔聚落丁壯竄俘僇羸哀於沂之凋耗滋甚重以蝗嘆歲罕降康  
通戶委賦誅求子遺不有先達百執事積勞撫綏格來莽墟將誰與守顧予式往靡慰啓佑  
無術幸茲瘠土向義表率有機將冀後之君子釐保財成返龐洽澆續禹之又豈伊天人塗  
人可企有度樹石匪徒勒名百爾有位願濯厥聲其諸聲名責任無改者缺之不書

本政堂記

明何格

先王建侯樹屏必擇又士以毗輔王室自沂澳既宅三代於茲置國曰鄆鄆鄆顯與制邑  
曰昞邠中丘卽丘新城東陽營陽武城太周公時為魯東蒙羽之墟齊之西鄆沂惟齊州  
禮義由出之邦舊矣魏晉以來羣胡鼎沸用夷亂華盡裂先王簪裾之會為僭侏兜離之俗  
浸淫廣遠沂難治矣自茲始趙宋垂衰而遼金蒙古繼之又大壞亂凡吏茲土允惟艱哉然  
其民多質不隱陰慝微詰之遠白其狀道之義方應則如響又其恒性也余始事事丁疲劇  
後十戶九逋苗裔蕪廢殄念既富乃教長民職也庶且無望政安從施日惟旋集安定是務  
亡何繩繩復業道之乃稼乃種始有布粒於是野起疏溼壟笠伊糾湯沐昞祿之間而驕皇  
斲草之馬出矣政越三年瘡瘡之氓作而有勇庚戌秋八月夷貉犯塞侵鎬募兵孔棘沂兵

赴調驍果爲山東冠子喜民可教矣自我庶寮作矩予則安能乃相與謀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古崇出政之署示民則也矧茲要樞廳事隘淺輯議機績滲洩不密非所以圖猷爲慎關鑰也乃考卜庀材作堂於廳事後爲延引參佐評議定命之所堂成凡六楹題曰本政爲是秋九月十九日也同知署曰戎政二判官署一曰賦政一曰豐政吏目署曰贊政予無似實總庶事考厥成敢不洗心夙夜端本是勛翼我善則以淑斯民尙冀二三伯仲恪恭助予詩曰辭之輒矣民之洽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百爾有位其敬聽之大門之立與堂同日用勒貞珉俾吾民觀覽矣

成趣亭記

明 木彝遜

常州別駕瑞安吳公以成化丁酉解綬致仕于家維時大夫士莫不偉其明柄幾先急流勇退也舊廬在縣治之城南市中心公厭闕喧喧雜厚值購地於豐湖之南文峯之下營宅一區軒豁宏敞以爲佚老計後有園廣數百丈壘石爲山鑿地爲池池之前構小亭亭之外環以松竹列以花卉四時之景靡不可觀公日與二三君子燕樂其中翛然得山林之趣澹乎忘軒冕之榮於是摘取陶彭澤園日涉以成趣之語名其亭曰成趣儒林士友皆形諸賦詠以

道其美俾繚遜叙之且夫趣者因其外而契乎中得於心而寓諸物吾心之所獨得非可以語人也雖不可以語人而亦非己之所得私也必有同此志者然後能成其趣爾聖門之浴沂詠歸由也求也赤也不得與曾點同是趣庭草交翠惟二程與茂叔之趣同而他人不與焉武夷九曲之權歌能與考亭同是趣者幾何人哉旣不得以同其趣尙能有以成其趣乎然則成趣之旨惟公之所獨得也豈淺見所能測哉雖然世有古今道無古今人有先後心無先後心同則理同理同則道無不同矣曾謂道同而趣有不同者乎蓋心汨乎欲則昏迷蔽固而不知此趣矣心存乎理則明通公溥而趣自我成也趣成於我我成其趣物我兩忘不知趣之爲我乎我之爲趣乎若夫山川之勝景物之佳亦趣中事也工乎詩者皆能發之奚假予言哉公名祚字仕德號東巖逸叟由鄉貢進士而擢前職在官七年清慎自持蹕著能績歸田已十稔足不跡公府今方五十有八六子皆峻拔岐嶷仲子瑄肄業邑庠將秀待實能繼家學云成化丙午冬朔旦

心極書院記

明 黃思親

故宋竇謨閣待制陳先生傳良嘗讀書仙巖之隈薛季宣訪之獲聞參前倚衡之說遂棄舊



千石以及州邑長不得大有造於吾民可用深歎非直一渡然也今天下蒿目思濟以才朝廟封疆之臣有如沈侯者用誠心以抒曲畫有如李侯者用和衷以勸成勞可毋厘至尊憂易之中孚曰利涉大川傳曰中孚信也沈侯以之矣同人亦曰利涉大川傳曰同人親也李侯以之矣則及今以求濟川出險作國家舟楫者舍二侯誰歸父老唐雅輩謀壽諸石索言於小子夫二侯以誠且和計瑞邑舉如飛雲卽他日計天下舉如瑞小子當有言若夫童白徒負肩摩踵接式歌且舞二侯碑矣奚石爲

寶香山志

明林培厚

東甌雁蕩山水甲東南然皆層巒複嶂蜿蜒起伏綿互數十里非有勝情而兼有濟勝之具者不能得此曰真面目其城市山林則莫如江心寺東西兩浮屠矗立霄漢狀如巨艦簸搖於水晶宮中頗不異金山而又無褻糧蠟屐之勞然四面環江遊者必羸舟始可登或猝遇風濤輒興盡而返亦非几杖間物也寶香去我鄉里許視雁蕩不啻拳石而面江背郭實具江心天塹之險東南沃野十餘頃春夏之交菜花縵發一望如黃雲遍野秧針麥浪相映成趣長江千里月明如畫遙望雪城數十仞起海門經東山折入飛雲雷轟電捲直奔大小港

雖枚叔廣陵之觀何以過此冬則寒江雪霽四山盡白估帆漁唱若滅若沒於沙州叢葦中爾時詩思當不減灞橋驢子背上而志乘所載僅寥寥數語余幸生長是鄉與茲山有夙契又嘗讀書山中松風江瀨目遇而耳得之者詳闕而不志恐山靈笑人寂寞也長日無事聊撮其大略如左以俟好事者蒐採焉

寶香山崛起平地雙峯峭壁東環小浦南臨平野明卓忠貞公嘗讀書於此緣僻處鄉販遊殷罕至而新舊郡縣志率皆收載豈非地以人傳歟志稱其三面臨江今惟西北一帶江流滌繞昔人謂陵谷變遷猶信

山有雙峯峙宋大平興國間建乾隆庚寅年僧某易而新之制頗宏敞前五楹供彌勒韋陀像後七楹供釋迦大士及迦藍諸神像皆雇江西匠以樟木爲之琢鏤精巧金碧煥然兩廊左右懸鐘鼓各一其東偏爲香積廚寺在兩峯之間故曰雙峯練以周垣垣外雜植芭竹梵唄一發清風籟然惜竹上爲白鷺所巢千百成羣飛鳴嘈雜至人語不可辨余嘗讀書寺中夜半聞啓戶聲輒驚起嘖嘖江天外又有若老人咳且笑於山谷中者曰踏樹鷓狀似鷺而無絲褐尾短脛遺糞汚竹木尤可厭惡寺僧百計驅之不能去相傳寺山故多鷺常棲宿二

古樹上後樹為賈胡購去臨行以所餘木屑授僧曰此香屑也燕之當有異僧即以少許投爐中果有異香自爐中出微煙縷縷皆融結作鷲形變滅萬狀寺僧相顧惋愕因名其山曰寶香山寺名仍之然此亦荒唐不足信也寺前峯頂有浮屠故址不知何代所建聞初造時鄉多火災故毀之或云為颶風所圯今遺巖猶有存者

卓忠貞公碑在寺西廂相傳忠貞公讀書寺內夜歸省母迷失道遇道遙翁贈黑虎騎歸碑刻明萬曆戊申年提學陳如霖建鐫明卓忠貞公讀書處八字向豎某所乾隆中寺僧改創殿宇使役夫舁置西廂房跌沒入土碎身屹立尙丈許字體端嚴蒼勁凜凜有生氣

寺東兩峰之間有地廣二畝餘前瞰陡門浦風帆沙鳥隨在豔綴遙望龍山佳氣鬱鬱葱蔥來自天際兩傍玉篆森立林木如圖畫掩映岩壁皆秀絕作龍虎環拱狀寶為此山最勝處余嘗偕同志往遊欲釀金構數楹其中祀卓忠貞公像并鐫其詩文於石壁上以志不朽後訪知寺僧祖龕所在卒不果

距寺右平地三丈許為內港每當潮漲落際白石齒齒高下林立衝湍迴洑瀉流而下山上松濤謖謖與水漱聶聲相和石傍蠅房壘壘如苔蘚作蒼白色渡舟順流而下輒迴舵避

之恐觸石碎裂故也

寺東有古井一不知何年所涪深不可測井去江纔數丈色清味淡與他山水無異彷彿金山中冷泉惜不其甘冽寺僧烹茶供客者率取之黃庵山上井

由井北山麓盤曲而上徑信仄纒可通人竹木蒼蔚深夏卓午不見日躡石磴數十級豁然開朗江山城郭歷歷在目山背空坦如平地方數十畝中攝營棚三楹明洪武間倭寇竊發信國公湯和奉命巡視口口按此下有有開句或係明題二字

先宮詹畫記

清林從炯

嘉慶壬申夏從炯館天津石農師署同歲生潘雲留留令慶雲以書幣招校童子卷既竣事投轄十日訪其地之鄉前輩得識劉可亭廣恕比部獲觀家宮詹公所作畫生絹一幅徑二丈廣半之寫林木竹石煙雲飛瀑溪橋亭屋及山水人物墨痕款薄絹素奪目畫右署雲居和尚原名某印大學士章是故明宏光以後筆墨也急求之請以他畫易諾而為其戚崔曉林所阻不得歸宮詹名增志字任先炯曾大父行也生平持氣節不屑屑於利達明季起家翰林洊至宮保家三世孀居見世亂乞養歸構大隱廬以居宏光末以枚卜召往不及見

間道走四明山捨身天童寺名法幢別字雲居國朝詔入朝不起後結剎東嘉頭陀山下有曾乃願瑞屏先生者遁爲江心僧來受戒拄杖斃之卒以緇衣終故著作無一存者炯距公已三世幼居里門求片紙隻字不可得從族黨長者問公著述僉曰無僅於志乘中讀書懷詩四律及悼卓侍郎詩并序跋各一首然皆非手蹟大抵鼎革後零縑斷帙散失殆盡矣今飢驅四千五百里外因京師而至析津因析津而至無棣因無棣而交此邦之賢士大夫偶於欲去未去之際得睹先人手澤此亦聞見之巧乎抑宮詹生前遭世喪亂以功名掩詩文以詩文掩書畫欲子孫一見而傳述之乎不然則尙許從炯爲讀書種子不忍埋沒先世之一字一句欲珠還積合耶乃見之終不能歸之誰之咎也昔唐太宗命御史取蘭亭三十日而報命從炯不能以智效蕭翼襲入五都之市見三代法物交未深言未篤一旦欲攫之而走且告之曰吾家之寶吾返之矣其即不疑我於盜將謂此必下和之璧是非十五城不能易者於是始瓦礫之繼金玉之終且鼎卣之不欲人間見之是重貽之辱也何不智若此也雖然天下之美一人好之執若天下共好之祖宗之美子孫守之執若海內共守之炯之不釋於懷必有識其不達者顧安知劉氏子不仍作壁上觀其亦烏能如從炯之馨香俎豆以之也風雨無聊捧硯欲泣因濡筆以識

先大著公墓碑記

清項傳霖

國家於古帝王聖賢大儒忠節名臣之祠墓例令有司修理飭護歲終上其冊禮工二部典至重也而職品自一品以達於庶人塋地步著爲定制先大著公在宋爲館閣侍從又有高節爲名賢揆諸令典宜在保護而其子姓頗不能自守墟墓非特嫡裔之罪凡在族從亦與有責焉公諱模字子範別號南荃宋開禧甲子鄉貢乙丑登狀元毛自知榜進士第譜載其歷官太常寺等官出知邵武軍德府除著作郎官授景獻太子府教授積階中大夫祕書省大著致仕恩贈通議大夫爵瑞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不知所謂學官者何官太常寺亦不言何官第以晉有大著作之稱遂稱公官爲祕書省大著然以爲官稱則可以之敘官階則不可况已言除著作郎不又復出耶蓋譜牒久遠展轉傳寫謬誤滋多陳揆南宋館閣錄謂公以淳祐四年八月以國子博士兼獻府教授除祕書郎八年十一月以提舉台州崇道觀除著作佐郎九年四月兼景獻府教授十一月除著作郎書只記館閣遷除不及他歷官而所得謂博士提舉已足補譜闕至譜之官稱脫僞尤顯見殆曾官講讀耳以周湖忠烈廟

碑證之公實以著作郎兼侍讀公生淳熙甲辰卒寶祐丙辰年遺諭祭以諭章攷之男爵非死後進贈與進階皆當在致仕後譜稱公生平儉素自持通國有項佛之稱然余觀薛嵎雪泉集有挽頂大著詩恥爲恩門屈寧辭御史選力陳歸老疏自盡讀書年公之風節峻異此詩略發之僅以廉約純厚稱未爲悉其行詣初同郡張闡爲祕書郎奏檜以薦台使必先諭之意嘗謂闡祕書久治欲以台中相處闡謝曰丞相見知得老死祕書幸矣檜然竟罷之公時代稍後事正相同真郡邑美談而譜牒家乘不載其行事六百餘年後乃得從單詞片什據以表德可慨也已公墓在來暮鄉戴舉堪與家謂其形勝覬覦日多後人不識愛護轉煽於利筮之四旁竟成叢冢一坏之土何堪逼處聞數十載前侵墓者至移其家今修墓溶土得城石乃在余穴前偏右八尺往歲復有窺伺墓下將築葬而益壘土恐公墓不盡行泯夷不止亟約族人請禁於官復念公父中奉公任碩人子公載亦葬戴舉繼配吳碩人子順翁葬湖嶺今皆不識葬所獨公墓附朱碩人僅幸存危矣固獨任修葺費夫鄉里先哲仕宦遺愛流寓名賢千百世下聞風者猶興起思慕爲建祠起墓况後人於先世名德可坐視墳墓淪廢不一發心而猶存矜域之私以爲非嫡祖可姑恕置是凡有心扶世教表章先

賢益爲贅舉徒多費事然乎否乎墓丁既竣伐石記事聊以表公德也道光戊申十一月南  
至記

尺硯樓記

清 周國琛

樓之以尺硯名曷昉乎予年二十七有故家子懷硯求售硯大盈尺厚四寸色黝而瑩綴而理扣之鏗然與之直而受之識者曰此龍尾上村也含津益墨其實之越予買舍得樓置而舍請樓爰顏其樓曰尺硯樓泊予中年文采之聲不出于里巷由是謝遊厭衢市斯夕託  
畫詩歌藻績之業以自娛每有所作則自署曰尺硯樓主人飲於斯飲於斯偃息恒於斯樓之外光風霽月泓然其曠也樓之中塵尾鴨爐穆然其靜也暇而呼其家人孺子管絃互作雅俗相勦捶硯而歌曰不律誤人踰屢磨我唯石大夫可與終古又歌曰陸處兮宜於舟市隱兮宜於樓吾抱石而遊兮有容膝之寬裘與盡而息僮僕皆下而樓中之硯頃刻不暫離嗟乎世之高堂大廈封殖金玉者比比矣百計而得之自以爲百世之業也一朝不諱後人驕奢淫佚拱手易主至或磨爲榛墟硯乎何有硯我爲之自人者也噫此硯者其祖父未始不菟羅致之什襲藏之把玩珍之豈曾有吾樓之石在其意表耶硯非磐石之不移也樓非瑞安文徵卷四內編四 二十八 瑞安縣志



天柱之不傾也吾不能濯之於德淵吾不能封之於義壑便是樓閣其中牢其外與天地相終始安知吾視之不爲鄰鄔之鼎而吾樓之非傳舍也然而此數也吾焉得知之而違恤之改建育嬰堂記

清孫衣言

我邑舊有仁壽院以養孤老殘廢而獨無育嬰之堂蓋缺典也城東北隅有堂曰慧福故比邱尼菴也同治間尼或行不謹里人謀逐之時予仲弟方家居爲言之邑令彭公改爲育嬰之所復爲集資捐田以爲堂之經用又與予各施以田五畝而擇邑士之謹愿者董其事菴故狹小既改爲育嬰逾十年未嘗加修葺日益壞董事者謀改建以無力弗能決也今年春予爲次男卜築河上坤南正直堂乃謀別購地以易堂而隔河東北城下有棄地逾二畝土人謂之楊衙相傳明初楊布政故居然無可考葺久矣有舊屋數間猶楊氏後人居之地縱廣皆二十餘丈視舊堂基爲大眾董欲得以建堂而予爲任其地價及土木傭雇之費益以輕租田十畝具其事以聞於縣既復請去其旁確以錢界治確者徙之他所復欲得楊氏屋以爲堂之外舍其田十畝復請給錢自置便利地予一切諾之而未及達於縣也凡予之經營斯堂買地之價爲錢一百千徒確爲錢一百五十千有奇買田之價爲錢八十千土木傭

雇爲錢二百千有奇總爲錢五百餘千而它雜費及楊氏屋不與焉其已聞於官者皆有案可考未聞於官者不具於案異時屋與確地之屬堂與否田十畝之能增置與否董事者爲之子不復問也議既定遂擇日遷堂以六月某日始工而以七月某日訖工凡堂所故有悉復其舊而新屋四間丹白師明繚垣完固堂於是煥然改觀矣蓋昔者先王之慮民也養老恤孤政常並舉而無所謂育嬰誠以謂之嬰則必非無父母者也有父母則父母固能育之矣官何爲而爲之育也後世教衰道微仁愛之風熄殘忍之俗成民乃有不嬰其子者官弗爲之育則民之生隘矣故育嬰之政著爲令甲自天子之都至於下州僻縣無不有之然則堂之育嬰蓋爲溺子女者設也然人之溺其子女非皆力不能養也固有豐衣食而自殘所生者矣此非堂所能爲也堂所能爲唯其力不能養不得已而棄者耳然而人之恆情視他人子與視其子其愛不能強而同也今之在堂餽兒者大抵舍其子以養他人之子者耳否則養他人之子以兼贖其子者耳此其心力固不能專且盡矣而治堂之事者又或餽廩之不足供支之不時衣服藥餌之不備甚則上蒸下溼汎除弗絮穢惡鬱騰疢癘乃生而兒之危於飢寒疾病者十且五六矣故無堂以育嬰其力不足而不能養者固不免於棄矣力

雖不足而猶不忍於不養者固自在父母之側也今爲堂以爲之招力不能養者旣悉以聽之堂力雖不足而猶不忍不養者以堂爲能養也復一切委之於堂則有堂而殺人之多反不如無堂而殺人之少矣故夫堂之設誠爲不忍人之政必有不忍人之心以行之而後其政不至於殺人予自僑居城北與堂爲隣間取堂中兒視之則枯羸如腊與人家兒絕異此無他嬰固不易育而育之又非其父母固與棄之無甚異也然則爲之奈何曰亦恃有不忍人之心而已不忍人之心奈何曰餼廩必足供支必時汛除必絮衣服藥餌必具而又不時省視賞其勤者去其慢者盡吾心之所能爲以求嬰兒之生而一無所利焉庶乎其可也予故敝堂之所由遷復推朝廷立法之意爲之丁寧其辭以爲知堂事者戒且補官所未備云

光緒戊子八月幾望邵嶼寓廬

論善放生池記

清孫衣言

放生之事出於佛家言而物之不可妄殺則見於孔子孟子之說及經傳諸史不可勝舉蓋佛之言多出於吾儒以爲佛而惡之而以爲儒者所不必爲非也以爲佛而好之而不知儒者別自有理亦非也集雲山之水由北水門入城過西河橋而東流過予所居屋後又過宋

都橋迤東抵城下折而南流至東水門復受城外之水浮爲大池謂之虞池虞池者所以虞意外也水特深廣雖久旱不竭而予所居至東城其流僅一線歲久瓦礫壘壘不復通舟矣予始歸里里人以爲言卽出錢三十萬備而疏之於其折而南也濬爲方潭潭長十丈寬五丈深二丈有奇而城下有民屋旁舍斗出河上河猶狹不通舟今年春購民屋移其旁舍於西舟行始利而恨潭尙小不足以儲水乃復以錢六萬備而濬之以接於舊潭其廣輪視舊潭加三之一於是城東之東北隅水始聚矣吾邑之人好持齋奉佛時時買魚鼈生物放之吾家婦女或效之以爲佛家言也而得生物輒瘞之城外河河患迂遠乃以此潭爲之命曰詒善放生之池使里之人及吾家婦女放爲生之舉樹碑以表之且爲之約曰無穢汚無網罟好生之道也或曰放魚鼈此潭任其所之則人將取之盍爲之閘以圍之予曰爲之閘則不能行舟利于物而妨於人非儒之道也昔者湯之漁而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者入吾網今放之於此欲其生也其或他徙則所謂不用命者也於放者何恨焉此又儒者之言也且夫放生愛物也物猶愛之則於兄弟族人何如也於隣里鄉黨與夫飢寒疾痛之無告者何如也此之不可不思也魚鼈之類姑盡吾心而稍闢略焉其可也此又儒者之理也

是為記丙戌八月

放翁生日燕客記

潘孫衣言

吾邑邑令之署有宋詩人陸務觀之祠而其亭曰放翁之亭池曰放翁之池不知何自始也今年十月十七日放翁之生日錢侯子奇集同志二十人設祭於祠中取放翁瑞安江詩二十言人得其一言以為詩而余復為之記曰放翁在宋非有瑰奇絕異之行高爵顯位蓋世之功名以自震耀于流俗而乃區區以詩人聞然當放翁在時其詩已大行暴著至後世學者尤往往喜稱放翁以比唐之杜子美韓退之宋之蘇子瞻豈不以其文詞之美哉然放翁非徒文詞而已當其浮沉幕府屢起屢躓國家之事未嘗與聞而放翁惓惓君國常以復仇雪恥為心雖當時大臣將相有輩中之貧者或徒陰拱坐視而放翁於流離奔走之中疾痛號呼慷慨悲憤老死而不能釋然則其忠義之氣發為文詞固足以垂世而不朽也至於山川名勝生平足跡所及不過一經行之偶未嘗有為政德澤被於人人而亦若有流風餘思之存如所謂放翁之祠邑之人今猶不能忘以是知文章之所託者久而人之所以不朽誠貴其能自樹立也而我與侯生數百年之後猶相與追慕放翁之風而與諸君子詩歌宴樂

以為放翁一日之歡雖其同時輩流游處之盛疑未有以過又以歎文學之士感人如此况於賢豪君子之有功當世者哉夫瑞安為邑以來官斯土者奚翅數百人然名績可紀者曠不數見而放翁以羈旅之客道途之間獨令人不忘如是則侯之為此舉豈徒以慕悅古人而已其必有厚自樹立以為可以不朽者而吾徒之與於斯會亦當觀感奮發思為後世之計而無徒以為文學燕游之樂也庚申仲冬

演下村居記

潘孫衣言

由邑西門以舟沂江西北行盡二十五里至程頭山程頭亦謂之澄頭山蜿蜒自北來而其勢若下注於江所謂浮龜之山也夾浮龜東北行六十里盡於北高山皆為邑之二十五都二十五都小村落二十餘其南皆俯江而西北皆以北高山為望其鄉曰集善之鄉而余所居曰潘球其里曰茂德里里之小村落五曰上溪曰寺前曰池塘曰大路山南而余居之村曰演下郡縣志無潘球而有潘岱山潘岱山蓋即北高山也然今里人皆自稱潘球以土堰水謂之埭余村之溪發源於北高山之東北陞曰吳輿而南抵浮龜之山以入江其地始高而漸低並溪以北多山田非溪無以溉當時或為埭以蓄水而有潘氏者始為之故有潘埭

之名今惟溪之上流一埭尙存而潘氏無聞矣然攷於余之家傳稱始祖諱惟睦自閩長溪遷瑞之盤谷遂稱盤谷孫氏則又謂之盤谷而今里人間自稱蟠溪潘之與盤與蟠或以音近訛而所謂盤谷者蓋以山谷繚曲名而圖志不詳可恨也魚塘上溪見於志而又無演下之名演下之爲村廣輪不能二里南帶以南溪溪之南有小山起平原自東而西如虎踞地尻特高而頭垂以伏者曰龍山余曾祖之墓在焉村之南盡於此而西北盡於余居之後山後山者北高山之支山也山由寺前來而西南盡於魚塘之西連岡曼嶂東西相倚而余居之後山端然居中隆起而中凹卒凸出以圍如人坐而坦巨腹腹左右夾以澗遇大雨則奔深如雷雨止亦止而山獨多松四時蔚然南溪者發源於北高山之東北陞曰吳輿者也吳輿之水分爲二其一爲余村之南溪其一西出寺前流於余居之山後復折而東至魚塘之南與余村之溪合流以入江而南溪之水至余村又別爲小溪折而西以繞余村之右而其委亦與魚塘之水合蓋余村之居者東北皆阻山如依於人之懷中其西南山漸開而水實交錯抱之水之交處里人積沙石爲巨阜隆隆然種松於其上以爲村之外屏命之曰沙洲演下之名不可攷而余村西南皆水匯演者水勢回曲之狀疑其以水名者也而余又聞之諸

老人云始我十世祖宣義府君與弟深以贊雄於鄉爲大廈連楹綿互村中人之道余村者皆由孫氏檐下行故相呼參謂之檐下今遺址及二石門尙存則演下又或爲檐下也北高山由郡城來其西南蓋盡于泰順平陽之境而在集善鄉北界者曰吳輿山雲峯山桃輿山桐溪山由吳輿險山爲我邑之帆游鄉界有河北達郡治南達縣治由雲峯桐溪險山爲永嘉之建牙鄉界有河東北達郡治而由縣治沂江來者舟行十五里折而東北過蓮團山卽見余居之後山而遙望北高山峯巒起伏絡繹奔赴若注平地其高者乃特立天表云

重修帆游橋堤記

潘孫衣言

帆游橋在帆游山麓南爲瑞安而北爲永嘉故曰永瑞橋郡城之水自會昌湖挾三溪以南趨至此河面特寬廣兩岸相去幾里許而橋並東岸起西去山陞尙八十餘丈里人築長堤屬之橋高廣僅逾丈盛夏潦水盈堤上沒蹀行者病之予初自金陵歸與故人戴君美齋謀改築以費鉅不敢動後六年君謂予曰但就舊加葺治費減半予卽畀以錢七十千使更謀之同志者於是葉君璋琮林君書翰項君鳴珂各助以錢費既集君聚磚石召工匠刻期興工自往程督之日晨出西歸時方盛夏或暴行烈日中先是太守試文章君長子思爲瑞安

第一凡童試郡縣榜首學使者按臨卽補弟子員無却退者予謂君須恩畢試事無自苦君不爲止也未兩月果染暑疾輾轉益侵病中夢囈皆指畫堤事疾既革來視君者或謂恩未及院試可惜君笑曰兒無負我矣果不及試亦命也但願恩促完堤遂卒光緒己丑九月一日也年甫六十五恩亦賢能繼君志間一月堤成於是雖大水不能漫堤人往來堤上咨嗟太息言戴君而君不及見矣君字美齋居下墩去橋西南二里所皆戴氏君性孝友善事母母年九十餘從容笑語侍母側不忍一日離居伯季間翁如也君自先世以農田起家至君兄弟少時猶未能讀書其後漸饒乃皆納貢大學君三子既長皆令就塾孫五人兄弟之子及諸孫又十餘人皆令延師教之比屋誦讀聲相聞戴氏遂爲士族恩雖以君故未給衣頂而其從弟李竟以是歲游庠戴氏自此有學籍人以爲脩堤之報也予既賴其力完堤嘗謂其事於友友曰君所見止此堤耳戴君他事皆如此凡近戴君居知戴君有事就君謀苟謂可行許諾輒殫竭心力務曲折盡善勝於其自爲也然則子之所以用君已齎矣初子與君謀脩堤因以幹實倚君然使瞻顧利便者爲之少淹緩旬月未爲玩幸也君重受子託且利害在一鄉不避勞苦冒熱竟以致疾卒予以是愧君及聞君臨絕時語則君又知命者也予之愧君彌其故爲之記以附見君之生平云光緒辛卯十月

寶香書院碑記

潘孫鏘鳴

寶香山者前明卓忠貞公讀書處也公以精忠大節照耀霄壤雖在婦孺負販無不能舉其姓名相傳讀書山寺時昏夜歸省有風雨騎虎之異卽此地也舊於寺側築室三楹供公粟主爨於咸豐寇亂獨萬歷雷提學使者陳公大綬所書碑尙在榛莽間吾邑出郭門渡江而南爲鄉四爲都二十嘉慶十年建萃英書院於卓輿山麓今圯矣於是四鄉之士謀復書院皆曰莫如寶香宜且公昔嘗讀書於此今卽祀公於堂以興學者不亦可乎遂集賞鳩工請於邑侯彭公以萃英遺田若干畝入焉籍其租稅以爲學徒膏火經始於光緒丁丑逾歲告成爲堂五楹旁翼以樓可以誦誦堂後枕山有泉瀏然以清可漱可汲堂前餘地深廣十餘丈可以增置齋廊綠垣四周庖滷皆具是歲六月同人集諸生於斯延子開講旣行釋菜禮乃進諸生而告之曰古之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鄭康成釋禮以爲國無先聖先師則釋奠者當與鄰國合有國故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自奠之不合也蓋謂耳耳所接淵源所漸取法尤貴乎近也以四鄉之士而

求先師孰有過於卓公者乎且夫學之爲道亦學爲人子爲人臣而已忠孝如卓公非所謂人倫之至者乎顧史稱公於天官地輿律歷兵家無不博究而舊志言公尤達於性理有書十卷發明周子邵子之說然則公之爲學可謂博大而精微矣由是言之精忠大節照耀霄壤者雖天性固然亦其學有以充之也雖遺書無存而卽公之事可以窺公之學况乎四鄰之士去公之世未遠也去公之居甚近也登斯堂者果能志公之志學公之學公之靈爽必將顧而樂之而苟稍自菲薄豈不大有愧於公之鄉人哉諸生唯唯而退遂書以爲記其有功於斯役者列於碑陰光緒己卯九月

邱節母祠碑記

清孫鏘鳴

嘗觀孝子之於其親也手澤口澤之所存每什襲而珍視之蓋孝思之義宜如是也至若先人之室廬我祖若考經營堂構於茲有年矣所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者蓋又有年矣百歲之後魂魄猶當戀此豈區區手口之澤哉此邱君翼臣茂才改宅爲祠之所由來歟宅爲茂才祖母曹氏所居曹固節婦也少寡撫孤成立時曾祖姑尙在堂年老且病日侍湯藥不能頃刻離所生母林又老貧乏嗣自度女紅所入不足供兩家甘旨乃糴粟舂米躬操

井臼丁丁之聲入夜未息其艱難困苦之境非人所能堪而節母處之坦然數十年如一日又擇母家之族子爲母嗣蓋兩家姑母之喪葬子孫之婚娶皆躬任之操作勤苦積有餘資乃陰行善事採四時草木可爲方藥者以濟人凡有益於人之事罔不爲年七十五卒先期集親戚與訣別逾夕溘然而逝香聞一室時同治元年也卒後二年翼臣旋遊庠自是子孫蕃衍衣冠累葉門祚鼎盛甲於鄉初邱氏祖居南岸十四都文德里今宅在城中申明亭里則曹氏所自置也翼臣因以卽宅作祠屬予爲記予曰噫節母撫孤之時豈知他日門祚子孫之興如是乎至性所發出於不容自己成敗利害不及計焉卒之百折不撓有以行其志而昌厥後誰謂彼蒼報施之理無足憑耶余旣嘉母之節又以見茂才父子拳拳於先人之堂構孝思不匱洵足爲人子孫法也烏可無傳乎是爲記復系以銘銘曰丸丸松柏母節同其貞寒泉井冽母操同其清愴乎如見在戶庭以宅爲祠安先靈子子孫孫歲薦馨更千百年無頽傾後有攷者視此銘

槐龍交翠廬記

清胡調元

余之老屋西偏舊有菜園一畝許爲隙地光緒戊寅余旣受室先君子以所居漸窄乃就園

址增屋三楹爲余兄弟讀書之所未幾余又授徒於此來學半遠方人日盛月新而是屋遂爲有名書塾屋旁緣以短牆牆外爲鄰家園是園寬亦一畝許中有古槐一株掩映於余屋窗牖間相傳爲數百年物槐形如龍蠱立凌空高莫與並其枝幹縱橫廣闊以四十圍計渾身蒼皮斑剝皆隱隱有鱗甲痕當盛夏時驕陽蔽空濃陰羣鳥集其顛鳴蟬集於側一遇微風動颺涼氣拂拂從樹間出遂有鶻聲啞啞蟬聲嘈雜以諸弟子書聲琅琅恍乎絃管橫陳笙簫交作余每據胡床伏枕聽之自謂此樂誠不減羲皇以上人也客有精形家言者以此樹生機暢茂必蔭吾家余方謂乞鄰而與即所得亦復幾何姑一笑置之迨庚寅冬鄰人以是園并屋出售適余歷年館穀所贖小有積蓄遂以二百餘緡購得之自是園與屋皆爲余有先君子喜甚援宋之王氏手植三槐於庭其子孫相繼以興常與家中人娓娓言之越明年辛卯余舉於鄉甲午復登第旋即赴官江蘇又五年余以先君子棄養始歸先慈亦繼逝家居鬱鬱六年既無力建築室廬每對斯槐不勝桓司馬婆娑之感泊余服闋返蘇連箱金壇寶山各縣纂存任實缺又六年兒子輩在家謀築室既就前售鄰人之園屋爲基然猶不足臨時又購一鄰屋至是地已擴充可造洋樓一座惟以是槐盤据其中形模稍小

不能寬博有餘乃以書來定去留余誠以槐旣蔭吾家已久曷忍去諸兒輩始從之是屋即於辛亥春興工至冬杪落成余先於是秋以光復去官歲暮回里又明年乃與仲弟析居以先人舊廬悉歸仲弟而余遷居是屋其與舊廬分東西頭即以是槐爲之界左潑右泐樹色自如於是家人索題額余取東坡風動槐龍舞交翠之句遂以名廬復揭一額分貽仲弟令其標置舊書塾以誌不忘所謂交翠者何即兄弟交相得之義也憶槐爲數百年物其自始迄今不知閱歷人幾許即如入吾家後必遲之二十餘年始有此煥然改觀之一日謂槐爲無知歟何以不歸之他人而留爲余有謂槐爲有知歟何以是屋甫落成而余即去官凡此已過未來事即再質諸形家者言其亦在可驗不可驗間余旣退守斯廬日與仲弟白頭相對方假此爲哦松然則將何以慰槐亦惟兩家子弟毋忘先君子所言能於此相繼以興則又受槐之餘蔭多矣是不可不爲之記

瑞安文廟創置樂器記

清 洪炳文

國家右文稽古重道尊師祀典之隆遠邁前代乾隆八年欽頒禮樂器具及中和韶樂於各省州縣并敕所司撰定樂章及樂舞譜刊行以示法則典至隆也儀至備也吾邑志乘所載

文廟禮樂器具屆今已近百年學署庋藏什不存一每逢釋奠之日燈燭寥落昏黑不辨人樂生四五倉猝徵歌三獻未終輒行撤樂簡陋草率殊不足以昭誠敬識者惡焉竊惟二氏尊崇其師遠過吾儒浮屠祠宇金碧爛然近景教流行中國禮拜堂屢益復宏侈而獨我大成至聖之廟每年丁祭而外無從而瞻禮之者無怪蚩蚩愚氓日趨異域之教轉相誇耀歟昔嘗有志創辦而未逮也壬辰春間因修文廟工竣并將舊存應鼓祝故重加漆髹是年秋與同志相商具啓募捐並蒙蘇邑尊捐廉爲助乃至平邑學署假諸樂器裝運回里爰命梓人製琴瑟蕭師製篪篥陶人範壘磬鼓人冒搏拊凡一切應辦之器各按譜令匠仿造尺寸修短均如之惟編鐘及琴瑟之弦笙竿之屬匠人不能製乃與許君仲笙孝廉項君滌秋上舍至蘇定鑄編鐘八口笙竿弦索則購之杭垣於是樂器皆備尙乏石磬暫範磚以爲用又創置廠架欄楯簋地臺廳旌鼓書燈架匾對燈樂章燈之類凡鐘磬琴瑟蕭管壘篥搏拊用時皆有架盛時皆有橫闕昌黎伯祠爲庋存之地加鎖鑰焉善後諸事如稟請撥庫串之錢以爲常年經費及重置廠架許君之力焉計經營添置歷十年而始稱完備蓋創造若是之難也演習之始則在癸巳新正距春祭時已先一月而樂章字譜始定音律高下始調

節奏疾徐始協善初學又若是之難也自是之後每年祭前數日習樂諸生四十餘人齊集演所奏樂發音皆能純熟僉曰聲律已調整齊劃一至如前日之奪倫矣初次丁祭會樂之日觀者不下數百人皆嘖嘖稱盛事所有經費均出自同人醜資慮其不可久也因向縣具稟存案請給胙肉與開支小費皆得准僉曰如是可以每歲舉行不至如前日之支絀矣習樂諸生大都少年子弟平日未必能循禮法一至殿廷莫不肅然改容執事惟謹因嘆聖人禮樂之澤入人之深無智愚賢不肖皆有以生其觀感也又惜庠序中極可以造就人才而六藝之教未能切實講求行之於今日也世變日亟古道淪亡凡三代先聖遺制僅賴巽宮之地以存千百於什一則禮樂之器不猶是告朔餼羊之遺意歟若夫斟酌美善以垂久遠誠有望於後之君子光緒辛丑長至後五日

### 大成樂賦

元高明

尼山降神麟被告祥表盛德於萬世垂休聲於百代悵丹書之已遠懷素王而不忘宜大成之嘉樂昭德音之洋洋夫其金鐘初宣球磬終鳴合琴匏之雅韻畜埙篥之和聲後合樂以齊奏先工歌之間升燦始終之條理非一音之小成象盛德之咸備豈一善之能名至若穆



穆廟堂几筵既陳豆籩靜嘉盛茲芬爍晰晰以在庭夜迢迢以向晨聆控揭之迭奏喜絲簧之遠聞是乃秩秩其倫嗶嗶其音鏗乎若衛之磬冷然若杏壇之琴若曾黜之悠然而問歌類闕唯之亂淵乎其幽深感餘韻之未終懷洙泗而沈吟嗟夫咸池不歌雲門已息况女樂之歸已納而雍徹之僭未革雖雅頌之得所嗟陽襄之屏跡遂乃斥鄭聲以告法託虞韶以垂則嘆夫人兮莫我知匪顏氏其孰能識故嫩如繹如之訓僅語之太師而金石絲竹之音徒聞於舊宅嗟聖人之道不獲見於制作而聞其樂者猶足以想像其大成之德彼夷惠於伊尹雖制行之造極猶一音之特奏固與大成者殊途而異域也猗歟盛哉時文教弘施繁爾多士際茲休期瞻孔廟之翼翼本治化之熙熙聆斯音者必知金聲玉振之序會於心者必為始終條理之思豈徒習其音節若瞶瞶之所為者哉歌曰於穆兮辟雍肅清祀兮吾將從甫蘋藻兮荐芳撫琴瑟兮鼓鐘樂奏兮備舉工歌兮容與嗶嗶兮厥聲神續紛兮來下尼山兮崇崇石巖巖兮雪溶溶樂之成兮有終猗君子兮思無窮

登西峴山懷古賦

清 洪錦雯

巖巖峭壁何崢嶸今古明月照幾曾涼風徹骨唳鶴警深林障日啼猿鷹懷伊人兮曠世追

芳躅兮曷勝山之陽兮企予望山之巔兮與誰登因慨然問於主人曰吾嘗途經葛井路覓蘇堤訪釣臺兮遺老香賞桃洞兮舊遊暖凡移情於往蹟每奇興於留題或攔筆而舒嘯或奮身兮攀躋抑更有進乎此者吾將騁懷兮東復西主人曰水之深不若山之高降在原不若陟在巘北固則屏幃迴環東岳則雲霞舒卷天台萬八丈別擅繁華鷺嶺幾千層何年履踐固風景之各殊豈勝形之悉辨君果欲遠矚而高瞻試與君探幽於秀峴客乃料量西陸指點山閔西有山兮起伏山向西而往還江峴陘莫知其趣襄岷荆峴香不可攀顧何幸於斯地恍有得於仙寔何必當歌以對酒雅宜著屐而遊山由是攀石徑履幽厓煙雲足攝苔蘚碑措尋舊閣則觀潮垣圯瞰危城則古堞霧靈真人一去紫霞散石井空遺列宿排能不撫今而追昔觸景而興懷吁嗟乎殘月半梭斜陽一鷗弱斷碑殘風淒雨苦點點登燐聲聲杜宇看山色兮為何問山光其孰主峴山之麓叢榛蕪矣峴山之陰擁塵土矣客去山空林疏雲補緬湘君之隱居爰作歌以弔古歌曰蠹蠹兮岡巒蒙蒙兮煙樹吾來兮乘風吾去兮踏霧幾不知前我而登者邈邈難追後我而登者行且住但借尋幽選勝之思聊當山榛隰苔之賦

瑞安文徵卷五 內編五

勸罷鄉賢通譜文 嘉慶志

清陸象震 一

浮屠治喪四誠 嘉慶志

清朱士辰 一

司鐸箴言 鳳海集

清黃體芳 二

新修大名書院碑 寶香山館文集

清林培厚 五

羅氏家廟碑銘 同上

清林培厚 六

新歸墓表 止齋集

宋陳傳良 七

林民達墓誌銘 同上

宋陳傳良 八

林懿仲墓誌銘 同上

宋陳傳良 八

徐武叔墓誌銘 同上

宋陳傳良 九

葉繼道先生墓誌銘 忠貞錄

明卓敬 十

金震湖先生礦志 傳錄本

明林增志 一二

靜齋鍾君壙志銘 鍾氏譜

明胡獻宸 一二

曹先生墓表 滄學齋文集

清孫衣言 一三

梁先生墓表 同上

清孫衣言 一四

陳燃石墓誌銘 陳氏譜

民國池志激 一五

陳栗庵墓誌銘 石刻

民國池志激 一六

許雪航墓誌銘 叔直閣文集

民國林損 一七

陳君樂天墓誌銘 同上

民國林損 一八

烏寶傳 嘉靖志

元高明 一八

虞處士傳 張氏續經樓錄本

明鄭鈞 一九

邱節母事略 節義流芳錄

清蔡慶恒 二〇

謝烈婦傳 顯海集

清孫詒燕 二一

有齋徐公傳 李氏錄本

清李式揆 二二

項麟甫家傳 棟園文鈔

清洪炳文 二四

宋故寶謨閣待制致仕贈通議大夫陳公行述 道光刻本卷首

宋蔡幼學 二五至三十

先仲父侍郎止庵公行述 池日樓文集附錄

清孫詒讓 三〇

棟園主人自述

清洪炳文 三一

節母陳胡氏事狀 辛白文鈔

民國陳懷 三三

烈婦陳何氏事狀 同上

民國陳懷 三四

擬縣志姜立綱傳 鹿氏錄本

民國薛鍾斗 三四

孫星農先生行狀 傳錄本

民國項驥 三五

祭趙彥澤文 橫塘集

宋許景衡 三六

祭令人張氏文 止齋集

宋陳傅良 三六

祭瑞安宰留公弼 同上

宋陳傅良 三七

祭王經國文 同上

宋陳傅良 三七

祭兌光居士林喬年 同上

宋陳傅良 三七

祭林安之 同上

宋陳傅良 三八

祭安鄉侯文 東廟紀略

明李維樾 三八

陳文節公祠落成蔡文懿曹文肅公從祀祝文海日樓文集

清孫鏘鳴 三八

祭曾文正公文遜學文集

清孫衣言 四九

祭林左髓文稽實遺文

清孫詒讓 四〇

奉孫太僕侍郎兩先生祀聖淵書院祭文鮮庵遺文

清黃紹箕 四〇

祭黃夫人文傳錄本

清洪錦標 四一

祭林祁生文補學齋文鈔

民國胡調元 四二

陸韜厂哀辭韜厂蹈海錄

民國胡調元 四二

祭陳醉石文

民國池志激 四三

瑞安文徵卷五

內篇五

勸罷鄉賢通譜文

清陸象震

嘗慨天下之人不能強自振立乃恥世系起于寒微往往附右族託昔賢通譜奉祀之陋習遂相蹈襲而不以為怪於是譜牒備極誇揚非鬼竄於饋祀動曰吾祖秦漢時某官也唐宋時某爵也不則曰某先儒之後也噫異矣昔郭崇韜過子儀之墓謬稱郭氏之裔再拜慟哭而去人咸恥之狄青既貴有持梁公告身畫像詣青以為梁公後也青辭曰青一時遭遇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去人之賢不肖相越豈不遠哉且吾聞之樂卻降為皂隸房杜大壞門牆亦後莫為之繼耳為人後者盍思馭駿之生越七日而超其母乃斤斤於吾祖之不貴且賢也雖貴且賢而吾弗克繩武不亦樂卻房杜之續乎故人生本乎祖明有親也吹律而定姓言有別也吾祖人之祖吾祖必父人之父則謂辱及其先吾尊人之祖必且以為勝吾祖則謂賤其所自出辱先不仁賤親不孝吾思布衣之士雖未能光先業耀家聲苟知自親其親自祖其祖箕裘弗替楛櫛長存猶可無得罪於吾祖吾宗也云爾

浮屠治喪四誠

朱士晟

浮屠治喪司馬溫公關之詳矣而世之人猶深信之者良以禍福之說惑于中而死生之見未能明也彼浮屠者曰爲死者減罪資福使生天堂不入地獄噫人而死矣形朽神散烏親所謂天堂地獄者乎唐盧州刺史李舟有言曰縱有天堂君子升之縱有地獄小人入之爲人子者不以君子視親而以小人視親何若是之愚也且親果積惡於生前浮屠安能道罪於地下邪說誣民無益治喪誠一

農工商賈各有定業浮屠不耕而食不蠶而衣無力役之征免地丁之稅置理亂不聞占人間清福目爲方外人與世相違可耳乃假奉佛之名十方募化建道場之會士女雲集近者朝往暮返遠者借宿僧房傷風敗俗未始不由於此士君子居家切戒婦女不得入寺燒香至親死則延僧誦經禮懺是以所當戒者奉親非仁人孝子之用心也誠二

親死念佛動云報本豈知喪具稱家有亡經曰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朱子云一于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報本孰大于是用浮屠治喪富者兩三晝夜徒從遊觀貧者傾囊倒囊稱貸益之究之積數月之功夫之一炬豈不可笑佛事一畢葬期無日亦有尸骸暴露無從

措置揆厥所由財力既殫於已往遂難補救於後來言念及此能不寒心誠三

尤可憎者男削髮比比邱邱爲誰之名乎女削髮比比邱尼爲誰之字乎隱欲援釋以入儒顯犯聖諱而不避已爲罪大惡極守誠律衲子長齋禮佛尙能靜守清規而墮孽僧執迷不悟飲酒茹葷縱慾偷淫犯極惡戒故韓子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正以浮屠之流弊已極不得不爲痛絕之言也顧或者曰浮屠以寂滅爲宗大旨不外修行二字天堂地獄之說原以勸善而懲惡子何必闢之深而拒之嚴哉余曰卽如爾言亦我輩用浮屠治喪者之誤也不懲勸之于生前而欲於蓋棺之後聽浮屠之轉移禍福抑亦晚矣而况浮屠之萬萬不能轉移禍福尤不待智者自明也爲人子者不能幹盡蓋愆而聽命於浮屠孝子慈孫果如是乎誠四

司鐸箴言

黃體芳

教官之設由來舊矣江南學校至宋而大昌元祐元年詔徐廬宿常等州各置教授自是列郡多有教官元豐間行薦舉學官法從常州胡完夫議也前明蘇州楊孟載教授松江與揚州邱克莊上海全希賢俱以州里上選應有司聘厥後並至大官國初文治稱極盛而學校

教養之法以及鄉國尊師之禮太倉陸氏極言之崑山顧氏又申述之此數先生者皆吳中人傑而其學行言論皆有造於士林然則是邦之任是職者濡染典型可以興矣夫郡邑良有司非不足以化民成俗也然而親士之日少督學使者采風訪善校藝掄才非不與士相容接矣然而時地所限聞見未周末若教官之於是邦師也父兄也其視賢舍諸生徒子弟而朋友也其於有司則羽翼也其於學使則耳目也責望顧不重哉且教官之術業將惟是辨難解惑誘掖士類已乎其必返而爲自課之修抑惟是矩步繩趨墨守古訓已乎其必擴而爲經世之用壯年官此者或擢高第或膺卓薦上而華國下而澤民畢生所爲操守氣節識量經濟胥於是乎裕之若夫窮年篤學神明不衰最書於朝弗就徵辟則與學校之事相始終陶成所及景從響應士之有聲於時者皆曰某學師之教也難以視胡安定之教授蘇湖楊文靖之講學東林何多讓焉由此觀之求志達道惟力所爲而顧可以妄自菲薄乎哉世俗輒謂廣文爲冷官乃其事簡慮深間以雁行變立者賢愚勤惰泊然於己無所與則誠冷矣及至較隄脯之節急身家之圖往往有所薰灼於中而不能自克是何故耶使者視學是邦兩閱寒暑求所謂經明行修足式庠序者固不乏材而特恐習俗移人間有立志不堅

計功謀利之心倍蓰於正誼明道者爲士林所詬病表率之無方考覈之不審使者其何罪之辭爰就教職要指臚爲十條用附規勉之誼名之曰司鐸箴言義不厭嚴辭不厭詳所冀惇師老德鑒諒微悃汲汲焉以正身律物之道交相切劘俾使者得以昕夕承教爲益大矣而如曰爲是說者其殆責躬薄而厚責人也則豈相規之本意哉光緒八年十月識於江陰試署之崇素堂

立品箴

士爲民首坊表攸資皦如白璧慎哉素絲矧衣逢掖獨坐皋比循名實實範世矩時德行道甄言勸威儀有一不檢爲衆所訾忠懷郭憲孝仰孫期清操華嶽高節吳差龜山碩望鹿洞巖規炳在壇席尊逾鼎彝聖朝重道太學垂碑楷模誰任砥礪誰司幹立枝附形隨景隨進修津寄風教網維一登計典卽荷恩施成已成物念茲在茲

課士箴

廣文一官功在誘掖博平講書伊川授易董春鼓徵樂詳杖畫聚沙雨深立門雪尺晚近風微師生誼隔問字辭車談經避席偶爾登堂膜如過客鄭醉誠狂邊眠亦癖名場旣開深廬

斯爾儿盈簿書戶填履履買水持錢

元史尚野云學未有得徒事  
聯漢如買水持錢所得者限

索塗插埴傳習無恒暴寒何益申

明度程研貫經籍成章是裁疑蒙與析如誨子弟靡間斯夕良工勉旃琢磨圭璧

守職箴

教學之道體用相須安定治事廣州政書志原兼善職有分途循分爲正侵官則汙森森國  
憲煌煌聖謨未聞民社遺責師儒時局迭變官常寢淪或籌保甲或董捐輸下徇民望上承  
郡符辭不獲命義當勉圖自非奉檄豈甘濫竽韓門自重偃室母趨咩懲思越聞戒德踰膏  
蘭忌街瓜李防誣屏除塵鞅鞏固經郭匪就清靜是助廉隅

養廉箴

貧乃士常廉爲官計毋卑冷曹實超俗吏廩給雖微天家所賜佐以筆耕足充羹食斯文不  
古以儒爲戲銚菜人嘲籬峇自愧坐此憂貧忘其素位畫諾居奇束修求備察及田廬薑如  
市肆顯已藝尊隱難充類欲岐防閒先明義利疏水亦樂緇袍不伎恥乞酒錢雅登文贊積  
舍冰清講堂月霽羊瘦有名蝶飛無事風示膠庠庶幾正誼

馭下箴

官無大小別蠹爲先奸弊攸伏冷齋亦然備書小吏抱贖窮年亦有胥役是職官傳誰非謀  
食能不言錢風成泄泄漏乃涓涓生徒厝集册籍蟬聯暫多假手久乃侵權發聲警鐸約法  
寒氈毋縱橫索毋任遷延比鄰孔壁負郭顏田出入租稅春秋豆籩躬自督率衆皆潔濁立  
如植木胡文定謂園上蔡入門見史平植立庭  
中如土木偶人蕭然起敬遠塵學焉飲共廉泉清斯弊絕勤乃權專紀綱既肅士望歸焉

宣講箴

六鄉讀法周官創始三老遺民漢治稱美逮我皇朝益恢前軌諭訓萬言智愚一視近自城  
廂遠周鎮市律條並頒朔望無弛分布約正取材耆士教讓懲欺勸勤儉儆師長惠臨士民  
益喜藹若父兄肅如監史講生宜親翼吾杖履塾課宜稽引人砥矢野叟村童里魁亭子類  
有薰蕕分皆桑梓首飭彛倫旁搜方技宣德通情翼臻上理

舉優箴

古者賢能鄉老是與今之茂秀學官以升明經並舉獨行同徵鳳雖文耀驥以德稱使事所  
歷溫卷難憑是資絳帳夙契青冰淵源言民俎豆延陵職在司訓誼應得朋玉成春煦鑒別  
秋激嚴竿膺塵一秉規繩華而不實勸必兼懲莫誇庶子致薄家丞范知富弼郭賞庚乘鍼

由磁引棧與棟承王荆公贈胡安世詩云先收先上旁月積初路雪登校無遺彥文治蒸蒸日上

振劣箴

學以化民患其論矩教無異同材有良窳孺乃業荒拙須勤補病在輕儇釀成狂瞽國課抗延民詞陰主投刺蠅鑽呼盧蜂聚敗節甌如橫財豪取志惑邪途勢凌編戶凡此澆風六弊化雨牒至門牆成之夏楚不變移郊非徒鳴鼓王章可畏聖言敢侮勿徇私請庇諸仁宇勿激宿嫌激為怨府核實密問改行毋拒鍼愚矧頑風聲斯樹

戒嗜箴

堂堂醫序規約宜諳居嚴端坐出禁游談漢仇起常戒晏食不求甘咄哉烟癖毒於酒耽少年枕藉名士咀含鴉塗可醜鮑臭相參突焚危燕繭縛枯蠶為殃孔鉅胡利而貪頗聞函丈間有沉酣畫寢貽諠冬烘等慙煤嗤帳墨汁誤袍藍傳燈若此親炙何堪痼疾須起膏肓必鍼返迷覺路濯垢澄潭詩腸落落書味醴醴願偕同學申令再三

量力箴

儒官之榮齒德皆具及其既衰幡然有悟近聞錢宰明國子監博士錢宰遠推疏傅林泉自娛斗山

同慕我借時賢頗多晚遇戴席方溫馮年易度豆塞耳雷花迷目霧寸晷欠伸尺階窘步例有甄條代運聖諭非闕法嚴良憂職誤漏盡夜行途窮日暮晚節之難昔人所懼矧屬清資尤珍末跡首藉何甘桑榆善護朝旌鄭鄉家傳谷虛知止不殆保吾儒素

新修大名書院碑

林培厚

人才之盛衰關乎氣運要賴在上者有以鼓舞而作興之所謂莫為之前雖美弗彰也大名故魏地舊有書院日元城在郡西南隅創建於明正德十五年觀察劉公秉鑑嘉隆間相繼增葺而上達樓之前巡按行臺寓焉國朝順治初併為節署至康熙辛亥罷後郡守周君時彬始即其地建文昌閣移書院於舊址之東偏易其名曰天雄乾隆癸亥觀察沈君世楓重修之戊寅歲併魏縣入大名移治附郭奏改書院為大名縣署而以城東舊別駕署為天雄書院此即今書院所由昉後雖一修於乾隆癸丑前觀察丁君淮口再修於嘉慶甲子前郡守張君體公而數十年來因陋就簡規制未備又歲久多圯敗都人士之考德而問業者幾無所棲止科名亦稍稍遜於前矣去年秋余奉命備兵大名下車後即書院課生童周覽房舍徘徊者久之退而與太守鐵嶺福君敬謀所以作新者君慨然以創修為己任集城紳



士某等為醜金計且首捐廉俸以倡余與諸寅好亦助成之議既定擇諸生之公勤者鈎稽營度而屬郡博士崔君廷詒董其成鳩工庀材撤舊舍拓而新之悉南向於是庫者崇陜者廣晦者明築房舍七十間視舊物增三之二後為司教廡宇其前為講堂堂之前為文昌閣為月臺為廟門郡嚮無專祠守土者權於此瞻禮焉大門仍額以書院紀實也易天雄曰天名實而古且於文教為宜也旁為堂日瓣香為齋房東南隅為便門其外為照壁繚以周垣巍然翼然軒豁宏敞講肄有其地游息有所一切几榻簾幕庖溝藩涵之屬罔弗備費白金一千日百餘兩經始於道光乙酉春正月至夏五月落成甫訖工俊彥鱗集迺擇其尤者若干人為上舍生優加廩餼日課制舉義令郡博崔君扁試而黜竄之復檄南五州縣率紳士助膏火以資久遠嗚呼賢太守作人造士之心可謂勤且至矣崔君請壘石以為之記余惟書院為育賢儲才之地與學校相表裏古稱衛多君子自蘧伯至子貢閔子諸大賢外若汲長孺毛孝先之風節京房之經術東廣徵谷那律之掩雅劉于儀李邦直之華藻劉忠定之理學皆彪炳天壤輝映後先明中葉後人文蔚起猶甲於畿南宜古今人果不相及與抑天地靈淑之所鬱積有待而後發與曩讀班史循吏傳至文翁之化蜀霸之治潁川輒流連興歎謂大異乎俗吏之所為今太守能鼓舞而作興之也如此又得郡博士為之切劘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諸人士沐浴教澤宜如何踔厲奮發砥行立名以仰企前哲又豈特科名之盛榮閭里而光邦家也哉郡志稱隆慶五年知府永嘉王君叔果加創書院號舍四十餘間選郡邑諸生羣課之一時文風號稱極盛余於王公為後進洩公之故治願瞻甘棠假福君之力以告無罪於鄉先生抑余之厚幸也夫是役也大名令辛君文泚元城令張君金燧大名諭王君苞林司訓張君豐采元城諭邢君天一司訓湯君堃皆與有勞焉例書之以諗來者

羅氏家廟碑銘(代)

林培厚

古人臣服官至三事得立家廟壘石著先人名迹以昭示來葉申詠纏慕權文公所謂晉鐘衛鼎追琢先德不若紀文字於麗牲之碑為詳者此物此志也思學生十三年而失恃壯歲從戎甫十稔又遭先將軍大故然往來秦楚巴蜀間援振甲冑馳突於金鼓鋒鏑之場履危蹈險出萬死一生得階尺寸受知九重備員方鎮今年且五十有六矣豈思舉之力能自致繫先將軍及大夫人積善之慶實陰相之先將軍性嚴毅履方砥節與人交則和若春陽好

善慕義汲汲然常恐不及每謂思舉起家戎旅常明大義致身效忠時舉岳武穆武臣不惜死及馬伏波馬革裹屍之言相實勵其實而思約老而益謙尤恒情所難大夫人慈和淑慎動循禮則無梁肉紈綺之奉而德惠洽於姻黨督子女輩耕織勤習勞苦思所以自立閭里至今猶稱道之先將軍生雍正十一年癸丑六月初九日戌時考終於嘉慶五年庚申二月二十五日戌時壽六十有八以某年月日卜葬於太平廳羅文灞河東祖塋左壬山丙向兼亥子三分太夫人生雍正十一年癸丑十一月初四日亥時卒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四月十五日未時年四十有四以某年月日葬東鄉縣白花坪祖屋墓後子山午向兼丙寅二分嗚呼思舉生也晚先夫大母之淑德懿行豈乎邈矣維仰先將軍暨太夫人鞠育教誨撫思舉兄弟八人女兄弟二人今勵有存者思舉承祚襲訓得以總率戎律勉供職願念數十年來流離坎壈崎嶇戎馬之際孝養缺如幸獲有餘祿以節楹稅奉蘋藻而潛德未耀奚以飭稚昧於長久爰竊取歐陽公瀧岡阡表之義追譔遺迹並葬卒年山向勒諸貞石傳示子若孫用誌思舉風木之痛俾知先德之發祥衍慶爲不可忘也爰繫之銘曰

食報不可期善以爲基爲其所得爲述其可知以永吾孝思

新歸墓表

宋 陳傅良

新歸墓表者爲林氏作也初塘奧先生林介夫葬其考妣於新歸塘奧而盧于旁塘奧在瑞安縣治之北二十里新歸在塘奧西三里由先生而下凡從先生考妣葬新歸者二世於是余乃爲之表吾鄉距京師遠自爲吳越而士未有聞者熙寧元豐間宋興且百年介夫以明經篤行著稱當世以趙清獻公與其子胤景仁所遺詩次其歲月則先生名動京師矣自部使者郡守往往造其廬問起居況如何肯仕否耶先生方婆娑泉石之間作萱堂以養母未暇出也客至斥牀瓦豆具酒斂以延之請與出遊則佳山水無不至而特罕趨郡是時三經新義行天下學者非王氏不道春秋且廢弗講先生少從管師常學師常與孫覺莘老爲經社者也先生故不爲新學以其說竊教授鄉諸生龔原深之嘗以易學行世比見先生乃矍然顧恨識春秋之晚也于是永嘉之學不專趨王氏其後春秋旣爲世禁先生竟不復仕而周公恭叔劉公元承元禮兄弟許公少伊相繼起益務古學名聲益盛而先生居然爲丈人行恭叔之銘沈子正也曰河南程正叔關中呂與叔與介夫同爲世宗師少伊亦云爾且曰非詩書勿談非孔孟勿爲以二公所同尊誦如此然而海內之士知有程呂而先生獨教行

於其鄉人以其所居里稱之不敢以姓氏他無所概見焉豈非其居勢使然歟要之永嘉之師友淵源不曰先生之力哉先生諱石卒於建中靖國元年考諱定妣戴氏三子諱晞顏字幾老晞孟字醇老晞韓早卒幾老醇老皆遊京河從龔氏學醇老一子曰松孫字喬年者最知名喬年有詩易學晚而好尚書其為文雅潔而善道實事最厚陳公少南喬年雅不樂舉進士少南先達復以說春秋獨忌諱流落嶺表以死喬年遂修先生故事保邱墓善風俗自號兌光居士然至感憤為詩每一篇必曰憂邊云紹興之季後進多宦達及言高尚有舊隱典型但曰喬年其所蘊抱人未必盡知之也喬年子仲損字炳之余及識其人恂恂有守能世其家者也喬年以事出每空窮不恤炳之與婦沈服勤米鹽以盡晚歲之懼初堂成士大夫多樂道之者至炳之世子孫事其親如一人謂之萱堂林氏云炳之三子儔載鼎鼎早卒其一人今仲愚也二子斯充著新歸墓先生之下葬其父也以嘉祐母以元符相距四十年後七十有一年為乾道四年十有一月甲申而喬年禱又五年為乾道八年十有二月丁酉而炳之禱凡一百二十有九年而幾老之子壽孫字稚仁孫興祖字慶之醇老少子時可字叔遇孫誠之皆以序從葬墓下云

陳傳良曰元符至今百年間天下亦多故矣自公侯將相五世希不失者有以布衣而燕及其後嗚呼以勢利者如彼以德者如此哉

林民達墓誌銘

陳傳良

民達諱悅姓林氏溫瑞安帆遊人祖考諱伯英考諱植妣孫氏娶程氏享年七十卒於淳熙十年六月癸卯男三人開聞閩女適章絨孫男女八人聞早卒程氏亦先十有四年卒初民達葬程氏於所居里之椒原已而遷茶原遷葬之十有九日而民達卒開以其年十有一月丁酉合窆於茶原而來乞銘銘曰民達善治生嘗為余言少遭父喪一日傭者數十輩立門請所使久不能遣吾內慚於是為條處而且授之日力半而功倍以故益矜奮志亦浸長蓋民達治生以惠為取以華為儉以善忍為斷童僕雞犬養之各得其欲樹木蔬蔬藝之各遂其宜亭榭門巷藩溷井堰治之皆中繩墨也予鄉之言生理者歸焉嗚呼士習為浮辭以干有司之試苟中其度即得為官人予之州縣輒不理更卒搶攘莫能整齊向使不限科目以能見推擇如民達者陳力於世曷可少哉民達余里中人也計天下之大不但如民達者何限然而世常有乏使之患余所以惑也州城之南距瑞安為路七十里土石墊陷行者病溺

更太守數人欲繕宅之重其役不敢起民達慨然夷十里所以為式庶幾富官者見知有氣力者相隨和以自託不朽而亦弗就余讀太史公書至閭里布衣之士有節可以見世而不遇者皆錄勿遺故余之銘民達者如是云

林懿仲墓誌銘

陳傅良

昔者吾黨欲相與言於郡則之鄭景元氏於邑則之林懿仲氏今亡矣余故哭景元不勝哀銘懿仲亦不知哀涕之出也懿仲諱淵叔承事郎文質之子起家致貲累鉅萬而急教子長頤叔字正仲登乾道二年進士第懿仲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而林氏遂儒門懿仲自城南書社從余學或之他則亦就旁舍不去後二十餘年非余宦游時不可相就必其有故不能相就也聞嘗虛所居室東偏江月樓之下集其疇人以待余卒業吾州俗尊重師友前一輩盡學緒幾墜比懿仲二子修故事後一輩趨和之而復知有師待星子主簿闕即不專習舉子一經日自為程以若干晷課某經又若干晷課某史而後誦楚詞晉宋間人詩於詩禮周官家掇取其說間出己意往往與經意合善晚而後詩寢工懿仲才辨治能處事但以其才自見宜官達有聲譽况務學善不矜術善褒譏人短長與之者衆宜益顯况其學未止乎而以慶元元年九月壬辰卒於揚州司戶年五十有二嗟乎於是銘余不特為邑人惜也娶陳氏子四人子習子著子潛子簡一女適陳益崇孫男一人子習以二年十月癸丑葬林岱山來乞銘余嘗為其母夫人朱氏得銘於今煥章閣待制盧陵楊公萬里敘其世已詳銘曰合也者離也成也者虧也必嘗以為慊則必嘗以為悲也孰全而歸蘊而弗施也於吾子何嗟嗟哉時也

徐武叔墓誌銘

陳傅良

余嘗或於太史公以魯仲連鄒陽并為一傳其世相去遠事甚不類言語文章亦不相似也至讀所謂多其在布衣之位談說於當世蓋釋然有感於二子而嘆良史之筆取舍固殊焉夫秦漢之際士之遭時致身者不知其幾人往往無聞以太史公所身親見開封侯桃侯而下卿相數十輩皆略附於申屠嘉後吝不立傳二子特市衣爾他無所概見徒以書一編闕於當世之務相先後百有餘年行事言語不同而牽連書之則古人之不朽誠有不在彼者余以是銘武叔乾道之庚寅辛卯州大飢米斛直五六百錢守丞譚言上且諱人言遇道殣即賜不省衆無與畫此者武叔以書抵行在所之舊言之哀痛也張公欽夫為右司郎得其

書持白丞相虞公并父也詰朝奏事虞公出武叔書袖中爲孝宗誦之孝宗乃勃然變色曰永嘉故樂士奈何使至於此守丞爲誰乎朝罷趣上其名銜即日罷去更用賢守出浙河東郡常平米以贍吾州州人獲免於死亡當時識者頌樂道其事有以都司肯齋人書詣政事堂白之丞相肯袖懷書至榻前奏上上勿問所由來從之不移日可不謂盛時乎而余竊又有感也虞并父相欽夫爲宰士徵武叔殆不得事情於千里之外彼守丞何足道所部官豈無其人皆務自愛惜重於請事武叔書生也枉於場屋志不但已竟以一介之微而動千乘之聽亡尺寸之柄而全閩郡之民嗚呼豈非賢哉武叔死其孤冠來乞銘余故不辭而久不果恐佚其事使武叔之可以不朽者闕焉則愧於子長之誼於是次而銘之武叔諱鉞姓徐氏其先入閩家福之長溪赤岸由赤岸徙溫平陽至高祖始爲萬全鄉尙賢里之族祖諱降父諱凡自謂休休翁與里人作義學延知名士教子弟比武叔家益大交游益好娶嘉慶先生沈東美之女有淑行能治賓客六子冠宏宥容寓定冠進德壽宮賦得試禮部宏中淳熙八年進士科今爲潭州州學教授六女適劉嗣尹太學生吳璞劉儀陳昂鄉貢士沈伯煥一尙幼初沈夫人卒葬於瑞安常口寺之後山武叔年六十有三卒於淳熙十有四年七月

月十有八日以明年二月二十九日合於夫人之兆武叔少穎脫儔伍博讀而豪於文長而慷慨好論時事若州里利病趨義之急然公於臧否至衆辱人慕悅之而亦畏其聞己之過至於羣居賦詩飲酒無少長疎戚輒與傾盡襟度豁然無纖芥疵吝然後知其切磋之意非欲多上人也余習聞之於鄭公景望兄弟間一日有邂逅蕭寺者容貌魁梧偉丈夫也意其爲武叔俄而長桿余曰子陳子歟於是定交以武叔人品晚以慶壽思授承務郎再授承奉郎吾黨甚惜之銘曰

行修而命違志大而力微有子岐岐天意其在斯瞻彼宰木亦既可圍褒大之遲我獨不敢疑

葉繼道先生墓誌銘

明卓敬

洪武歲乙卯臘月繼道先生葉公卒乃孤思永奉先生志舉柩安厝於里之紫華山西谷峯下後十餘年思永與余同官京師以子貴追贈禮部郎中思永因持公行實乞余銘公墓余不克辭按狀公諱葵字叔向號雲泉逸民其先南陽楚縣南頓鄉高貴里人按漢大中大夫諱望者徙居丹陽句容晉蒼梧太守諱儉者再徙括之松陽傳至諱仁捷者仕唐殿前都押

衛避五季亂復徙溫之瑞安郭陽紫華山遂世家焉公會大父諱玉振大父諱貫道考諱堡翁三世皆以孝行聞母汪氏生公於元大德丙午二月十六日幼岐嶷警敏殊異常兒人咸謂世德之祥徵年十八而失怙越三年母汪夫人繼違養二弟一妹猶在提抱中公思厥考遺訓稽古力行揭弟妹卜廬于前州治西覲山下教育之俾成人閉戶十餘年玩索羣籍窮探義理每終日危坐反身求誠超然有得於窮理盡性之要嘗曰子始知道時思周子不除窗草張子聽驢鳴與自家意思一般猶判物我爲二及見得此理真徹上徹下與自家道理觸處皆然方知此是學著明辨工程三十七篇性理粹語易學精微各一卷研精太極陰陽鬼神性命之奧又述濂洛宗派六卷異端辨三十七條括之以理證之以聖賢大學之道治平策略三十四篇所言皆鑿鑿有經濟文各自爲卷有鏡清紀拙隨寓吟稿白石陶咏千餘章序記銘跋雜著若干篇什忠義如宋文丞相鄂武穆皆各序其事而系之以贊晚又作逸民傳未就而公已捐賓客矣公之學以敏爲主以靜養爲工夫反求諸身心而務爲深造體驗故言有根據而文有實用非割襲影響者倫也風度奇偉識見超卓至正初時尙承平公與昆陽趙伯起登峴山慨然曰後數年天下將有變乎吾不能與君復優游如此也故不樂仕進酌古議衣冠之制曰當何如而爲朝服何如而爲官服何如而爲斯民之服至其身之衣冠已自異常人及吾明興改制度如公所擬者居多故趙君送公門人任清之序稱公有先知之明厥配峴山董氏有異母弟幼失怙舅氏臨終以孤託公且令均其資產公惟經紀其家一毫無所取仍以妹歸其孤而厚遣之畢二弟婚尤盡友愛至正庚寅山盜海寇表裏猖獗乃揭家選地南塘十餘年志行益明不爲憂患所移丁酉始徙寓鹿城六月晦大風雨壞民居數萬間公寓亦壞永嘉林鶴舟雅志好士明日歷晴諸縉紳皆有所不堪惟公撥拾遺編風雨中從容自若林退謂人曰吾見葉先生真有道者氣象非他人可及也每出城市經遊邱壑時人爭先快靚咸以神仙目之一時名公若郡守三寶公柱御史中承章公三益參軍胡公仲淵咸仰慕而師事之三寶公前守瑞安與公隣居不克見及守郡旣去處松因友人求與公交一見歎服以爲天地之高厚山川之融結浩蕩日月星辰之照臨著明方諸公之人品豈虛譽哉章中丞始鎮括卽率子弟同受教尋延至龍泉匡山書院講學俾子蘊德依歸焉胡參軍迎入括軍敬事尤謹括士大夫聞公至爭就問學胡公遂梓其明辨工程廣授學徒括人任清胡公將校也氣剛悍年逾四十求受學公抑而教之卒能悉去豪習一

歸靜專後遇難爲忠義士公生平未嘗言饑渴倉卒起必整容杖履書必焚香讀書夜必與子孫講解一食一息有法雖造次顛沛不可亂門人鄭君希誠善學而知道者謂公氣象如程伯子後生宜及時親炙人服其言國朝吳元年大兵克溫城公歸紫華山結廬中山下塘邊娛情花竹泉石復居白石山逍遙山澤中世事艱危征役煩窘不以介諸意惟知抱道自樂以終遺年粵乙卯得小疾揭書張子西銘於壁臥其下語乃孤以死生晝夜之說諸族人昆弟羅列床下與語如平日尋起如廁整衣復臥俄然端視而逝享壽七旬公少孤事大父母至孝處兄弟宗族盡恩學無師傳而操誼獨精純其持敬之功性命之說可以參同濂洛一時四方學者景從焉及卒從弟蕃私謚之曰繼道先生於呼名稱其實矣董氏夫人有淑德善相善教與公歷艱危播越無怨嗟公刑家之道又有徵也男一鼎字思尹改字思承以明經薦與余同登洪武第一科甲子解榜授魯府長史國子監司業禮部郎中秩秩有聲娶唐坊唐氏繼娶陶山張氏側室金氏孫男五操庠生棟捐擬孫女一勤適陳侃曾孫男十二首尊益芳著呂安孚隱潛統終并系之銘銘曰濂洛風微異端擾擾正路荒蕪孰與於道紫華孕精篤生哲人不由師傳咀嚼道真敬以持心靜以養性精一之緒克紹其正抱

道而隱以全而歸有子榮襄西谷山輝

金震湖先生礦志

林增志

萬歷庚申九月十八日震湖先生卒予初與先生仲子維閣攻制舉義已同籍邑庠並誓也不啻昆弟戚矣維閣持先生喪越十年卜兆乃吉詒書於楚請銘予抱牘泣曰先子積學惇行類先生至今墓上之石猶虛也乃銘金先生哉先生諱時望字民表號震湖先世百二公自南閩遷居瑞城國初徙居珊門世稱海嶠繁殷甲族則自燃四公始四傳國安公諱繼瑞生友梅諱澤爲先生大父也俱恬隱弗耀父諱鳳駝一崖以質行聞母周氏舉五子而先生居少古雋沈敏孝友天植甫就外傳穎異挺發日記數百言年十九以易經補邑庠弟子游學武林爲人卓犖不斤斤訓詁以故負俊聲卒用是老於公車人爲先生惜而先生恬如也益購金石古文以誨其子又時講說忠孝大節至於善人培善根必再四叮嚀曰小子識之非飲射讀法不跡公庭見爲簡券亦不忍負至寔而類取先生又若橐也鄉族曲直忿爭一衷於先生其人始而憚繼且流勵自新恐爲先生短矣是以遐邇吟德被和聲施頗烈而先生益恂恂不敢自多誠使出而司世教藉賴曷可勝言而僅五十三以歿惜哉先生起疇敢

經學行誼鴻儀岳立成美周乏頌義無窮斯其卓卓大者而仲子維閣季子維蘊並貢金馬才將起而成名世之業識者以先生方獲其報云生隆慶己巳二月十七日娶徐氏男六人長廷煥娶鄭氏續胡氏次廷燦即維閣娶王氏續胡氏三廷煌娶劉氏續陳氏四廷炳娶陳氏續胡氏五廷煌娶卓氏六廷炤不娶公卜兆於邑之念五都茶山根朱墓堂

明文學靜齋鍾君壙志銘

胡猷宸

君諱承胤字昌甫姓鍾氏既沒厥弟尊五君追號之曰靜齋先生追號者何善昉於古私諡之義而未敢也諱齋者何君厭書每思營精舍龍山之麓而習靜焉從君志也鍾之先世有魯直者自雲川始遷瑞之龍山下八世生景讓公停閣大方伯清停生獻猷生勺勺生中山公伯統君祖父也考擴山公諱鳴時元配泮原林氏以萬曆癸巳正月十日一索得靜齋君君幼負穎資善屬文時邑碩儒王心震先生德行文章隆重當世余與君宗師之而兩人志氣彌洽君肩隨余戊申辛亥先後進肄膏雅以行誼事業相勗勉君為文章醇樸軌於名理不屑屑為繁縟語以投時尙君自信益堅功名之際蓄泊如也事擴山公既莊而愉公席豐好禮康慨樂施待以舉火者甚衆君推公旨篤誼輕財獨運振困無吝色亦無德色曰我翁意爾擴山公善飲君亦善飲月下花間清晨冷節捧卮膝下陶陶然厥妣先公逝君哀毀骨立寢食靈右者三載其篤於古禮又如此課乃弟尊五君與家嗣異卿學一本於所受王師者即寬嚴有度悠然使自得阮氏籍咸聲噪士林皆君遺教也而其諸子皆英英令器君殆留未竟以俟後人乎其主靜為學也敬內直外不撓於事而亦不棄事與人喜怒不形若汪汪千頃波負意氣予雄者每接君不覺其意也消鄉閭中或弗率問忤君君不動聲色其人始而氣盛漸而平既而槃水加劍將悔悟瀚浣恐後矣以君之學之養再假之年今天子破格登賢於以應賢良方正之科型仁講讓教孝作忠其視肇悅之士文章盛而理道荒者不大徑庭哉乃以崇禎丁丑七月廿五日棄世享年僅四十有五悲夫配北門林氏郡文屬章我公女有內行子四長洪鼎即巽卿邑庠生娶林氏伯齡公女妣從姪孫女也繼娶徐氏禹錫公女次洪繇娶蔡氏汝俊公女次洪昊俱林出又次洪燦側出女一字林鴻道亦妣從姪孫二男三長履聖次履鎮次履藩俱鼎出厥孤以崇禎癸未十月廿三日奉柩窆於十二部沙塘項隰之原而以側室肅其旁余以歲荐就省試初歸方相氏蒙熊有日矣孤以狀來乞誌於余曰先生之於先子生同里幼同學知先子無過先生者余不敢以文辭且諗夫誌靜



齋君之無以文爲也銘曰

山壽靜也流水不腐動也夫子將焉處動靜歸形雖久敝也安土而敦茲真靜也體受而全薪盡火則傳也

曹先生墓表

清孫衣言

先生在我邑以時文名邑之爲時文者皆從先生遊然先生自幼精敏讀書日數行尤豪於詩至他文章議論皆能有得於古而邑之人顯從先生學時文先生亦樂與俯仰新進少年挾所業湊門下無慮數百人先生出片言標舉利病人人意滿又善談論有所品第聲價森忽爲之上下予讀書城中時見先生日走童奴持小簡傳送諸少年所過諸少年几案間往往積紙盈寸字膠結若蛇蚓皆先生手書與諸少年言文字也先生年二十餘中嘉慶己卯鄉試即絕有名旣而運應會試皆不第最後一赴大挑亦無所得遂不復求仕而益肆力爲詩喜李太白韓退之數家之言瑰偉奇詭變怪百出至其造於自然往往不煩人力而若有神會理解我瑞乾嘉以來能詩者推我家敬軒編脩及我舅項雁湖先生而先生尤恢博先生以不應進士舉足不出鄉里故鮮有知者獨青田端木舍人子泰順董貢士仲常及

雁湖先生几山教諭兄弟深愛之數君者先生師友也予始亦以時文見先生是時先生年尙強氣甚盛日與諸生往來談藝後予游京師八年而歸謁先生先生垂頭童然髮半白矣及再自京師歸則先生已病目不能見客強與余一出相對惘然問所往來弟子已寂無及門者嗟乎先生以絕異之才不能有所表襮於世徒踰伏閭巷以奮發爲詩卽其詩亦未能大見於世然以余所見雖並時諸鉅公享盛名者實無以過而邑之人不足以知之其相與誇異推尙者特先生之淺也然自先生盛時俯仰十餘年間膚學浮佻簧鼓私臆妄倡羣和視先生若頹朽棄物先生亦嘿嘿無言屏居陋巷老病且死蓋我邑之人無師而不悅學於是益甚更數十年恐不能復舉先生之名也余從先生未久然粗爲知先生者故尤慨然於其盛衰之際敍而書之揭諸先生之墓前固非徒以哀先生而已先生諱應樞字秋槎所爲詩曰梅雪堂集若干卷先生日疾久不愈復患脚疽遂卒年六十有二先生且卒出藏鏹授其子婦頃曰爲我刻詩今其詩刻於家子長士偉縣廩膳生先卒其存者次子某也咸豐三年八月表

梁先生墓表

孫衣言

窮而無所之矣嗚呼此豈獨我瑞安之患哉先生在瑞嘗以識予兄弟及黃宮庶爲喜時言諸人黜名士程君鴻詔爲先生墓文嘗著之其他事亦皆具程氏誌予不復書而特詳言瑞安官以爲爲令者戒也先生字一峯所著詩曰不欺室集李夫人詩曰茗鄉室集今其幼子蒞洲太守重刻之皖中訟師某後爲馬令督捐者也蒞洲言及瑞安事猶以爲恨云甲戌十二月安慶大龍山房書

陳燃石墓誌銘

民國池志徵

君諱煜生字燃石姓陳氏先世自金華蘭谿遷居瑞安北城錦湖里聚族而居已歷二十世旋由錦湖里徙城內會文里曾祖諱煥章祖諱承祖清皆贈中憲大夫妣兩代皆贈恭人考諱麟書封通議大夫母氏林封淑人今年九十有三君家三代皆以君弟戶部君貴封贈有差君兄弟三人君居長次黻宸光緒壬寅進士戶部主事記名提學使海內從學者數千人世稱介石先生三俠以醫名家君少穎異讀書目數行下十歲即補學官弟子員明年食廩餼時有神童之目君善科舉制藝尤精宋儒義理之學平生以勤養德以儉安貧性狷介信義恪恭望之即令人生畏敬也余猶憶光緒己卯從金陵鍾山書院返浙鄉試與君兄弟相遇杭州同寓試舍見君容止莊重不苟取與朋儕坐論或嘲譏穢謔獨君端坐默識目不左右顧雖溽暑劇勞亦未嘗見君赤身跣足者而君弟戶部君事君更敬愛如臨師保人皆稱君兄弟篤行君子余益與君弟戶部君交密戶部君嘗與余言通議公當時督君甚嚴無論嚴寒盛暑每日必課君數題稍不稱意即怒君故君十歲時下筆即驚名宿戶部君又言平生之學多得力於兄之教今君歿已多年而戶部君亦杳不復見而觀君之子若孫好學淵源文章政治皆卓然一代然後歎達人長德餘韻流風留貽於後人者豈淺鮮哉此余景君之行益有感於戶部君也噫此君之所以可傳也君生於清咸豐乙卯年六月二十八日子時其卒也在光緒辛巳年十一月三十日亥時春秋二十有七配胡宜人孝慈操節特褒柏舟矢志今壽已六十有八子二長懷孟冲徵君故以名諸生舉宣統己酉孝廉方正官山西

河曲縣知事終國立北京大學校教授次啓朋志學早卒孫男三長謚字穆庵今爲瑞安縣參事年甫逾冠賅敏能文有老成所不逮者次洵三孩皆留學浙江第十中學女孫四人曾孫一人君著述有獨見曉齋集藏於家光緒戊申葬君於錦湖里集雲山之原今春穆庵將鑿石壟土持君行狀屬余誌銘余自顧賤毫恐無以信來者然辱知君兄弟父子既深亦自

任稍能知君今方以不得復見君兄弟父子爲痛亦何敢不以君生平衆所共信者誌之乃爲銘曰

幼學夷行靡厥施古道不見爲君悲有弟宏抱達所爲郎君拔起強濟時明德達人古有詞奇偉嶽嶽逼孫枝錦湖十里水長垂集雲千載繫人思我納其詞君當知匪唯君知昭來茲陳粟庵墓誌銘

池志激

君諱葆善字栗庵晚自號湫濤齋世爲我瑞北城錦湖里陳氏曾祖應煥祖勤甫考厚甫皆業賈君自少敏達束躬勤學事王父母父母盡孝弱冠爲諸生即不事舉業時我甌陳塾廬先生方昌醫教君因病習醫於塾廬殫精覃思十年學成君於經史百家無學不講惟醫獨博而精乾嘉以來吾甌善醫多讀書者塾廬外君爲最又嘗與塾廬暨何菑石陳介石醉石諸君設利濟醫院於城北廣葺藥圃集同志診治欲副利濟之實君與余皆先後注籍醫院年少於余學醫獨先於余而博覽慎思亦恒過於余君於文則余友而於醫則余可師之也君志趣雅淡有泥塗軒冕之風營築室數楹於醫院隔河蒔花種樹蕭然有以自樂好詩畫金石尤工崑曲每當秋日風高鞠華怒發獨主詞壇物色地方名流彈琴歌詠引而置諸騷

雅之林於是吾甌人士無不知有湫濤齋陳栗庵者其醫名直流溢於浙東西三江兩湖土大夫之間嗚呼高矣君卒於民國五年古曆八月十六日卯時年五十六配朱氏有淑德子早塲族姪普衍嗣女三長次皆適菑石之子何選亦知醫三適沙堤世族王庭綸所著白喉條辨秋燥總論燥氣驗案皆三百年未有之作精理名言足垂不朽其他詩文集花譜曲譜藝菊瑣言亦皆卓然可傳有家中種花潘志雅者印行今年某月某日將葬君於西鳳山祖墓之側志雅築石立表弟子胡潤之屢促余曰先師葬有日矣塾師早歿介公又亡陵谷變遷人事靡常能誌我師之墓者惟吾公公亟銘之予遂爲銘曰

利濟之門羣才暨嗟君學醫先我次風雨雞鳴同文字四十年來雷電逝饑驅萬里我身悴彈琴種花樂君志我銘君幽空涕洟後有考者視此誌

許雪航墓誌銘

民國林 損

清咸同之際瑞安有畸人焉其識能見天心融道妙且時時發爲非堯舜湯武之論其潔己制行則循謹逾恒繩墨不越儒者之防毫釐有失若有嚴刑在旁則所謂求志社社長許雪航先生也先生諱啓疇字拙學亦曰雪航祖某考某先生初誕卽穎異旣壯事行方智圓

若此人爭奇之尤敬其小心翼翼也光緒之初始與同州陳蟄廬先生偕吾舅介石先生出組求志社定章以詳講兵刑禮樂爲歸並約各服布衣終身不得異服鄉人大譁咸曰先生等爲妖且有欲首之於官者於是求志社之號一變而爲布衣黨矣時清廷方嚴禁立社而聚黨尤當摟大戮顧居求志社者咸一邦之彥於持氣養心之術篤習有素堅不異服且所講肄一秉鄉先哲陳止齋葉水心之訓所謂經義與治事溝通內兢省以禦物欲外彌綸以通世變者則固立在學官布衣黨之名又忌者所造作時民風尙未濇惟一二者老之言是聽諸耆老皆惜才陰弭其事故先生等得無患然亦危矣先生既於社事擘畫周摯社員日益衆且皆實能有成推所學用於四方並有聞譽而先生則以勞瘁卒矣此丙戌某月日也年四十八嗚呼布衣黨之號固當時黠者抵隙之辭然禮者所以辨嫌疑明是非也非天子不議禮不考文而先生等獨欲制殊服以爲異禮不知於嫌疑何所辨於是非何所明也微惜所寓豈非在胡漢之間乎自古之非堯舜者莊周韓非王充蓋寬饒嵇康之徒衆矣獨嵇康籍此以詆司馬昭曰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先生之所持論或與康有似蓋君臣之分夷夏之殊一也或謂劉伯溫伏處茅舍思思以自晦一出所學佐命爲帝王師恨先生若未盡

其用者余謂出處何常亦各行其志耳顏劉王顧之所立言何讓於伯溫哉先生配某氏子苞字方蓀者以善書名嘗與先君友亦吾仲舅之徒也自先生之卒五十二年使今猶在則適值百齡之壽葬日既久銘辭剝落因命余復銘寔諸墓銘曰

太岳之胤篤生許由讓王不爲歸臥箕丘箕山之陰史遷所遊望墓慨嘆傳之千秋先生特起荒江之陬懷古集德不事王侯求志立社惟志足求布衣自殮匪與衆謀我銘公墓公則已休潛德騰漢奇光不幽

樂天陳君墓誌銘

林損

益湯湯海秋窮老盡氣成浮丘子二十萬言曾滌生哀之惜其才之未盡也外兄陳君樂天年十八卒遺著已數萬言其精專固未敢晷海秋然所作強心賦載在報章傳之大都邑人爭誦之其亡也吾仲舅哭姪而慟家國之誼骨肉之情徹斯人之慟而誰與海秋以競服大黃一夕暴下遽殞君則以粗糲在喉哽咽致病綿歷經月羣醫束手緩急不同其遘閔之初殆未異也君生平慕陳同甫之爲人故所爲時有幽燕豪士之風而學養未粹桀傲之態乃亦同於海秋海秋使其子問名於鄒卒以隙末絕婚君聘妻何氏聞君死遂以身殉則海秋

不及君子少君十歲皆以幼慧稱讀書經眼成誦或妬者曰慧者慮不能壽予幸免於詛而君適驗其言天譴司命固如是乎以是思哀哀可知已君死後家人時時若聞鬼嘯於梁君之志可念也君名朋名之音蓋與海秋同既而以伯兄孟冲先生子謚承君祀謚長請銘其墓銘曰

湘之與浙地於何有湯之與陳世未相後浮丘子行君宜不朽鬼而能文蓋續以為名山之

壽

烏寶傳

元高明

烏寶者其先出於會稽褚氏世尚儒務詞藻然皆不其顯至寶厭祖父業變姓名從墨氏游盡得其通神之術由是知名初寶之先有錢氏者亦以通神之術顯迨寶出而錢氏遂微然其術亦頗相類故不知者猶以為錢云寶輕薄柔默外若方正內實垢汚善隨時舒卷常自云聖人得一貫之道故無入而不自得流俗多惑之凡有謀於寶小大輕重多寡精粗無不曲隨人所求自公卿以下莫不敬愛其子姓蕃衍散處郡國者皆官給廬舍而加守護焉其有老死者則官為聚其屍而焚之蓋知墨之末俗也寶之所在人爭迎取邀致荷得至其家

高

時

則老稚婢隸無不忻悅且重扁遂字敬事保愛惟恐其他適也然素趨勢利其富室每屈輒往終身服役弗厭其寒人貧氓有傾心願見終不肯一往尤不喜儒雖暫相往來者不能久留也蓋儒墨之素不相合者若此寶好逸惡勞愛儉素疾華侈嘗客於宏農田氏田氏僕且畜寶竭誠與交田氏歿其子孫好奢靡日以聲色宴游為事寶甚厭之隣有高氏者亦若田氏父之為也遂挈其族往依焉蓋墨之道貴清淨故也然其為人也多詐反覆不常凡達官貴人皆願交而率皆不久敗事故其廉介自持者率不與寶游自寶之術行挾詐者往往偽為寶術以售於時復皆敗死故寶之術益尊是以崑崙抱樸公南海玄珠子永昌從革公皆能濟人與世俯仰曲隨人意而三人者亦願與寶交苟得寶一往則三人亦無不致故名譽咸歸於寶焉寶族雖夥然其狀貌技術亦頗相似知與不知咸謂之烏寶云異史氏曰烏氏見於春秋世本姓苑若有餘技焉烏獲以力仕於秦至唐承恩重胤始盛迨寶而益著寶本褚氏而自謂烏氏則變詐亦可知矣寶之學雖出於墨而其害道傷化尤甚雖孟氏復生不能關也然使寶生唐虞三代時其術未必若是顯則寶之得行其志者亦其時有以使之豈獨寶之罪哉

虞徵士傳

明鄭鈞

徵士虞姓諱原璩字叔員其先出自會稽右族宋南渡時始家溫之瑞安崇泰鄉雙橋祖父韜晦毓德篤生徵士天資穎異甫十三卽善屬文父奇之多積經史延奏府紀善括蒼黃石樓先生於家教之初習學舉子業久之棄去曰此場屋組織之文不足以明聖賢之道於是閉戶研究六經及濂洛關閩諸子百家之書晝夜不輟一旦心領神會發於文辭下筆沛然悉根極理要詩律古雅書法四體兼工永樂己丑膺薦預修大典於文淵閣筆削悉中程度事竣特授東宮清秩徵士以母老堅求歸養瀕行大學士黃公准翰林修撰陶公口編修樂公時逢江公朝宗輩設席都門外咸贈以詩歌歸隱羅山之麓築室於所居之西扁曰環庵益肆力於學人不敢干以私以故撫按藩臬郡邑諸名公咸加敬信永樂甲午敕遣行人趙景特徵徵士赴史館纂修高皇帝玉牒其敕詞云朕聞高天下之名者莫重於道學得道學之實者莫貴乎真儒溫之端安碩儒虞原璩幼有穎質博極羣書學識老成詞翰兼美遠宗伊洛之傳近師陳許之學往修大典朕每咨訪多所發明授官固辭親老爲念賜歸田里益修學行名稱其實朕甚嘉焉茲遣行人趙景贊敕往取爾原璩赴史館同大學士黃淮等纂

修皇考玉牒督速前來毋棄朕命永樂十二年九月日時徵士患足不任步履設几中庭僑冠儒服子孫扶至几前俯伏叩首扶入趨行人就臥內慰問再三知其果疾亟還復命前郡守何東園公數躬造其廬從容坐談或商訂經史或籌議時政恆至夜分其用徵士方略以興利除害者利澤及人不可枚舉一夕何公忽以單舸抵庵時酒未釀何公索飲云無酒話不長村落無覓乃出新醢一樽共酌劇談竟夕而別時稱何處酷交徵士平居端坐一室左右圖書涵泳沈潛咸詣閭奧嘗與門弟子曰學者移求利祿之心以求道何患不到聖賢地位今之學者以經史爲取科第之階梯以文章爲干利祿之筌蹄終身不知所學何事欲道之明得乎徵士造詣淵深躬嚴潔孝友恭信孚於家邦正家以四禮鄉人有過畏徵士聞而潛改者衆尤善誘掖後進及門之士多就遠器若韓侍御偉陳令尹旦木尙口陶其高弟也而詢無似叨侍函丈最久晚年貴游極愛重徵士若少保黃公大參楊公翰林檢討潘公駕部主政孫公暨鄉齒徐素履葉石林趙北山季蘭坡倪淡菴輩皆耆英會中人也壽踰古稀考終於家易簣之言粹然一出於正無愧古之哲人所著韻蒙錄樂集稿環庵集凡若干卷藏於家學者稱爲環庵先生郡守祥符劉公謙率寮案致奠檄祀鄉賢祠焉

論曰江南當永宣之際民脫金革鮮事藝文徵士崛起海陬能自得師卓然有立允矣一代之醇儒也夫豈徒獵講學之名擅修辭之技者所可彷彿耶黃介菴公嘗稱之爲止齋後一人信知言哉

邱節母事略

清 蔡慶恒

女子之作婦有家猶男子之策名爲國也女旣嫁身專屬於夫家男旣仕身壹致諸君國故節烈之婦不責以外家之缺養授命之臣不議其將母之無人誠以委身誼重一天盡倫理無兩顧非於婦節臣忠不欲責備亦事勢時有所難不得不聽血性者各行其是自造其極然則兼之者必其履常蹈順凡闕恩義皆獲如其心之所安若其所遭艱屯危難求無歎分內固已超出尋常巾幗衣冠萬萬况以未亡人當內外家凋落一無丈夫昆弟一祇襁褓孤兒隻身周旋兩媪間克保二姓基緒遂使婦道並荷兼全較古大臣勳業爛然陳情遂養世稱忠孝兼收者猶覺彼遇其易此處其難尤爲偉男子所不能肩也邑太學邱公傑孺之母曹太孺人十九歸於邱二十一而寡距生傑齋公纔九閱月耳太孺人以爲邱氏門無伯叔若娣姒姑姑姊妹又無疆近好義之親自任奉姑鞠子持家禦侮及縫紉饗汲子然竟影殆不可支且姑老早衰甚恐晨夕護持溫慰幾何周密因念所生無後原欲倚半子爲養今顧不能用是婉告厥姑將奉姑攜子就外家而合箸姑許可遂相依焉太孺人見兩家貴業瘠薄一之則用撙節俾門戶易措拮据無乏憂以故夫亡後十二年而姑疾革一切資醫藥治含殮者不病儉取諸宮而具所以葬祭其姑者亦如之尤難承母姑均得其歡堂背欣欣幾類一家鍾祁其爲孝婦夫何間然太孺人雖守柩訓然饒慧警識治生歲時稔歉物殖虧盈悉中籌畫以是慮備有無佐以鍼紡所入奉養之餘漸有累積蓋拮据十年遂能別營爽塲教子娶媳更二十載所生之母歿太孺人爲擇猶子繼祀事舉曹氏之所有盡以歸之一無所取且以外家少恆產無以爲後人地力任母葬不以屬繼子又時調給之他戚族閭里被孺人施者茲不具述蓋其苦節義方爲凡賢大家所難者皆不足爲孺人重獨難其能以一身兼養母姑爲貧羸而兩全孝道有如此迨傑齋公長家政委之公服賈養親薪勞隻手有孝聲克家有道門庭一新年甫逾艾有哲嗣三伯衡平精計然業家以漸起仲篤平冠童子軍遊郡庠文行兼優蜚聲庠序季頌平承父業致康阜至耳順時有賢孫七長德音未冠登庠力學有聲次德涵例貢生次德溥德耀德禧德明德滋皆幼讀吾知大孺人回憶躬井日食

茶蓼時當顧而甚樂也昔歲王子為咸豐二年覃恩應舉節孝詔令郡縣建總坊樹碑坊陰勒姓氏賜春秋祀瑞人士册報遞次上禮部是年十二月十四日具題奉旨依議列旌者率多早故惟恆母與太孺人健在文武長吏遵制恭送粟主入祠太孺人蓋親見之士民以為榮竊見今世誦說女師禮宗或愛推豐馭而缺禮滲瀝或節比懷清而薄情自出此亦如徐元直辭蜀入魏因孝妨忠溫太真齋表絕裾有君無母以彼之一意獨行益見此之兩全至性節孝如太孺人可謂純矣今大孺人已即世傑瀟公之仲子翼臣文學恐王母徽懿弗彰冀託名流詩文以傳諸久爰論次其大略而為之敘

謝烈婦傳

孫貽燕

烈婦葉氏永嘉人瑞安縣學增生謝先生夢連妻也先生字昌運別號蓉初與兄夢池皆以文名而才尤敏善為詩弱冠補學生以詩見賞於浙江學政劉金門侍郎先生尤嗜易精錢卜咸豐季年會匪起平陽賊首趙起率其黨踞伽陀以厚賞招先生卜先生不為屈士論難之初烈婦為永嘉南湖葉氏故儒族烈婦父亦諸生家富無子既以烈婦許字先生而不欲其遠嫁乃招先生入贅父卒族人覬其資烈婦語先生曰此不可久居矣遂悉以所有昇從

兄某獨與先生歸居瑞安之桐浦同治元年粵匪自處犯温踰桐嶺鄉民多被掠烈婦與數十人皆在係中烈婦謀佚出賊有愿者或慰之曰若輩年皆五六十矣第為子執炊無苦也烈婦則大罵賊後曰今者死亡滿道汝以一婦人往必死不如留此俟我儕去汝歸未晚也諸婦皆以為然婦獨歎曰爾曹何不知大義吾為賊一日役即賊也從賊而生不若死泣且罵不已適行至河干給以汲飲遂躍入水死壬戌四月十二日也烈婦死而人無知者賊退諸婦歸乃始得烈婦之言與其死賊狀皆笑以為愚而烈婦之節乃著自烈婦死先生痛之甚又以無家可歸遂放情於詩悲憤交集輒以詩寫之越數年亦卒無子以兄子朝珍嗣

有齋徐公傳

李式揆

余讀太史公書見其為朱家田仲劇孟郭解立傳其人大率皆布衣無名位爵秩可紀而開封侯桃侯而下卿相數十輩遭時致身胙茅土襲簪紱皆吝不予傳而略附名於申屠嘉後然後歎良吏之筆取舍固殊焉夫數子者特閭巷細民耳徒以修行砥名抱信蹈義於禍福不兩立之際澤被一時而聲施於天下遂得與蕭曹絳灌競耀於竹帛而當世之膺富貴福澤者反若瞠乎其後則古人之不朽誠有在此不在彼者余善竊取斯義以傳有齋公當



顯廟之季東南糜爛吾郡錢匪亂起民之惜身家保妻子者多附賊獨仙崗義民以殺賊被燬聞余少耳其事竊疑仙崗居民亦猶是顧方趾戴髮含齒倫耳其惜身家保妻子之念豈異人哉何以富滄海橫流之下獨能出身犯難以與豺虎角瓜牙之烈將必有人焉挾義而起鼓舞而激厲之耳比得交馮子龍臣述其外祖生平行誼始知當時厲衆志而櫻凶鋒以成撥亂反正之績者公之力爲獨多云初錢匪起平陽蔓延徧呂境郡邑有司爭庇賊賊日熾止庵孫公奉命治團務遂都爲團於是鄉人士之稍明順逆者咸受牒治團然承平久民怯賊率觀望持兩端仙崗地據衝要賊所必爭而其民素勁毅可用公佐團董戴作賓簡丁壯繕守備以大義倡導里人使齊力捍患於是村民爭自奮誓殺賊賊之循江游徼者不敢道仙崗比賊撲縣城不克賊首蔡華謀移踞仙崗以通金谷山沙洋遺孽入村偵虛實村民執磔之歎其首於張公啓煊營賊患甚檄集巨股將甘心焉村民殊死鬥賊不得逞相持至日晡始從間道入焚廬舍幾盡民之倖脫賊刃者皆潰散逃匿無所歸公倉猝渡江抵泥塗將集其支族丁壯謀躡賊會張公自金谷山回駐澄頭公率其衆叩轅上謁瀝陳攻剽形勢之便侃侃數百言請移大樹埭扼賊衝張公無以難卒如其請率師遽渡江賊望風引遁

遁由是賊勢日蹙里遺民稍集葺茅以處越明年賊復鈎致髮逆餘股由小篁竹渡江前鋒及新安旗纛鉦鼓屬道路闔鄉大震張公擁兵不敢發公攘臂而起促團董同謁張公乞濟師詞色甚厲聲淚俱下張不獲已率師進公督團民繼進大呼殺賊賊駭竄斬獲萬計餘賊狼狽遁事平凡預戎事者紛紛邀獎敍被服袷纓燿閭里公雅不欲自明語家人曰因人之利而貪其功實恥之倘得託先澤使我子抗志讀書博青紫以光門閭視彼邀功冒賞者不庸愈歎公旣不樂營利而薦紳亦無以公名上者公怡然不顧退而治田廬躬耕作以讀書行能勸其子噫所謂成功不居如公者其庶幾乎而余竊又有感也髮逆之亂流毒半天下所過城邑皆殘破士大夫之荷國恩守疆土者非畏死從賊則望風竄匿其稍知捍禦者或以恩信未孚士不爲用喪師失地者踵相接及大難削平則又藉彘緣取徑竄竄名功藉以濫名器以博美官習爲固然恬不知恥而公以閭巷布衣獨能奮其義烈糾合鄉里以孀孀一村當千百悍賊之衝焚戮之禍曾不旋踵而無一人敢懷攜貳者卒能反敗爲功挫內匪殄外寇屹然爲一方之障已不伐其勞而人莫能名其功然後知公之出身任事者皆出於至誠惻怛之念而無一毫希冀於其間也是亦足以愧當世之士大夫矣歲辛丑徐

氏將編韞宗譜馮子承其舅氏命屬余詮次公生平以爲家傳余竊慕公之義故不敢辭而久恐佚其事使公之不朽者闕焉則愧於子長之誼於是次而書之公諱昌豐有齋其字也少失怙事母盡孝撫兩弟盡愛家素窶力耕以養中年而後生計漸裕置田盈一頃母以上壽終兩弟均授室仲氏昌珍早夭婦守志公撫猶子如己出閨門雍肅內外無間言性任俠緩急不吝施與里閭之間仰欣助以畢婚嫁喪者數十家尤竊慕魯仲連之爲人排難解紛義形於色鄉曲雀角之爭得公一言則立解以故鄉人士稱道之勿衰公以光緒戊子歲卒於家壽八十子二女二男孫九女孫四

外史氏曰三代而下士之蹈義不回以其身樹靡俗之表者載籍所記尙已泰西哲學天演家之言曰天行至虛物競至烈洪荒以前人與物爭存中古以降人與人爭存存存之道合羣爲起點進化爲極點羣不自合惟恃有志之士出其丹誠熱血磨厲震盪激發其愛力以成融結不可渙之團體然後羣合而種昌日本之三傑美之華盛頓大率由此如徐公者亦其人也第恨其生四十歷以前無二三同志發明而引進之以充其用而僅僅小試於一鄉也嗚呼惜哉

項麟甫家傳

洪炳文

道光之季赫寇起粵西十餘年間蹂躪二十二行省幾徧浙中十一府屬失陷者九惟衢與溫以固守而免左文襄大營駐衢州城堅守厚寇不敢攻同治元年寇陷婺括由山路出青田經白沙嶺及大會嶺入境分爲二支一支來攻城屯附郭諸山村中一支擾西鄉由郡大桐嶺南下張煥堂觀察方屯兵嶺上聞寇來輒策馬走舉輜重軍械悉爲賊有奔至城下寇尾追而至兩股合攻幾爲婺括之續矣於是項麟甫都戎獨以大捷聞初匪首白承恩混名老三平陽人在粵寇中有年矣狡黠善戰僞爲封通天王統數萬之衆由西鄉而下欲南趨平陽從小篁竹渡江都戎方領標兵百名適遇之於雷橋雷橋依山臨水地多竹過橋則一片平原無險可扼猝與寇遇部下相顧失色都戎急令就地駐兵疊牌爲閭陣短兵伏其中槍實子藥以待拔佩刀徇於衆曰彼騎我步彼衆我寡稍一搖足馬隊追躡無噍類矣我爲圓陣伏兵其中彼不知我衆寡且兵少敵近而陣不動者彼必疑我有伏不敢犯從我言可無慮有言退者吾卽斬之衆素服其勇皆曰諾無何敵騎漸近有黃褂者揚鞭出陣擬縱馬過橋前突吾軍都戎望見之喜曰此必渠帥也卽以擗槍擬之度可及便然火碎然一發黃褂

者立墜馬賊爭奪屍去陣大亂皆返奔都戎麾下大呼聲震山谷寇驚潰不敢返顧都戎率兵躡之卒以衆寡不敵深入無援不克窮追而返父老焚香跪道旁以送之探知墮馬者即逆首白承恩也其餘賊在馬嶼以失渠帥皆無鬥志而河港鄉團已大至與張勇夾攻賊進退失據遂以大敗宵遁出境粵匪以平張觀察自以爲功凱旋而歸不知馬嶼之捷由于白逆之死白逆之死由於都戎以一寇之生死閱閩邑之安危以一戰之得利致餘寇之潛蹤都戎之功不其偉歟是時剿寇之軍共有三部最聚者爲鄉團紳董吳一勤等統之次爲張勇觀察統之又次爲標兵都戎統之人自爲戰不相轄制觀察冒他部之功而都戎不知也僅以協剿功階四品城鄉之人但知有馬嶼之捷遂謂白逆之死亦由觀察部將之力故當時無知雷橋之事者蓋兵亂之際無公是非也久矣然麾下之士親歷行間者每爲都戎不平時爲人言人始稍稍知之第功已爲人冒無從而表白矣先是粵艇犯雲江襲奪舟師舟中人與戰以艦已下棹猝不能起我兵又寡是以失利都戎在船督陣下部受彈傷穿股入踝身被十餘創知不免遂赴水遇救得生醫治半載始愈自以爲中彈不死遇賊戰益力奮勇鎮定勝于昔時未幾遂有錢匪攻城及粵匪入犯之事雷橋之役功尤爲最云都戎諱國

榮字麟甫生七歲而孤年十六入伍旋授外委先後隨寶軍門藍軍門剿海寇敍功得獎勳繼獲海盜敍功擢千總又獲著名匪首及艇匪等又與錢匪城守事渡江焚賊巢戰於東郊斬獲無算敍功擢守備並賞翎枝白逆之死敍功僅加級又搜捕餘匪生擒徐乃康等敍功署右營守備題補玉環守備又在外洋生擒黃金豹等三十餘人敍功以都司用並加三品銜補溫標右營守備生性慈直每以事忤上官有劾之者左文襄飭馬中丞查復云項守備緝捕奮勇屢立戰功閩浙水師可當一面文襄謂僚屬曰我若輕信某言水師中幾失健將自是益感奮除夕尚在外洋捕盜嚴寒時解衣凍卒與下同甘苦共勞逸故士皆樂用命所得廉俸每以之修廟宇葺祖墓及親串之貧乏者婚喪無資士子應試乏費者皆有以助之歷官二十餘年不置一產又喜行善事如禁宰牛捕青蛙築放生池修祖師廟行軍明紀律熟悉海島形勢風雲沙線著水師指要若干卷身經水陸大小事二十八戰被十餘創殺盜無算領功劄七加級四以不善資緣官僅止於是人咸爲都戎惜云娶鮑氏有淑行相夫以禮人多稱之都戎致仕後尙強健優游里門十餘年始卒年八十有口子頌植廩貢生孫長生卒後若干年哲嗣以都戎行狀囑作家傳因舉昔時戰功最大而爲人所不知者爲之

論列以爲他日修志者之參考云爾

贊曰咸同之際孟賊內訌由發入括經行萬山之中俄焉犯境統兵者不敢當其鋒君以百人扼諸雷橋之東以寡禦衆適值其衝臺牌爲陣謀以火攻一發而仆正貫其胸寇陣潰亂其聲洶洶羣虜遁逃牛馬其風西鄉村落遂無賊蹤彼統兵者轉從而攘其功有功不賞如李廣之難封此則闕乎數奇之不偶時運之多窮論者謂雷橋之役殲厥渠魁歸功於君詢謀僉同千秋萬歲誠難逃輿論之公君在九原無所用其怨悵

宋故寶謨閣待制致仕贈通議大夫陳公行述

宋蔡幼學

公諱傳良字君舉姓陳氏其先自閩徙温州瑞安縣之帆游鄉至公八世矣曾祖靖祖邦皆有隱德考彬深於易學潔行自晦鄉里稱爲長者以公貴累贈朝請大夫妣徐氏贈令人公英邁不羣彊學篤志其爲文出人意表自成一家人相與傳誦歲從游者常數百人宗正少卿鄭公伯熊大理正薛公季宣皆以經學行義聞於天下公每見二公必孜孜求益修弟子之禮一日與薛公語恍然若有所失乃獨潛心易論語二書求古聖賢所以窮理盡性之要近思深探弗造其極致弗措也既而薛公客晉陵公往從之薛公與公語合喜甚益相與考

論三代秦漢以還興亡否泰之故與禮樂刑政損益同異之際著於書無所不觀亦無所不講經年而後別去還過都城始識侍講張公栻著作郎呂公祖謙數請問扣以爲琴大指互相發明二公亦喜得友憾見公之晚是歲乾道六年也其秋入太學國子祭酒芮公曄雅聞公名親訪公於所隸齋見其二子且即以公爲學諭俾爲諸生講說經義公以非故事固辭芮公不可公遂謁告去從容天台雁蕩間益究其學越二年禮部以名聞孝宗方銳志治功慨然慕唐太宗之爲人於是臨軒以太宗事策新進士公對言陛下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是以十有一年於茲而治績未進於古下情猶鬱公論猶沮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且以太宗求諫崇儒等事反復規諷其言深婉切至有司奇之將請實第一或議不合猶在甲科當是時公名震天下其文流入夷貊授迪功郎泰州學教授未赴參知政事龔公茂良爲孝宗稱公之材特除太學錄事駕幸學改承奉郎居歲餘力求外補呂公方在三館謂公曰盍少留公曰出處之義不敢不謹其始也添差通判福建丞相梁公克家領帥事委成於公公爲之畫凡一路若郡所當興廢及訟獄之曲直一裁以義無所回屈疆禦者不得售其私始忌且怨州人有方在諫省者論公罷之居二年主管台州崇道

觀又二年差知桂陽軍又三年乃之官居閒既久日覃思於六經將有所述以開後學一室蕭然與士友終日澹如也治桂陽首為教條戒其吏以徙善遠罪諭其民以孝弟嫻睦人感公德意不嚴而化蠲民宿負及縣月輸之未入者凡廩藏受輸以例取贏者悉裁之明條目簡文移縣得達情于郡而吏無所容姦郡計自裕歲小旱預出錢糴於旁郡置數場以糴糴已復糴循環不乏又聽民以薪易官粟或就役於官食其力民無饑者連帥潘公時以緡錢五千助糴公益以郡錢立式貸之約歲登償及期不復索光宗受禪除提舉湖南常平茶鹽去郡老稚遮送不絕明年就除轉運判官湖湘民無子孫者率以異姓為後吏利其賞輒沒入之公曰使人絕祀非政也况養遺棄固有法存其後者幾二千家潭州常平粟且四十萬而全永道等州數絕少無以備歉歲公曰移多益寡使者職也既掌漕猶攝庾事乃令諸州各留歲運粟以益常平以潭之常平代其輸郡告乏者減其送漕司之錢民輸折苗錢重為損其直潭州醴州市酒課歲嘗至緡錢二十萬遂以配於民為額公請州事按舊籍頓減之民得所紓改提點浙西刑獄過闕留為吏部員外郎論對奏言藝祖皇帝垂裕後人專以愛惜民力為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藝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

崇寧重脩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他雜款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

別項封樁而無額上供起于元豐經制起于宣和總制月樁起于紹興皆迄今為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權貨務秋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夷狄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陛下宜以救民窮為己任推行藝祖未泯之澤以為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由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無異則中外為一體中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上從容嘉納謂公曰朕思見卿久矣卿學問深醇著書必多可悉以進也遂遷祕書少監公進周禮說以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為目目各四篇兼實錄院檢討官選兼皇子嘉王府贊讀公以為王者之學經世為重祖宗成憲尤當先知乃纂次建隆以來行事之要為王講誦大指每至立國規模必歷叙累朝因革利害附見其下本末粲然如示諸掌紹熙二年二月擢起居舍人四年正月兼權中書舍人先是上少不豫

羣臣奏請或弗時決公言一國之勢譬如一身少有壅底便生疾恙若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心益玩主勢益輕設有姦媿乘時爲利則中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可移雖是擅傳指揮將亦無從覺察陛下何不務自寬大以怡精神出則從順動之宜居則享燕閒之福而乃徒速無故之謗且貽萬一之憂哉又言人主不自強則諛間迎合之計得以乘之因其厭省覽也則有以好名之說中傷忠讜因其憚改作也則有以生事之說沮壞事功凡若此皆諛間也因其近聲色也則有以勿問外人之說固結宮禁因其樂燕飲也則有以勿親小事之說竊弄威福凡若此皆迎合也諛間之計中則君子日疏迎合之計中則小人日親而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如是而天下不多事者未之有也給事中兼嘉王府翊善黃公裳以封還除目改兵部侍郎公言給舍封駁是謂官守若以爲是則當聽從若以爲非則當罷黜今陰廢其言而陽遷其官是非不明賞罰倒置不謂清時有此過舉乞令裳依舊供職以釋在廷之疑池州副都統制率逢原就除都統制公言逢原專橫培植士伍咸怨淮西總領鄭湜姑按其偏將以警之逢原懼而自劾方詔放罪不應信宿之間遽有遷擢詔依己降指揮公後繳論之陳源除入內侍省押班給事中駁之不可以書讀矣公言源僭侈

專橫得罪高宗投竄遠方籍入家產及許逐便以來間有恩命則臣僚相繼論奏悉蒙開納今瑣闥迫於天威弱勉書讀臣必不敢奉詔草詞內批張子仁除節度使公言留正輔相初政於今五年待罪郊外而去留未決趙雄以前宰相起帥江西抱病告終而卹典不及西陲擁兵十萬吳挺物故擇代不可不謹恤終不可不至而屏去申奏以爲失實當此時也乃遽獨加恩於勳舊之家輕重不倫先後失序臣深爲聖明惜之詔子仁係勳臣子可與書行公又言報答舊勞孰與輔初政之爲親矜憐後裔孰與專帥閩者之爲重陛下儻下察末議少霽威嚴天意豁然羣疑冰釋事關廊廟則立賜施行憂在疆場則亟須處置庶幾國家尊榮朝野欣豫奏雖不報然陳源竟不命詞張子仁亦不果授鉞是歲十二月遷起居郎公言陛下覆護臣子容忍不棄而不務明其去就之誼比有以臺官察宰屬者矣陛下皆出之俄而並召並用爲卿將孰是孰非耶有以後省駁從班者矣陛下爲罷給事中已而並除職名一去爲郡一爲王府官然則是俱有罪耳有以諫官疏大臣者矣陛下欲並用之大臣乞去不得請諫官乞去又不得請然則是俱賢耳至如臣不度疎賤論奏內侍不當爲知省官陛下雖納臣之章不行詞不賦祿而其人至今出入禁闈與見任無異則是中書後省與黃門相

持不決尤所未喻願陛下明人臣去就之誼自不肖臣始時上疾猶未平重華之朝稍闕大臣而下交進更諫公自以受知最深每入對必以父子天性及古今禍福安危之際委曲開陳期以感悟上心上亦為之動及孝宗有疾公踰旬三請對以為兩年以來以不過宮諫者多矣陛下間或聽之亦無過勉強一出一臣獨私念陛下特諫有所疑積憂成疾以至於此每于陛下心事之間反覆開明至於深入切中陛下為臣傾倒一無隱情然而今日確許明日中變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為信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公敷奏剴切上未能聽因面乞納祿不許最後復言今天下本無事而陛下以憂疑失人心若聖意釋然則羣情自解轉禍為福不過反掌之間臣言不足聽當永辭闕庭是以復論人心可畏之說願陛下亟圖之是日公論諫益切度上意勿回乃上致仕之奏上曰甚好甚好公退則申上書省自免而歸改祕閣修撰復兼嘉王府贊讀公辭不拜今上受內禪三日詔公歸班又四日除中書舍人公三辭而後受未至命兼侍講時方博延名德之士進諸朝廷知潭州朱公熹召為煥章閣待制侍經筵與公同日造朝班行相慶公入見首言陛下嗣守丕圖宜上稽孝宗明斷總攬之政兼體上皇隆寬不自用之美參酌兩朝治體擇其為天下後世便者兼行之詔知閣門事謝淵係皇太后親弟特給全俸今同知樞密院事樓公鑰時為給事中封還

錄黃公言樓鑰所駁允當望追寢前命臣失於論奏乞正鹵莽之罪因言陛下臨御未久每事當遵守法度近因臣下妄有陳乞往往直降內批或與差遣或添請給人從深恐自此浸開倖門願陛下念付託之重加兢懼之誠凡宮禁請求斷勿垂聽兼直學士院會有詔朱熹與在外宮觀公請對將陳其不可詔俟別日宣引公連疏言朱熹二朝故老難進易退欣慕聖明幡然一出天下相賀以為得人則進退之間豈宜容易內批之下舉朝失色臣不敢書行後四日詔朱熹進寶文閣待制與郡未幾以公兼寶錄院同脩撰公以史事實有專官再辭不許阜陵復土上始自重華宮入居大內公首請增置諫員收用恬退之士詔問民間疾苦上雅敬公每對必虛己以聽始上在潛邸察案因誕日以詩為壽公與翊善黃公詩皆以開導德性真有所規益上感二公意各親書其詩謝之於是上屢趣為跋語刊石同進者以上眷公厚始多忌之知閣門事韓侂胄浸竊威福倚言路以排斥忠正有上章誅公者詔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慶元二年夏言者復交章詆公詔降三官罷宮觀公屏居杜門一意翰翰榜所居室曰止齋日徜徉其間賓至則相與講論經史聲不厭故舊之在朝者或因人

問公起居公皇恐遜謝而已嘉泰二年正月詔復元官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二年起知泉州公以疾力辭許之授集英殿脩撰疾益侵請謝事授寶謨閣待制以其年十一月丙子卒于家屬纊酌酒與兄訣凝然而逝年止六十有七積階至朝議大夫爵永嘉縣男計聞贈通議大夫娶張氏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孝愷之女封令人以婦德稱先公八年卒子男二人師轍承務郎新監臨安府鹽官縣買納鹽場師朴承務郎女七人長適迪功郎新光化軍司理參軍潘子順先卒次適從政郎福州連江縣丞薛師雍次適迪功郎新處州儒學教授林子熙次適迪功郎新福州連江縣尉徐冲次適進士張紹次適進士張疇次未行孫女一人開禧元年三月庚寅師轍等奉公之喪合葬于所居前山令人之兆公剛毅洞達寬博樂易其爲學先於致知充以涵養默識自得不可企及而篤于躬行周于人情事物兼博約貫精粗不倚於一偏與同志論學必以就業爲先蓋其所自用功處也事兄恭謹終老不懈自奉清約閨門肅然其接人委曲周盡人人得其歡心汲引後進如恐不及小善曲獎獎予無倦士多不遠數千里樂從公遊公隨其所長誘掖磨琢以成其材在湘中奉詔薦湖廣之士以今四川安撫制置使吳公獵爲解首其他如宋文仲楊炤蔣礪皆一時之選及在後省丞

相留公正知樞密院事胡公晉臣數訪人物公爲言某人有德某人有材宜兼收而器使之毋有所偏廢二公以公言多所引用公未嘗以語人也公早有重名媚疾者衆往往爲謗語以中傷公故當孝宗有爲之時主上願治之始而不得少安於朝退而家食者前後且二十年以上念公起鎮名藩天下期以復用而公已病篤矣卒之日室無餘貲田不過一頃其葬也資友朋之賻以集事然後謗沮公者始皆愧服公在三山閩故府所藏累朝詔條凡財賦源流國史所不盡載者考之悉得其要領當以爲祖宗德澤深厚而後來有司乘時易令取民之數乃過於前代宜有以變而通之故一見光宗首陳其要及轉對則乞議免役錢進故事則乞除身丁錢至上初親政則又乞出內帑助版曹經費少寬催理以紓民力然皆言之而未及用天下不少被其澤也公既歿之四年上誅韓侂胄盡黜其黨一時故老爲侂胄所排斥者收用略盡使公尙在得復見上以素所考論次第條奏見於施行其所補豈有淺哉公有毛氏詩解詁二十卷周禮說二卷春秋後傳十五卷左氏章指三十卷讀書譜一卷建隆編一卷制誥集五卷文集三十卷深於春秋其於王霸尊卑華夷消長之際及亂臣賊子之所由來發明獨至又以爲左氏最有功於經能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故作章指以



明筆削之義樓鑰爲之序曰自有春秋以來蓋未有此書也平生篤于學易嘗爲之說而未及就幼學未冠從公遊朝夕侍側者且十年公愛而教之勉以前輩學業幼學雖不敏然佩公之訓不敢自棄每視公以爲出處知公獨詳敢狀其言行之大略以上於太史氏謹狀嘉定元年十一月日

先伸父侍郎止庵公行述

清孫詒讓

先伸父侍郎公天資亮直神儀温偉少與先父太僕公同就傅先王父贈資政公督課之至嚴道光癸巳甫弱冠與太僕公同受知學使新城陳侍郎用光入縣學乙未舉浙江鄉試辛丑成進士入翰林甲辰散館授編修丁未會試充同考試官得士最盛若侯官沈文肅合肥李文忠其尤著者也己酉充廣西鄉試正考官旋留督學政文宗御宇以曾文正疏開經筵未幾復罷公疏陳經筵有裨聖學不當甫行旋止疏語極切至上意深爲之動召見華陽卓文端相國垂詢年貌仕履甚悉蓋公之滬受簡眷自此始是時粵匪已萌芽伏戎四布焚掠徧各郡巡撫烏程鄭中丞福琛仁厚不忍治守令承望風旨凡悍匪悉置不問公按試所及士民受害者控牘盈案公策其必爲變錄牘移撫復不省公不得已遂具疏上聞鄭聞之大

驚馳急足索摺去而先以各案皆已辦結奏聞未及數月而洪秀全起事桂林被圍公在

圍城中三月襄辦守禦心力勞瘁會援至圍解始得試任滿請假回籍省親甫抵家而奉會辦本籍團練捐輸事宜之命丙辰擢侍講時太僕公亦以侍講直上書房兄弟同官館閣

以爲佳話尋轉侍讀擢左右庶子侍講學士皆以治團留本籍時粵匪陷蘇杭浙東西糜爛惟温州獨完而平陽會匪之變又作蔓延瑞安劫掠起平陽令翟惟本以城從賊瑞安令

孫杰素怯懦不能治公言之溫處道志勳溫守黃維詰亦皆不敢頌言剿捕匪窟遂大熾公憂之乃督勸兩縣紳民逐鄉治團以遏其勢於是瑞安則大港張茂才家珍河鄉吳大令一

勤平陽則江南楊明經配錢北港溫茂材和鈞和鏘等咸集鄉民與匪抗匪以是益憾公辛酉八月遂刺黨渡江焚我潘岱祖居飽掠而去公避至郡復力言之道府匪必攻城宜亟爲

之備志不聽反檄黃守至瑞安議撫未返而匪已犯郡城志跳遁匿江心寺匪入城大略擣守印以去旋復悉衆圍攻瑞安十晝夜會閩軍至始解去公會同閩軍統領張觀察啓煊剿

渠散脅匪始肅清而粵匪從括蒼繼至民團與閩軍并力禦之數犯城不得逞乃遁公以團練捐輸事竣會擢侍讀學士乃奏請回京供職既至都充癸亥武會試總裁時左文襄方規

復杭州檄周觀察開錫攝溫處道倚以籌餉周湘入也有吏才而辦事峻急治釐捐鹽稅尤苛細怨謫大興公疏奏溫處當兵燹後喘息甫蘇宜蠲苛法俾得休養生息而附片劾前時縱匪官吏章下巡撫文襄檄周查覆周見公疏內語而黃維詰猶在玉環同知任護前卸咎并瑞平令縱寇諸事盡彌縫之具文中復文襄不察據以入告謂公奏不實有旨休致然文襄復聞其事卒嚴劾翟惟本遣戍而志勳以戕於海盜孫杰以病故免議摺中尙援公前後疏函爲證蓋深知公論之不容誣也公既去官適先王母丁太夫人與先王父贈資政公相繼棄養奉諱歸里既而曾文正公開府兩江數數欲申慰薦公固謝之殿門纂述志宋永嘉諸儒之學郡邑賢士執經拜門下輒親爲講授士俗爲之大變李文忠撫吳請主講紫陽書院沈文肅督兩江請主講鍾山惜陰兩書院又歷主上海龍門求志蘇州正誼及本郡中山玉尺龍湖諸講席門下著錄前後數千人公年踰七秩精神康強與太僕公優游里第並以清德高文崇登大臺海內望若神仙光緒乙未鄉科故事得重宴鹿鳴浙撫崧中丞駿以聞奉旨准與宴加三品鄉銜庚子秋劉中丞樹棠以明年辛丑科奏請重宴瓊林奉旨加侍郎銜是年冬十二月十三日疾終於里第春秋八十有四以壬寅十一月十二日葬於本縣

二十五都雲峯山之原嗚呼公以文章風節數歷四朝當官翰林抗疏劾穆彰阿厥爲秦檜嚴嵩直聲震天下粵匪之亂首疏上聞先幾慮變宇內欽誦同治中開館修方略館臣於樞垣得公摺紙歲久微爛檄浙撫詢錄全文而公原稿已燬於會匪論者惜之平生嗜學至老不倦尤善書書得東坡神髓每日晨興率臨二百字雖甚寒暑未嘗或間經史諸子皆手自點勘丹黃雜選有止齋讀書記呂氏春秋高注補正等各若干卷詩文淵懿清雅出入唐宋曾綜考鄉邦文獻最錄諸史爲東甌大事記若干卷以宋永嘉諸儒周浮沚陳止齋最爲純正鈎稽遺籍爲浮止年譜若干卷絕精審又以鄉先達宗敬軒編修希且所著禮記集解訓釋考博手自校勘行世公德性醇厚事先王父母孝養備至與太僕公及先叔父明經公友愛尤篤治家屏絕紛華訓諸子弟恪遵禮法而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其口講指畫簡切平易不爲甚高論天懷澹定韻宇闕深至今鄉之父老猶稱道不衰是可以見公之行矣公諱某字韶甫號萊田晚號止齋元配葉夫人繼配林夫人側室黃氏張氏姜氏林氏男九人長德培幼殤次詒鈞光緒戊子科優貢次詒績光緒乙酉科拔貢欽點七品小京官戶部湖廣司行走俱前卒詒澤郡庠生江西候補知縣詒謀郡庠生福建布政使司庫大使詒瑞安文徵

沈邑庠生前卒諡邑庠生同知銜江蘇候補知縣詒械郡庠生德鴻女六人長適刑科給事中  
山東道監察御史黃巖楊晨次適直隸州州判平陽張蔚次適同縣庠生周瓏次適平陽庠生宋衡餘幼未字

棟園主人自述

洪炳文

主人者聞是園種是樹之人也主人室後隙地爲園園植花竹雜樹而二棟爲特大園之南  
有舊樓五楹楹之正葺之完乃可登園啓北窗雪山在且蒼翠蔚然顏之曰棟園主人遂以  
自號主人既失怙乃敢以是稱也主人久之不樂家居館於南鄉之環碧廬又一年移研於  
環川閣在館日與門徒及于若堵談文字甚勤懇嘗有句云雅塗文字靈符迹盡蝕神仙脈  
望身蓋紀實也主人少時讀書頗慧而學每不竟其業爲天文歷算地理兵刑樂律以及道  
藏釋典方藥相法技擊彈琴習射書畫玩好之屬皆好之稍寓目輒棄去又好泰西新法諸  
書玩之頗有味竟無心得也作文字每腹藁少改竄亦不甚求工或吟咏自娛若其得意者  
脾溼不能飲茶酒則少飲之薄醉便欣然好時花鮮果愛玩不置時或好大言謂近者中外  
同風將來地球一統輪船鐵路電綫無不達氣球升空必有新法能行欲至之方向電氣迅

僅一歲大妹已殤次妹二歲踰年又殤自先君子卒母守節自誓上事懷祖父母下教養懷  
兄弟勤合經曲言成軌則截髮斷織閔斯勤斯不獨飲冰茹蘗以表從一之心實乃以母道  
而兼子道父道師道者焉光緒二十四年弟啓朋年十八又早亡母哭之悲謂懷曰昔汝父  
讀書廿餘年著書數十篇不得酬其志於萬一以死是時我實勸不欲生所不死以有汝兄  
弟耳今汝弟又夭折天乎痛哉世乃有無夫之人而何又不佑我家之甚也然我聞之爲善  
者無不報且觀於汝父之生誠可謂善人矣宜其必有後也汝苟能善繼父之志我庶幾猶  
有望焉汝其勉旃懷泣而志之不敢忘母今年五十有八孫男女各三人迴憶自先君子卒  
後感春蠶之箔泣杜鵑之血者於今已三十有五年矣其間鬻辛茹萬苦以希望子孫之  
有成而不負於所天其立意實較然不欺其志也爲子者其忍不爲之旌揚而樹之綽楔勒  
諸堅金哉

烈婦陳何氏事狀

陳懷

烈婦姓何氏浙江瑞安縣廩貢生迪啓之女我亡弟啓朋之配也烈婦年十三受聘於我亡  
弟少我亡弟三歲前清光緒二十四年我亡弟年十八得足腫疾漸及四肢以達於面目益

危烈婦聞之悲不食亡弟死烈婦求其父許奔喪於我家欲終焉其父不肯烈婦拜而泣曰我聞我夫志士也年僅十八著論數十萬言我得從我夫君於地下我願畢矣我復何言烈女不事二夫我生為何氏女死為陳家鬼此則我之志也雖萬死不能以相奪其父來告我大父母曰我兒誓不欲生願諸長輩三思之我大父泣曰有婦如此之賢且孝我家何德而得此婦但我聞之歸熙甫曰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也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願親翁善慰之其父歸乃告烈婦語未畢烈婦已暈絕於地上遂得病臥牀不能起我母赴問疾烈婦已絕粒數日矣我母歸泣曰此真我家婦也亡幾何而烈婦之訃聞於我家我家人皆大泣扶其柩以歸與我亡弟合葬焉從烈婦之志也烈婦卒年十五距我亡弟之死僅二月後數年以我長子守謙繼其後

擬縣志姜立綱傳

星國 薛鍾斗

姜立綱字庭獻號東溪國論 瑞安人 書史 會要居梅頭里七歲以能書命為翰林院秀才志秀才之選始自太祖時然未始隸翰林也英宗時始選奇童及善書者充本院秀才翰林院記天順七年授中書舍人內閣勅房辦事成化二十一年陞吏部郎中安治四年志以修宣宗實錄充贍

速顯其能力可代用汜之舟車行星之上有人物或能往來日月之光有雜質可以收取其說其奇聞者多不信且歟後驗嘗欲東北窮鴨綠西北迄崑崙東南涉臺廈西南循緬甸皆紀之以詩又欲遊歷五洲觀其人民政事風土制作筆之於籍願力不能無如何也朔風既起則探茶山之梅嘗屢至其地又嘗登孤嶼游仙巖觀梅雨潭聽僧彈琴信宿而歸又因省試游西湖申江甬上括蒼石門嚴灘鑑湖台葵海門舟山姑蘇名勝輒思為其地主人忘其身之為客也及揭曉報罷漠如也若未與試者然少時與諸弟從子一燈同讀跬步不離有從兄自伊犁歸善飲能琴主人日與酬酢觴詠甚淫自云天倫之樂今生盡享之有朝鮮使臣游歷來邑主人遇之言先世唐臣洪天河之後部亦與同筆談序宗誼甚洽書扇見貽贈詩數章而別不能相隨東渡為之悵然主人性情善自樂又善自憂見春雨多則憂水斷虹見則憂風寒熱不時則憂疫風日燥烈則憂火銀幣日耗憂漏卮民教不和憂開釁日戚戚然如杞人之憂天漆室之憂齊也主人拙應酬於世故若不省而喜與人詢所業遇羽士則與言焚修遇繡流則與言因果遇武士則與言騎射遇農氓則與言晴雨下至工匠可與言者皆絮絮罄其狀嘗謂吾人生計日促宜集資合股闢地樹蓄耕讀相資教養相濟擬著論

條例人多迂之乃不復言又謂廣開商舶歲往來南洋諸島獲利頗厚近年且有進口貿易者若能仿公司法糾合股本租船出海市賤售貴何患無贏必立一條約令入股者得以信守而商賈中人主人皆不習無如何也又謂溫屬之山有礦苗宜聘礦師以煎鍊濱海之地宜鹽策宜寬釐稅以行商至如興農桑以致富開西學館以儲材凡此皆主人所願有志而未逮也客曰主人之願奢矣何必戀戀於是園而以自號歟主人曰天地之間風月之勝湖山之美花木之繁魚鳥之樂圖書之富金石之藏主人皆欲為之主隨地可主皆作是園觀可也雖然園舊業也棟手植也鳥可忘爰自序以告後之子若孫繼主是園者贊曰謂主人為愚則嘗誦儒書味道腴謂主人為智則風塵見棄投時鮮利器不愚不智是兩間無位置蓋四十餘年乃在人間游戲

節母陳胡氏事狀

民國陳懷

節母姓胡氏浙江瑞安縣附貢生諱翹祖第四女也家故邑中望族母自幼習詩書嫻禮儀年十八歸我先君子諱煜生二十生懷諭二年生妹二又喻年生弟啓朋先君子年十三補郡學弟子員十八以高等生食廩餼二十七卒時清光緒七年也母年二十四懷甫五歲弟

錄官陞太僕寺少卿憲宗寶錄成時推升太常寺少卿諭林院記歷事三朝謙恭勤慎位涉清華

布素如寒士至於周急解紛視棄金帛若土苴人以其重之書法尤為一時所推凡進御諸

書及大制詔多其手筆志舊左顏柳之間秀整而渾雅故當時宗之為誥制體觀海日本國門

高十三丈遣使求扁立綱為書之其國人每自夸曰此中國惠我至寶也嘗臨湖舍作皆春

二字適有操舟過其前衝濤駭浪遂成風波行舟之勢名山天下稱善書曰姜字其所書點

畫健雅體度圓活初學黃養正書繼法鍾王後自成一派萬姓通譜太倉馬紹榮宗勉由中書官

至太常少卿與立綱並以書名林原任道遜少以神童荐亦至太常卿出立綱下倉州山明范

欽評書云成弘來尚正書姜立綱擁腫癡濁大類算子世願好之遞相宗習項元怵蕉窗九

錄云朱孔陽姜立綱皆椽史筆所謂南路體也明佚世傳其楷法嚴整未嘗知其善畫什效明

嚴氏書畫記有姜立綱山水注珂玉珊瑚網有立綱自題諸畫明佚其畫山水深得黃子久法

名畫後卒得賜祭葬名賢錄書法一卷皆言八法之要明佚見黃氏書目

吾願宋明間鄉先生多擅書畫顧手迹湮沒不可得見以遜學老人之博雅所得見而

摩挲之者僅王孤雲任克誠何丹邱以及東谿諸公而已聞東谿又有手抄四書在平

陽陳氏處今亦恐委諸泥礫此幀從三希堂法帖抽出上石後有展習者知太常書法  
驚駭異域亦有所動於中而興起乎拭目俟之丁巳十月邑子薛鍾斗記

孫星農先生行狀

民國項 鑒

曾祖希曾清贈資政大夫

祖衣言清翰林院編修湖北江甯布政使太僕寺卿

父詒穀金錢之役瑞安被圍率民團抗戰陣亡

本生父詒燕清舉人內閣中書

先生諱延吟字星農浙江瑞安人幼巋異讀書過目成誦以清同治癸酉七月七日生小字  
巧郎博聞強記自少即然有天授焉科第世其家而不屑為括帖之學文章有奇氣而不應  
郡省試朋輩以制藝揭第者輒目存之光緒間以正三品廕生入為大理寺評事簽案獄獄  
若神鼎革後例得轉任大理院書記官拂衣歸里不問國事以逸老終其身大父太僕公  
自江寧告歸築玉海樓貯書十餘萬卷稱浙東藏書家先生家居三十年日寢饋其中校閱  
丹黃殆遍我瑞安孫氏世代治經與高郵王氏吳縣惠氏鼎足族祖敬軒先生希且箸禮記

集解仲父仲頌先生詒讓箸周禮正義諸書故當代稱經師者推瑞安孫氏先生以為史

者所以補經者也獨致力於史學起自隋唐迄於明清政聞軼事微言與義其有裨於世道  
人心民生國計為史例所格不得記載者殊夥窮年斲斲成史裨若干卷先生自謙之辭也

謂之史裨毋甯謂為史之羽翼瑞安縣志失修久矣時代嬗易倍艱增損先生與同邑項葆

楨陳謐俞煦姓宋慈抱諸子倡修纂有列女志職官表若干卷復出其餘力以為詩文不拘

拘於聲律義理之說而能獨闢蹊徑成一家言無愧其為太僕公遜學齋文集之嫡傳與邑

中詩人結雪江吟社迭為賓主相唱酬文采風流十年不衰詩草盈篋付次子經權整理成

集生長富厚而不治生產著書飲酒娛其餘年名成而產亦廢可歎已先生有至性篤於友

愛族人中有不濟者周急不稍鄙甚至解衣推食以與之久而彌篤恬如也詩古文詞不自

至性中流出者其能歷久而行遠也耶卒於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年六十九娶曾氏續娶曾

氏張氏子二長經燾為兄延忠後次經權女二適洪瑞堅適驥男錦麟經權匍匐請曰願狀

先人學行上之國史備文苑採擇詩曰烏與女蘿施於松柏不敢辭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

月

祭趙彥澤文

宋許景衡

嗚呼人材之難難乎無蔽也蓋和易者常失其所守而剛峻者或流而很戾也是皆學問之不至豈獨稟賦之弗類也孰如彥澤高明而居以謙抑勁直而濟以豈弟也既有其質又敏於學如玉之得追琢如金之從淬礪也是故信義施於朋友而孝友睦其兄弟也凡人之稱彥澤者必以送終卹孤急人之難與夫力辭入行之選深遜而遠逝也孰知夫臨大節而不撓判死生如反掌視古人爲無愧也嗚呼彥澤所貴乎君子者爲其有補於世也胡不百年半塗而廢也聞訃驚咽紛涕淚也緘辭千里俯一酌也將子不味知我之悲不獨以其親愛也

祭令人張氏

陳傅良

嗟余與子於窮相遭以子清潔濟余之豪何以觴客取之衾袍殆將兼旬蓬首不膏矧余力學往往獨且每與視夜清燈在案於焉勞苦於焉咨歎苟余飢渴則自澆饜凡我族居以私爲公凡我嗣息以異爲同亦既聲名胡謗是叢亦旣膺仕奚歸匆匆雖則信已豈余所獨亦豈無人共此心曲知余之深愛敬之篤子嘗有言舍我無復嗚呼子病之久余靡所愛願笑

謂余曰月有特疇昔之夢雲鸞下逮夫豈凡骨而及口賚余亦宵夢殊庭祕嚴有二黃冠縞縞檐檐求子食器與子鏡奩而遂棄余曾日不淹嗚呼以子生平死且有守奈何 惰失此益友強欲述子悲掣之肘尙圖能言託子不朽

祭瑞安宰留公弼

陳傅良

吾邑之難聞於浙閩有靡一區洞無門垠籍入誰家何所就詢邦賦有常夫豈不仁令曰敲朴更加斧斤役無完家芻無見縉累歲於茲交相爲貧聞有惠令不怒以頰譬彼沸鼎而忍益薪非憂則慚以及其身自我公弼飭壞爲新一術不施笑言津津役戶晏聞吏袍前陳州家曰能使家曰勤且以兵暇豆觴佐賓縣門之樓圯爲荆榛忽焉山立曾日不躬以此長材與意之真豈徒百里可以長民輯睦怨慝整齊紛績實君其間亦志可伸遽止斯耶天何昊曷自君屬疾愁聚爲羣識者於鬚味者於神冀其壽祺以勸後人聞之不起萬里霑巾我忝同登晚交益親况此酌別不知所云岷山之石巋然嶙峋尙刻遺愛庶幾不泯

祭王經國文

陳傅良

嗚呼經國世人所慕公不屑爲世人所難公獨易之三十年間奔走州縣人皆公憐公獨不

倦凡我長民以民為師夫豈他求惟天我知鄰寇猖狂聞者四走公令其民吾共汝守礪兵  
荒卒以固吾國賊鋒屢接民卒安堵豈惟吾邑旁障毗境億萬生靈惟公為命天子嘉之能  
保我民召檄甫下而公訃聞播紳嗟咨論著初終恩錄其子天子勸忠士方平時抱能未見  
遇事而發功立名顯矧吾經國豈弟英果使其得年何施不可嗟我與公實同臭味而公所  
造非我敢歧寓形斯世孰短孰長雪飛川駛此獨不亡尊酒相歡今奠一觥嗚呼經國炯若  
平生

祭兌光居士林喬年

陳傳良

齊魯兩生視漢功臣為貴列國之千乘不如洙泗之一言世固有公論也公名不至仕版而  
凜凜鄉評不在諸賢大夫下夫豈求之嗚呼士之聞見公者亦可以興矣功名一時典刑千  
古形器雖亡道德如故我等親舊今來哭公三年之喪於此觀禮自今余鄉起孝起敬其誰  
作之瞻言耆老潸然淚零何啻此夕

祭林安之

陳傳良

余游觀天下博交當世之士以自治善各有長矣矜畏潔修者或亡涉事之具疏通雋達者  
則放夫繩墨之外而不可羈刳心而趨約者幾矣又自六經百氏闡略而廢遺嗚呼安之余  
固徧閱而僅有焉引而實之諸老先生之門亦不數數焉見之忽今亡矣余將奚望而誰期  
余遊具區還會稽棲遲合雁諸山之間人迹既絕安之往往先至而後歸金華之行積雪埋  
嶺安之之疾侵矣而猶不我遺夫十年崎嶇不便於家不利於有司不皇寧於其躬而無怠  
無悔是果何求者歟此意豈非篤學深思者未易與知也余年未四十多病早衰自哭薛  
常州而百念弛矣獨將求古人之書日與吾徒講玩以卒歲而安之且死則吾志焉往而可  
為世有公論於安之自不溷沒而非哭之慟則不足以塞予悲也

祭安鄉侯墓文

明李維樾

惟神功存社稷澤普生靈為國効忠起義兵以鋤寇盜為民造福建城池以固苞桑天府冊  
勳馴公庭之虎豹青山遺蛇臥高冢之麒麟既以安鄉者安天下復以輔漢者輔皇朝允宜  
血祀一方洵足馨香萬祀懋等梓里末學奉命戒虔幸依廟社之靈如壽雲初於奔世暫供  
祭掃之役用酬功德于涓埃坏土是封二墓可以用享松楸在望四民良有同心

陳文節公祠落成祭文懿公曹文肅公從祀祝文

清孫鏘鳴



公生南宋多士之宗九經百氏淹貫精融深抱大業德盛氣充斯體斯用爲世鉅工受知三朝掌內外制史館經帷造膝陳計力可回天迺叢謗忌老劇黨籍其光益蔚河洛之傳公暢厥旨乾淳之盛公導之軌公與梅溪宜躋廡祀公道久湮愧我邦士有美梅潭仙巖之浹昔公讀書於茲屏處遺祠五楹歲薦籩俎溪色山光精英千古風穿日漏胡遽傾圮瞻仰曷寄是經是營有嚴貌象幸觀厥成消吉釋奠祀事孔明稽古禮章祀必有配惟文懿公早侍公誨累十寒暑無間雨晦執德不回視公進退惟文肅公手輯公文釐別真僞祛彪歸淳夏次成集寓諸琬珉俾開後學勿有墜淪以二公從禮爲義起師弟一堂其容凡几神之格思蕉黃荔紫振我儒風自今以始

祭曾文正文

孫衣言

嗚呼昔子瞻之祭歐陽文忠其詞有曰民有父母國有著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有所憚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予嘗讀而偉之以爲此固子瞻之知言而自古大臣魁閣正直非如歐陽公者誠不足以語斯而又疑此鉅人之特出殆將曠百世而庶幾不謂有我公之卓絕及我生而得

見而又獲親炙以追隨嗚呼自古賢聖與夫豪傑間出之士其所以有爲於世者固欲符其志之所斬而其事之能濟與否則常視乎所遭之幸不幸而非人力之所能施方公之以兵部侍郎誓師鄉里因湖湘之衆用彭楊李羅之才轉戰十年而遂以覆狐狸之窟穴拯東南之僂離此其功名之不世固歐公所未及爲而其文章之恢奇浩瀚學術之廣博精微貫古今於懷抱羅百家而兼該以視歐公又可謂齊驅並驟殊塗而同歸然歐陽公當明道慶歷之間雖亦嘗困於夏竦藍元震遷謫而憂疑而自仁宗之末造歷英宗之首基由臺諫登侍從掌帝制筮樞機其立朝執政固嘗歷歲移時而史亦稱其左右兩宮坐鎮四海蒼白首而不衰至其同時大臣如杜富韓范皆志同道合合左挈而右提而石介曾鞏蘇軾轍之徒又相與切摩以道義揚厲其光輝是其才未必果盡所用而其志可謂不謬所期嗚呼以公之大度偉略深謀遠規使其所遇之幸有若歐公當太平之無事處密勿以論思則其所以引吾君於恭儉挽世俗之浮瀆收天下之豪傑謹安危之漸微必有以光列聖神武之烈爲萬年深遠之貽而乃東西奔命與兵終始不敢告勞遂至盡瘁名爲宰相而不能日與朝廷之謀議功侔周呂而不能盡如蕭曹之指揮挺危蹤以孤立恃聖主之獨知彼流俗之無識或貌

敬而心非而淺夫之憤媚甚至於負恩忘義騰訕造謗而不知其為翼轂而胎觚故世之論公以謂其皇皇若弗及戚戚若不怡由功高而志下亦道尊而氣卑而我之窺公則固知其內視一已實有未滿之素志外觀斯世尤有無窮之憂危嗚呼昔子瞻之從文忠游也有子由以與之偕而我之得出於公門我弟方將使指而南馳當文宗皇帝之初元公方請復講書之舊儀而大臣有不然者我弟獨密疏力爭以為此忠臣之至慮到治之綱維及我弟為小人所中我方從公於軍中獨召語我而累欵至於今已逾十年我弟方有以自得於山巔水湄而公之惓惓不已猶欲引而置之殿堦嗚呼此其道義之相契亦何待於執几杖以趨陪矧如予之無狀視子瞻固無能為役而飄搖江海又一時所棄豈謂公之推轂屢有味其言之雖舉世皆嫌其愚直而公獨以為無瞻顧而依違嗚呼越吳瘡痍戎方嫚欺大東杼柚極西鼓鼙大任側席重華宵衣何一老之不弔又孤生之無依然則予之所以為公齎咨涕洟亦何以易于瞻之詞曰上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

祭林左髓文

清孫詒讓

嗚呼痛哉桂以芬折膏用明煎傷我國士竟厄盛年脩途忽蹶元箬空傳永念怛化能無法

然緊維林君族望榮劭螭螭祖德恭承庭誥棣萼華竹林清妙維君白眉軼塵騰越幼挺開敏俠武儒文敬學淹達敷藻紛繪清標玉照遐契蘭初慧心朗解卓爾不羣初加元服允始膠庠禮殿茅蕪雍頰芹芳羽儀藝苑玉質金相文譽遐暢屢振雪翔擔登從師殫研天算方籌圓弧四元八線覃思絕學斯夕忘倦洞徹絕幽精詣獨擅惟我中華運鍾九厄白族屢陵教燬政戎君抗鴻儀鍼盲發墨苞桑戒亡聞者心惻爰在妙年奮跡遠遊聖湖講藝派瀆勾留公學授簡譯社贊籙經世大業邈焉寡儔激屬雄心海帆東指樽桑輪因櫻花旖旎徐福仙鄉延攬奇士永懷物競期渝國恥髡譯精通斐然卷軸伊公波文空海箸錄載緝奇觚導徹寄學敢告象胥輜軒先覺羅利渝盟義軍投袂羣愚騰謗筭言蠅沸君任其難不羣厥氣颯然遙歸雄圖再屬登壇演說民愚是牖熱血滿懷瀾翻在口媿訾少儒或駭而走亦有蚩氓感憤俯首方冀永年孟晉無量搏我羣力相期尊攘神州種族國粹教養拯此淪胥文明大壘胡圖科舉累君閔抱浙水吳山秋風遠道抆腎高文嘔心麗藻宿疚遠膺神藹形槁淹忽旬日倏爾彌留妖讖載告靈無瘳海上雲愁聲淒厲旅櫬歸來上有賢母下無藐孩葭葦孱涕拾杜紉哀空留壯志歷劫不灰嚴晨霜淒寒曦曷促攀念前塵光儀弗覩喪茲

國能百身莫贖吁嗟昊蒼云胡不淑獨陳蕉荔爲君招魂執瘞危局執障狂瀾敦備高義用  
激懦頑匪爲私慟伺此時艱崇論在耳遺書在室發景不留牙絃遠絕同志寂寥茹酸永訣  
誄德寫哀信此嘉粟嗚呼痛哉尙享

奉孫太僕侍郎兩先生祈祀學淵書院祭文

黃紹箕

蓋聞純儒表里經神尊道德之門退老教鄉樂祖重晉宗之祀況後梓桑修敬棣萼聯輝媿  
美四林紹徽三鄭講求經濟永嘉之絕學重昌瞻念鄉閭集善之舊居未改生則讀書論世  
尙友古人沒則合食同龔宜光盛典伏維先儒太僕侍郎二孫先生一門孝友四海魁耆中  
朝侍從之臣百世人倫之表簪毫記注高才遠軼乎郊祁抗疏論思亮節上儕乎坡穎搜許  
劉葉陳之遺著學綜文儒歷吳皖楚粵之名邦澤兼教治早年共墨同講誦於山中晚歲聯  
床並優游於林下固宜楷模朝士圭臬儒林至於攷伊洛之編闡幽光於道學絀曲臺之記  
刊定本於禮書鐘鳴鐸應之符無間於綿祀薪盡火傳之感彌切於近居往哲賴其表章後  
生資其啓迪既仰山而景行咸飲水而思源茲擇於本月某日虔奉神主崇祀學淵書院附  
於宋知閣門事謝公佃國朝編修孫公希旦之次禮也杖履一堂瓣香千古纓綬咸集俎豆

維馨善行善言聞見未忘於故老某山某水釣游如接乎前塵肅祀事而孔明幸典型之尙  
在紹箕等忝同里閭風景表儀北海諸生緒論側聞乎六藝高陽羣從雅游屢與乎二方奉  
手橫經多再傳之弟子垂髫執業亦私淑之門人所冀章表神歸講廬澤溥儒風遠扇化雨  
時沾徘徊石室之圖循復禮堂之錄歿祭于社念功德之在士林書傳其人願絃誦之綿學  
統釋奠者必有合知庠養校教之從同聞風者莫不興與山高水長而無極神其昭格鑒此  
徵忱

祭黃夫人文

洪錦標

嗚呼婦人從夫夫死從子我兒之亡我身未死何汝之愚忍而爲此死生有命我豈不知條  
忽聚散豈汝之司我之病汝固自有說當兒之亡相依相卹且夕視汝惟恐有闕嗟我憂兒  
已有歷年良玉入冶馴兒加鞭驚寤告汝汝常漠然兒病若瘳痛豈思痛□□□□同牀各  
夢亦旣天逝無可奈何譬若同舟溺彼洪波兒溺不救援汝實多呢之勸慰期汝無他何汝  
之愚不自顧惜撫膺椎胸三旬九食朝淚鏡朝夕淚鏡汐病作月餘溘然長畢雖則溘然知  
汝不悔曰歸重泉求兒所在試問於汝兒去何蹤何家何室接汝何供誠如上世我亦徑從

既憐汝愚益傷已拙退休八年杜門不出病不自瘳汝調護之子不自教汝督課之家不自理汝克治之性又善忘汝克識之嗟我碌碌忍翫置之汝有弱女有姑有母孝於二親事姑尤厚請盟請紉於我無有女年及笄亦需好迷縫裳遣嫁豈我所優汝嘗謂我娶必正妻意若退讓勿慮嫌疑我年四十二毛伊始豈其食魚必河之鯉汝初歸我嫌薄於奮我亦多嗒年少不廉千里從我手有積錢方自經紀何甯舍旃腰纏十萬抑何取焉我自近歲百憂交攻凍魚縮頸羈禽觸籠長夜漫漫視天夢夢每嘗自寬心口相語兒既長成行規循矩汝又多才家政克舉一二年間爲兒納婦試營菟裘亦足安處今則已矣始願皆虛登樓何有積塵沒書入室何有孤燈隱幃嗚呼嘻嘻時耶命耶際有萋楚猶難其枝天之沃沃樂只何知百年未盡同穴何時靈其不昧鑒此哀辭

祭林祁生文

祁生遊京師太學爲成伯義發酒第一弟子其卒也祭酒哭之以詩具集甲

胡調元

昔有過陳琳之墓酌酒長吁弔左徒之靈臨江大慟感士不遇曠代猶悲矧乃讎遊一途里閉相接道義之交既合韋絃之佩勿諉洛中文望士衡冠乎一時鄴下詞壇子建實爲領袖胡天不弔喪我良朋斯人無故殞爲秋草年不及四十無祿以終名不顯一科齊志以歿儕

流爲之喪氣通國皆曰可惜則今日哭君無已時也惟君通眉早異綺歲能文闕西廡吏家傳清白之箴傅氏名門世著循良之譜故能捐棄俗學博觀羣書有長江大河之才無紉絳綺繡之習文園納賞何傷大雅子安隨宦徧歷名區凡夫江南皖北楚尾吳頭游版所經升高能詠涕零君國杜陵諸將之篇蕭瑟江關庾信老成之體者宿歎爲異才名流退而斂稿論其詩境所造已至斯焉華夷互市以來胡越一家之會君方求經濟爲實學薄章句爲小儒說難孤憤韓非盈篋之書文虎人龍詞甫中興之論嗟乎世有吳公方知賈誼時無文舉孰薦禰衡彼建牙擁霧之豪七貴五侯之第廟略習爲清談干戈等諸兒戲聞而短氣言之痛心若者杜牧工愁唐衢善哭使得名公汲引大道馳驅夫安知書生白面不爲萬戶之侯公相黑頭高議雪臺之上哉乃文字無靈命途多舛一躓於南闈再試於京兆雖復京師太學國子先生拔參軍則廩餼有加慕有道者角巾皆墊而孝標下第大廈難棲仇覽懷鄉拂衣高揖蓋君自戊子入都至今夏凡三載風塵奔走皮骨消磨嘻其憊矣里門言旋曾未逾月龍蛇厄運賢人並嗟君兄蓮葉先歿日卒謝家絲竹之哀王氏人琴之慟家屯旣構外侮孔棘蕭條總幃方在堂室君羸而多病憂能傷人竟以死喪之戚遽殞厥軀旬日之間又弱一個嗚呼

京洛歸裝少敘別離之况河梁執訊永爲訣別之期計音至而猶疑疑門哭而已晚悠悠千載茫茫百端敬禮遺文評定鈔相知之雅方干不第幽冥無追賜之榮林柯琴瑟以招魂江水盈盈而皆淚懷哉曷已逝者何知所望崔曙一星趙孤六尺割斷杼以時聆書嬰楹而善讀他日引之上座如覩虎賁之形慰我故人俾立瀧岡之表其然其然君庶幾無恨於九原乎

陸韜厂哀辭

胡調元

夫何一翩翮佳公子兮忽隻身以潛行心抑鬱其誰語兮慕烈士之殉名出國門而隕涕兮盛蹙然靡騁四方祇篋中有詩以絕命兮家人見而大驚駭欲追而靡及兮鴻已飛其冥冥朝發軔於滬濱兮暮揚舫乎滄瀛天地愁慘兮風濤砰訇吞舟之鱷兮橫海之鯨際萬怪百靈之畢現兮若仙符鬼牒之來迎君顧奮身而一躍兮遂以戕乎其生俄電音之四集兮已消息之分明舉室望空而號泣兮朋儕聞變而悽惶排闥闔以問天兮徒四顧其茫茫絮若之學兮杜庫曹倉鬚君之才兮虎視龍驤少稟承於庭訓兮長從游於孝章君爲盛伯義祭臨高弟故其爲文如長江大海兮詩九轅宋而凌霄數雲間三之陸兮洵無媿乎士衡宜名公巨卿見而

羅辟兮將以引進乎朝行

去年山西中丞將以交調入官而君力辭之

君獨鄙吏而不屑兮顧太阿之欽鋒鉞登穹隆而

瞰具區兮涉洞庭以達衡湘惟屈宋才人淫於詭賦兮君與古今上下相韻頹史公之好游

兮奇氣恢張嗣宗之玩世兮託興猖狂嗚呼遭時不幸兮賢士退藏彼騰麟鸚視之彊鄰兮

方逼處乎臥榻之旁獅沈沈而軒睡兮若長夜其未央君以猶太波蘭爲覆轍兮哀支那之

無以自強故不惜犧牲其遺體兮欲放此一線曙光夫孰知世人猶夢夢兮惟君徒死之可

傷嗟君與余久要不忘昔別余而相憶兮獨灑淚乎衡陽

今春君自變國來有每余良朋嗚咽流涕之語余先訝其語近不祥嗚呼孰知君厭世之念蓋已萌

芽於茲余今秋在蘇重晤今晤君而未久兮重握手於金園嗟違旬日兮回首首場君於八月廿四夜宴余時以此面語而君不省也於金園酒樓距聞耗儀

何幽冥其永訣兮若隔世之相望魂魄一去而不復返兮與三閻大夫以徜徉徒令我

心鬱結兮思竭海以褰裳君既棄余如遺兮歸於無何有之鄉賦大招而莫應兮激天風兮

浪浪

祭陳醉石文

民國池志徵

嗚呼吾鄉士於中有君其氣太利與物爲春其守靜含素無慚獨影之衾其孝友兄弟類乎有道之人其涉獵百家紛綸五經灑翰擣藻未嘗不洗洋適己而不假詞章以自文其憤

世疾俗縱心死，能得獨行之真及其涸跡，儕伍希聲，歌曲又疑於和光而伺塵。君嘗言古  
人有云：爲子者不可不知醫，以事親研靈，素究傷寒，讀千金，其卓識妙想，據案立方，無不  
超越入神。雖枯癯殘疾，瘠戶貧民，亦無不一視而同仁。與吾儒博施濟衆，吾醫院濟人利己  
之道自得而獨深。嗚呼！蟄廬粟庵，與君三陳，今君又去。吾道無羣，追維昔日，因君兄而交君  
仰君，內行以君多聞。苔岑不足爲其契，芝蘭不足爲其芬。及君之甥女爲我子之婦，更復舊  
好而繼以婚姻。而吾家疾痛，患難處世垢塵，君無不出肺肝以相商。每風雨而親身嗚呼一  
富一貧，乃見交形人如此。其汨汨世如此，其紛紛而君遇義大啓，不爲世趨，不爲利淫。撫平  
生以遐想，依然無懷之世，而奈何以一病而遂椽我葛天之民。昔人有言：人之初生，形有萬  
分散者，體質存者，魂靈故其生也。任性放意，初不知其形骸何在，知覺何因，及其死也，全歸  
所有於造物。雖更歷數千百載，而元氣不隨朽骨，以俱淪余，不敢以俗情相弔。茫茫黃土，黯  
黯白雲，奏觴修奠，歎歎感歎，痛君之不可再者。不覺弟淚之滿襟，嗚呼哀哉，尙饗。

平  
州  
溫

溫州市圖書館